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之比較



指導教授：盧業中博士

研究生：楊維能撰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謝辭

時光荏苒，近兩年的研究生時光已即將告一段落，首先必須感謝單位長官的支持，同意本人得以利用公餘時間，回到學校重新充實自我。在職生的辛苦也許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真正理解，尤其在高工時的工作環境下，令人時常感到論文完成之日遙不可及，只能善用平日瑣碎時間及絕大多數的假日時間，以積累的方式逐章完成。

筆者得以如期完成論文，最感謝的是指導教授盧業中老師，盧老師擔任系主任一職，雖校務繁重，但仍不厭其煩地給予指導，並且在論文撰寫初期即提供相當明確的方向與建議，使筆者能夠事倍功半，提升寫作的效率。對於盧老師能夠體諒在職生的辛苦，並且提供最大的支持，筆者抱持著萬分感激之意！

此外，也十分感謝本次擔任口試委員的銘傳大學陳偉華老師與本校吳崇涵老師，對於論文給予精闢的修改建議，點出了不少思慮欠周之處，使論文品質能夠得到提升。而在求學期間，每當需要任何行政事項的協助，系辦的湘縈助教總是二話不說地給予支援，使筆者能夠專心致力於課業及論文上，另外專班每位同學的鼓勵、支持與協助，更是令筆者感激不已、點滴在心。

最後則是感謝家人，論文寫作期間發生家中遭遇了人生重大事件，父親突然的離開讓家人們一時之間不知所措、頓時亂了序，但終究還是得放下悲傷、好好生活，感謝家人們的包容，分擔了許多家中事務，使得筆者的論文寫作依然能持續。本論文特別獻給身在另一個世界的父親，希望您一切過得安好。

維能 謹誌於桃園八德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摘要

美國自 1990 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核武危機至今，共歷經了四任總統，然而卻在北韓核武問題上遲遲無法有所突破。北韓至今共進行了六次的核試爆，甚至已具備發射洲際導彈的能力，威脅持續升高。然而自六方會談破局後，國際間再沒有類似的多邊機制，能夠藉由主要相關國家的力量來共同形塑北韓的行為。在缺乏多邊機制的情況下，延伸性嚇阻儼然成為美國政府面對北韓問題的主要手段之一，以阻止北韓採取破壞現狀，威脅東北亞區域的安全。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針對美國延伸性嚇阻對東北亞區域安全之重要性、六方會談敗局後美國對北韓政策轉變、及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之異同與盟國反應等問題進行探究，透過文獻分析及比較研究法，並以嚇阻理論作為研究途徑，試圖比較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之政策。筆者藉各項文獻之梳理，列舉出「核武運用」、「傳統武力運用」、「結盟」與「國際制度」等各項國家領導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因素，作為比較兩任政府對北韓政策之指標。

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初曾試圖爭取重啟六方會談，惟北韓態度的反覆轉變以及不守承諾，導致歐巴馬對北韓政策逐漸轉趨為強硬的制裁與冷漠的應對，形成「戰略忍耐」政策。而川普上任後，大肆批評歐巴馬的北韓政策，認為其縱容北韓不斷地取得核武及導彈能力的進展，因而採取「極限施壓」政策，主張加強對北韓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使用有限度武力，逼迫其重回外交對話。北韓問題雖未在歐巴馬或川普政府期間得到明顯改善，然若以延伸性嚇阻的角度作檢視，可發現相較於川普政府，歐巴馬政府的北韓政策較符合學術界對延伸性嚇阻的定義，對於東北亞區域安全穩定的維持亦較有正面影響。

關鍵字：嚇阻理論、延伸性嚇阻、戰略忍耐、極限施壓、北韓核武問題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rough four administrations since 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in the 1990s, yet it has still not been able to mak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on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North Korea has conducted 6 nuclear tests by far and even claimed to have ICBM capabilities, which posed increasing threats in the region. Ever since the six-party-talks ende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been lacking a multilateral mechanism alike that can get key relevant countries together to shape North Korea's behavior. With a lack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 extended deterrence thus became one of the primary mean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can rely on when it comes to North Korea iss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issues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U.S. extended deterrence to North East Asia security, the U.S. North Korea policy shift since the end of the six-party-talk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North Korea policy and the reactions of allies. Documen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applied as research methods, and deterrence theory was utilized as research approach in this study. Several factors that can have impact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ended deterrence such as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employment of conventional forces, alli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been listed as indicators for comparing these two administrations' North Korea policies.

Obama administration initially attempted to get back to the six-party-talks, but the capricious attitude and untrustworthiness of North Korea regime caused the adoption of "strategic patience" policy, meaning the policy of tough sanctions and indifferent responses.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he had criticized Obama's North Korea policy and believed it had only allowed North Korea to incessantly advance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capabilities, and therefore decided to adopt "maximum pressure" policy that was aimed at ramping up the sanctions and pushing North Korea back to diplomatic dialogue with considerations of using limited military force. Although North Korea problem has not been solved during Obama or Trump administration, Obama's North Korea policy seemingly met the academic definition of extended deterrence better than Trump's, and it also had more positive impacts on

maintaining North East Asia security.

Key words : Deterrence, Extended Deterrence, Strategic Patience, Maximum Pressur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1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4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5
第二章 延伸性嚇阻與北韓核武問題.....	17
第一節 嚇阻與延伸性嚇阻.....	17
第二節 北韓核武發展背景.....	26
第三節 延伸性嚇阻在北韓核武危機之運用.....	32
第四節 小結.....	39
第三章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	41
第一節 外交理念-重返亞洲.....	41
第二節 「戰略忍耐」政策形成過程及原因.....	45
第三節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及日、韓反應.....	49
第四節 小結.....	58
第四章 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	61
第一節 外交理念-美國優先.....	61
第二節 「極限施壓」政策形成過程及原因.....	69
第三節 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及日、韓反應.....	74
第四節 小結.....	82
第五章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之比較.....	85
第一節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外交理念分析.....	85
第二節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外交作為.....	89
第三節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與日、韓反應.....	93
第四節 小結.....	100
第六章 結論.....	103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3
第二節 未來研究展望.....	106
參考文獻.....	109

表次

表 2-1 衝突升高階段示意表.....	23
表 2-2 嚇阻型態表.....	24
表 5-1 歐巴馬與川普對北韓延伸性嚇阻成效比較表.....	9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北韓為位於東北亞朝鮮半島上的小國，周邊有中國、俄羅斯、日本、及自 1953 年韓戰後分裂至今的南韓，就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為周邊各強大鄰國的戰略緩衝區，朝鮮半島也因此成為影響著東北亞國際秩序的重要關鍵，如同南韓前總統金大中 (Kim Dae-jung) 曾說過「朝鮮半島是亞洲的巴爾幹半島」。¹回顧北韓核武發展歷史，最早可追溯至美蘇冷戰初期，由於美國自 1958 年起在南韓部署核武，²使得北韓也開始於 1960 年代在蘇聯援助之下進行相關核子研發計畫。³1985 年北韓為了取得前蘇聯的核能電廠裝置，應莫斯科要求加入了核不擴散條約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然而北韓卻不斷阻撓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的檢查工作，並於 1993 年宣布退出條約，於是爆發第一次核武危機。

隨後美國柯林頓 (Bill Clinton) 政府開始重新與北韓接觸，並在 1994 年達成「框架協議」 (DPRK-U.S. Nuclear Agreed Framework)，同意為北韓建設兩座 1000 MW 輕水反應爐及每年提供 50 萬噸重油，以換取北韓承諾凍結並最終拆除其石墨反應爐以及其他相關的核設施，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⁴然而，美國小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在 2002 年初的國情咨文中將北韓、伊拉克和伊朗列為「邪惡軸心」 (Axis of Evil)，並作為美國考慮實施核打擊之對象，⁵使得北韓故技重施，在 2003 年宣布廢除 1994 年框架協議，並再次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引發了第二次核武危機。

為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美國積極地與中國、北韓、南韓、俄羅斯和日本等國家合作，建立「六方會談」 (Six-party talks) 的國際機制，於 2003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實

¹ 金大中著，馮世則譯，**建設和平與民主**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 年)，頁 173。

² Terence Roehrig, "The U.S. Nuclear Umbrella over Sou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2(2017), pp.663.

³ Georgiy Kaurov, "A Technical History of Soviet-North Korea Nuclear Relations," in James Moltz and Alexander Mansourov, ed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Security, Strategy and New Perspectives from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5-20.

⁴ Mark Manyin and Mary Nikitin, "Foreign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014), pp.1.

⁵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January 29, 2002).

行第一輪的會談。雖然第一輪的會談結果僅取得少數共識，但後續幾輪的會談仍取得些許成果，例如第二輪與第三輪的會談發表了「主席聲明」(Chairman's Statement)，並使參與國同意未來須基於「各國協調一致原則」達成共識，並陸續達成了「共同聲明」；第六輪的會談甚至完成了「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共同文件。只不過，因美國與北韓之間的互不信任，後半段的會談大多並不順利發展。2006年7月，北韓向日本海進行飛彈試射，10月上旬更逕自進行核試爆，嚴重影響東北亞安全，引起國際社會撻伐。2007年9月的第六輪為最後一次的會談。⁶最後，北韓於2009年4月14日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並重啟核設施，過去六方會談取得的共識及成果皆付諸流水，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又回到了原點。

北韓挑釁動作不斷，分別在2010年的3月以潛艇擊沈南韓「天安艦」及同年的11月砲擊延坪島，造成南韓部隊重大傷亡，南北韓關係急遽惡化。2011年金正日(Kim Jong-il)過世，由金正恩(Kim Jong-un)繼任北韓領導人，其上任後導彈試射和核試爆更是較以往頻繁。直至2017年9月份為止，北韓已完成了六次的核試爆，並自稱為擁核國家。同年11月，北韓試射火星-15型洲際導彈，並宣稱已有能力將核彈頭微型化並裝置在導彈上，射程可涵蓋美國全境。⁷北韓核武危機儼然已成為國際間的燙手山芋，而日本、南韓等周邊鄰近國家之緊張程度更是不在話下。

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在《美日安保條約》及《韓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承諾之下，得以受到美國的保護。現有東亞地區在美國主導下的「輻軸式」(hub-and-spoke system)同盟體系，為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containment)政策，以亞太國家為輪軸支柱的區域性雙邊同盟網絡。冷戰過後的美國雖曾於1990-1994年將東北亞駐軍從13萬5千人減少到10萬人，到了1995年，柯林頓政府終止裁減駐軍，確保其在亞洲的支配與領導權，⁸也顯現東北亞地區安全之於美國的重要性。

美國政府最近一次的《核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於2018年公佈，報告中研判北韓的確即將具備以核武導彈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only months away)就能達成這項目標。⁹經過美國政府與國際間數十年的努力，北

⁶ 蔡東杰，「朝鮮半島危機之區域戰略意涵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42卷(2013年)，頁27-29。

⁷ "North Korea," *Missile Defense Advocacy Alliance*, <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missile-threat-and-proliferation/todays-missile-threat/north-korea/> (March, 2019).

⁸ 巨克毅，「當前美國的東亞戰略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21期(2008年)，頁38。

⁹ "2018 Nuclear Postur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

韓核武問題不僅未有減緩，平壤當局更是取得了越來越快速的進展，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似乎越來越遙遠。

在缺乏國際多邊機制的情況下，嚇阻儼然成為了美國政府面對北韓問題主要運用的手段之一。筆者認為在探討美國與北韓間外交互動時，嚇阻理論為無法忽視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北韓核武近年取得快速進展，為了使北韓不輕易採取破壞現狀的行為，美國的核保護傘是否可發揮應有之效果，為值得探索之議題。

二、研究目的

自從 1990 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核武危機至今，美國共歷經了四任總統，然而卻在北韓核武問題上遲遲無法有所突破。北韓至今共進行了六次的核試爆，甚至已具備發射洲際導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的能力，威脅持續升高。自從六方會談破局後，國際間再沒有類似的多邊機制，能夠藉由主要相關國家的力量來共同形塑北韓的行為，而對於北韓不斷的挑釁行為，國際間大多還是主要透過聯合國制裁的方式因應。然而，北韓似乎已經摸透這樣的固定模式，因此在其做出任何挑釁行為前，能夠先預測可能會得到什麼樣的制裁，並且評估得到的利益是否會大於被制裁的成本。¹⁰

囿於過去金正日(Kim Jong-il)善用戰爭邊緣(brinkmanship)路線及反覆無常的態度來獲取利益的紀錄，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上任後，採取了「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政策，試圖以消極性的方式，透過外交手段、經濟制裁，並加強同盟軍事嚇阻來應對北韓問題，尤其在 2011 年 12 月金正日過世後，美國認為北韓由於內部權力交替，可能導致其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升高，使得美國對於北韓主動重回「六方會談」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¹¹惟直到歐巴馬任期結束前，「六方會談」不僅未恢復，北韓的核武及飛彈能力甚至還不斷提升，在歐巴馬任內共進行了四次的核試爆，「戰略忍耐」策略看似無任何實質性的突破。

2017 年川普總統(Donald Trump)上任後，便宣告過去美國對北韓的「戰略忍耐」是錯誤的，川普認為美國必須對北韓採取「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必要時

[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Feb 2, 2018), pp. 11.

¹⁰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5/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korean-peninsula>.

¹¹ 「後金正日時期的東北亞局勢」，[台灣新社會智庫](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4138-後金正日時期的東北亞局勢)，<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4138-後金正日時期的東北亞局勢> (2012 年 4 月 2 日)。

甚至不惜動用武力，才能確保人民的安全。事實上，強調「美國優先」的川普，在外交上較不重視聯盟關係。此外，面對金正恩的挑釁，川普極力展現寸步不讓、以牙還牙的作法，使美國、北韓關係毫無轉圜餘地，造成區域緊張情勢不斷升高，北韓隨後在 2017 年 9 月進行了史上威力最大的第六次核試爆。¹²直到 2018 年在南韓的穿針引線之下，促成了美國總統與北韓領導人歷史性的峰會，東北亞的緊張情勢才暫時得到緩和。

爰此，本研究主要探究下列問題：

- (一)美國延伸性嚇阻對於東北亞區域安全有何重要性？
- (二)瞭解自六方會談敗局至今，美國對北韓外交政策有哪些轉變？
- (三)比較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之異同，及東北亞盟國對其認知為何？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將首先探討美國聯盟體系及核保護傘所提供的延伸性嚇阻在東北亞區域安全中扮演的角色，並檢視過去學者對於嚇阻所提出的相關理論，接續探討歐巴馬與川普總統任職期間，美國針對北韓核武問題所採取政策之異同。除藉由美國政府公布之官方資料瞭解美國過去各時期官方政策，另參考國內外專書、官方文獻及各種學術期刊，整理各專家學者對於美國過去對北韓政策的研究，未來在研究與撰寫論文過程也尋求更多文獻支撐，包含且不侷限在下列文獻資料：

一、美國聯盟體系與核保護傘在東北亞的角色

《美日安保條約》及《韓美共同防禦條約》為美國聯盟體系在太平洋地區安全上的兩大支柱，透過上述兩項條約，美國得以在日本與韓國保持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在太平洋區域之中維持權力平衡，並提供區域各友盟國家安全保障。美國核保護傘源自冷戰時期美蘇兩強對峙，一方面藉由核武來嚇阻對方，另一方面則以提供核保護傘促使盟邦放棄發展核武，以確保核不擴散；然而在蘇聯瓦解後，北韓為求自保，開始積極發展核武，並已於 2018 年 4 月 20 日宣告核武器實戰化已得到完全驗證，¹³為周邊東北亞國家帶來了相當大的威脅。

¹² 翁世航，「北韓第六次核試，金正恩：真了不起！我國科學家沒有做不到的事」，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7888> (2017 年 9 月 3 日)。

¹³ Choe Sang-Hun, “‘We No Longer Need’ Nuclear or Missile Tests, North Korean Leader Says,” *The New York*

陳世民在「東亞戰略架構中核武的角色：擴散與嚇阻穩定」一文中指出，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美國所提供的核保護傘，構成了東北亞地區的延伸性嚇阻，為維持嚇阻穩定之關鍵，同時也是維繫東北亞核不擴散機制的基石，大幅降低東北亞國家發展核武的意圖；而北韓對美國本土的核武打擊能力，為影響延伸性嚇阻可信度之重要關鍵因素。¹⁴例如，當北韓宣稱其彈道飛彈射程可涵蓋美國本土時，引發了日本、南韓國內對於核保護傘失去效用的擔憂，呼籲發展自身核武的聲量也因此增加。羅里格(Terence Roehrig)則在"The U.S. Nuclear Umbrella over Sou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一文中認為，核保護傘對於聯盟體系之防衛承諾是重要的政治信號，核保護傘一旦消失，其所帶來的改變將會對區域安全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姑且不論核保護傘的可信度如何，其在南韓政府眼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性意義。¹⁵

核保護傘的概念源自於嚇阻理論，嚇阻理論概念起源於二戰之後，其研究與成形大約在 1950-1960 年代間，這段期間為嚇阻戰略研究的黃金時期，而美、蘇兩極核子對立的戰略形勢，更是深化了嚇阻研究價值與影響層面。格雷(Colin Gray)認為，核子武器的威脅效果與數量，具有非線性的關係，任何國家只要能夠維持核子能力的低度嚇阻(minimum deterrence)，即可對對手國帶來巨大的心理震撼，進而達到嚇阻效果，如此使得弱國和強國之間的界線不再如此明顯，弱國的國際地位亦將因此提高。¹⁶另外，休斯(Paul Huth)也認為嚇阻效果的決定性因素並非核子武器數量，而是遭逢第一擊之後發動報復性反擊的能力，正是因為不確定報復性反擊會帶來怎麼樣的嚴重後果，使得對手國不敢輕易採取侵略行為。¹⁷謝林(Thomas Schelling)認為，核子嚇阻可區分為「事前嚇阻」(deterrence ex ante)與「事後報復」(revenge ex post)兩個部份，嚇阻的效果是在於讓對手相信，若貿然發動第一擊，必然會遭遇到快速而激烈的事後報復反擊。¹⁸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4/20/world/asia/kim-jong-un-hotline-korea.html> (April 20, 2018).

¹⁴ 陳世民，「東亞戰略架構中核武的角色：擴散與嚇阻穩定」，*全球政治評論*，第 21 期(2008 年 1 月)，頁 110。

¹⁵ Terence Roehrig, "The U.S. Nuclear Umbrella over Sou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op. cit.*, pp. 681.

¹⁶ Colin Gray,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9, No. 3 (July-September 2000), pp.256-258.

¹⁷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2(1988), pp. 423-443.

¹⁸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7-8.

陳偉華在「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一文中，將嚇阻理論歸納為「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等兩類，結構性嚇阻理論側重於探討國際體系在結構上的制衡作用，相關學者認為冷戰時期的兩極國際體系架構，因嚇阻對象縮限為兩組對立的群體，使嚇阻較容易發揮效用，加上核子能力的巨大威脅，在互相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可信度之下，使戰爭風險因代價過高而降低。¹⁹換句話說，權力平衡本身的制約力量，加上核子武器催化下所形成的相對嚇阻效果，對降低戰爭風險和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助益；而決策性嚇阻理論則是聚焦於嚇阻的決策、嚇阻者與被嚇阻者的互動、衝突行為下的戰略選擇等現象，從決策的角度思考嚇阻，可發現決策者的決策考量，對嚇阻的功效影響甚鉅。²⁰部分學者指出嚇阻的效果難以定論，在冷戰時期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和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的對抗中，核武嚇阻確實發揮了效果，但在韓戰和越戰，核武嚇阻卻不一定能夠有效應用。²¹

摩根(Patrick Morgan)曾在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一書中，將嚇阻類型依兩個面向來區分，首先以嚇阻關係當事國的面向來看，可分為直接嚇阻及延伸嚇阻；而若以嚇阻關係發生的時間點劃分，則可分為立即嚇阻及一般嚇阻。²²而休斯在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一書中，則是將嚇阻個案依照前述分類方式，分為四個象限，相關內容將在第二章作進一步探討。²³

休斯另外曾在“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War”一文中，提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的四項變數，分別是軍事力量對比(Military Balance)、嚇阻國的核心利益(Interest at Stake for the Defender)、嚇阻國的議價行為(Bargaining Behavior of the Defender)、嚇阻國過去行為(Past Behavior of the Defender)，並指出上述四項變數對於延伸性嚇阻的成功與否有關鍵性的影響，上述變數將續於第二章進行說明。

陳偉華指出另一種將核子嚇阻分類的面向，第一類是藉由傳達報復的決心，使被嚇阻者相信若第一擊未能得逞，嚇阻者的報復反擊(second strike)必定會使對方損失慘

¹⁹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2期(2002年3月1日)，頁28。

²⁰ 同前註，頁33。

²¹ 許志嘉，「中共對台嚇阻戰略：理論與實踐」，*全球政治評論*，第15期(2006年)，頁6。

²²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p. 27-47.

²³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8), pp. 17.

烈，進而迫使被嚇阻者放棄發起第一擊的侵略行為，此一消極性的嚇阻作為，稱為第一類被動式嚇阻(Type I passive deterrence)；而在第二類嚇阻類型中，因嚇阻者本身不是直接遭受攻擊的對象，其同盟國較可能受到被嚇阻者攻擊，基於保護同盟國的決心，嚇阻者必須經常主動地威脅被嚇阻者，此一積極性的嚇阻作為，稱為第二類主動式嚇阻(Type II active deterrence)，概念相近於延伸性嚇阻。相較於第一類型嚇阻的較為簡化的敵對關係，第二類型嚇阻因延伸保護對象過多，必須常常透過主動威脅來宣告保護同盟國的決心，卻也進而提升使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²⁴

盧業中在「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一文中，則是以美國身為核武霸權的角度來探討北韓如何以修正主義國家之姿挑戰霸權國家，及應對方式可能會造成的安全困境。當國際體系之中有一個具支配地位的霸權國家時，各國就有可能呈現均衡分布狀態，不再將擴張領土視為可獲得利益的手段，使國際體系呈現相對穩定。而核子武器的存在可說是把雙面刃，因為其相互保證毀滅的特性可遏止擁核國之間發生核武戰爭的可能性，而霸權國家為了維護其地位，也會試圖在國際間推動核不擴散機制，並藉由提供核保護傘促使非擁核國不考慮發展核武；但另一方面，當區域內出現修正主義國家持有核武時，將會對霸權國家形成挑戰並帶來不確定性，迫使霸權國家有可能以制裁或預防性戰爭應對，而如此的作為又很可能刺激修正主義國家加快速度，儘速取得核武能力，因此形成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可能導致美國的盟邦也開始發展核武，進一步刺激試圖擁核的潛在國家發展核武，並加劇國際間的核武擴散，²⁵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核保護傘提供給盟邦的延伸性嚇阻就顯得更為重要。

客觀上來說，安全困境固然是由物質因素造成的，但心理因素卻也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對於當前國際環境及其他國家的「認知」(perception)，能夠深刻影響其政策及對外行為。當國際環境與所互動的國家讓該國感到有安全感時，形成安全困境的機率則相對較低；反之，形成安全困境的機率就會相對升高。²⁶ 傑維斯另外在“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一文中具體指出，

²⁴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前引文，頁 33-34。

²⁵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0 卷第 3 期(2019 年 7 月)，頁 88。

²⁶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10.

美國對北韓祭出的任何威脅或承諾是否有效，最終還是取決於北韓如何看待，而可信度(credibility)是影響認知的關鍵。對方的核心利益、過去的行為、政體性質、以及領導者是否曾實現承諾等因素，都將形塑另一國的認知。若美國可以具體地列舉某種行為可能會導致何種後果，其威脅的可信度也會隨之提升。²⁷

盧業中另外在「當前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以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以來為例」一文中，說明了國際制度被認為是管理安全困境的方式之一。在多極國際體系之下，若有霸權自制與領導，安全困境最容易被避免，因為霸權所主導的多邊機制將有利資訊流通，增加各國的決策透明度以減少誤判，從而減緩區域內國家互信不足的現象，而六方會談就是多邊機制的最佳案例。然而目前看來，在相關國家之間互信不足，且各有自身利益考量的情況下，類似六方會談的多邊機制在短期之內恐怕難以再現。²⁸

二、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

自從 2001 年的 911 恐怖攻擊之後，小布希總統就一直將反恐怖攻擊做為外交政策及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然而在經過多年的全球反恐戰爭後，美國國力已逐漸衰弱。2008 年更是關鍵的一年，當美國受到金融海嘯的重創的同時，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卻相對地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北京奧運更是順利落幕，使得長期以來身為霸權的美國開始感到不安。歐巴馬總統在其上任的首份 2010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中，強調經濟是實力泉源，美國必須致力於經濟復興，才能在海外保持影響力。另外相較於小布希時期的單邊主義，歐巴馬強調在未來處理國際事務時將以多邊外交優先，並與國際組織合作，軍事手段為外交方式無效情況下的最後手段。²⁹

黃介正在「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一文中指出，歐巴馬初任美國總統之際，恰逢美國國際形象低落、海外多年征戰無功、經濟財政遇到困境、國內社會問題湧現，因此世人對於美國在國際戰略上如何調整，抱有高度期待。歐巴馬雖以第一位太平洋總統自許，然其時機正逢美國影響力下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以及東亞

²⁷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p. ci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5/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korean-peninsula>.

²⁸ 盧業中，「當前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以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以來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6 卷第 1 期 (2015 年 1 月)，頁 166。

²⁹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Obama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May 1, 2010).

國家經濟集體逐漸整合之時，因此美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均開始顯露出儘量調整自己作為的跡象，過去盛氣凌人的姿態似乎逐漸消退。³⁰張凱銘則在「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一文中，認為美國因整體國力受到多年來反恐戰爭及金融海嘯的重創，須在國際戰略上改採收束行為，節約國家資源支出；然而中國的崛起及其對東亞地區影響力的提升卻使得美國陷入兩難，強烈的不安全感及潛在憂慮使得美國必須提早加以遏阻，在東亞地區進行戰略擴張圍堵中國，但是卻與戰略收束的方向互相抵觸。因受創的經濟尚未恢復，美國必須採用選擇性干預戰略，即在東亞保持前沿部署的同時，敦促區域盟友負起更多的安全責任。³¹

2009年2月份，當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談到有關北韓問題時，大體上延續小布希時期的強硬立場，要求北韓必須做到「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 CVID)，北韓因此對於歐巴馬政府不再抱有期待，隨後在2009年5月進行第二次核試爆，並於同年聲稱永久退出六方會談、廢除韓戰停戰協定。2009年12月，美國對北韓政策特別代表(United Stat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North Korea Policy)博斯沃斯(Stephen W. Bosworth)訪問北韓，進行歐巴馬任內首次與北韓的雙邊對話。回國後，博斯沃斯表示美國暫時沒有與北韓對話的打算，而為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各國需要保持戰略耐心。³²希拉蕊在對該次訪問的評價中，聲稱美國對北韓的政策是持續與六方會談盟友保持密切協調，同時對北韓採取「戰略忍耐」。³³隨後希拉蕊在2010年5月份訪問南韓時，更是與南韓總統李明博達成「戰略忍耐」的共識，重申只有北韓在核武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後，美國才會與北韓接觸，重啟六方會談。³⁴鑒於北韓過去的反覆不定與輕信寡諾的記錄，美國對北韓「戰略忍耐」的基本概念為：在北韓改變立場之前，美國將在北韓核武問題及六方會談採取靜觀其變、以靜制動的態度；同時強化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並積極引導國際社會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及外交孤立，透過多邊模式向北韓施壓，以迫使北韓改

³⁰ 黃介正，「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12期(2009年12月)，頁4。

³¹ 張凱銘，「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7卷第3期(2011年秋季號)，頁181。

³² Mari Yamaguchi, "US: Time for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Korea," *Newsday*, <https://www.newsday.com/news/world/us-time-for-strategic-patience-with-nkorea-1.1650153> (December 12, 2009).

³³ "Clinton Calls 'Exploratory' Meeting with North Korea 'Quite Positive'," *VOA*, <https://www.voanews.com/archive/clinton-calls-exploratory-meeting-north-korea-quite-positive> (December 10, 2009).

³⁴ "Diplomatic Stance Trumps Tough Talk On North Kore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0/0526/Diplomatic-stance-trumps-tough-talk-on-North-Korea> (May 26, 2010).

變行為。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在2010年發表的“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一文中指出，過去與北韓的交手經驗讓美國政府對北韓深具不信任感，北韓一貫的模式是先製造危機，再藉由談判協商來妥協讓步，最後給予不會遵守的承諾。而這也促使歐巴馬採取「戰略忍耐」，除了持續對北韓制裁以外，同步搭配外交手段，等待北韓自行回到六方會談框架以及去核化的正軌。雖然歐巴馬傾向延用小布希時期所建立的六方會談框架來進行協商，卻認為必須加強對日、韓等盟友的再保證(reassurance)，因為小布希時期過於使用雙邊談判模式與北韓對話，而忽視了東北亞主要盟友的意見。³⁵另李明在「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年)」一文中指出，歐巴馬與李明博政府的關係相當地密切，南韓因其快速發展的經濟實力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讓美國不得不更重視這個國家。惟日、韓間因長期關係不佳，使得美國終究無法在東北亞建立堅強的「美日韓」三邊合作關係，因此歐巴馬時期的美國一直希望南韓更夠改善與日本關係，以打造更為緊密的東北亞聯盟體系，以合作的方式共同面對北韓核武問題。³⁶

三、川普政府的「極限施壓」政策

現實主義一向是美國外交的傳統思維，尤其是共和黨執政時更是如此。³⁷因此不意外地，川普上任後即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開宗明義強調其在競選時就不斷提出的「美國優先」。所謂的「美國優先」，就是提升美國的實力，以確保其安全、繁榮及自由，並進而領導全世界，與其友盟實現相同的理念與價值。其次，報告也提及北韓和伊朗兩個惡棍國家(rogue states)的威脅，不僅對內採取極權壓迫人權，對外更是危害區域穩定，影響美國及其盟邦的安全。北韓不斷提升的核武及飛彈能力，已嚴重威脅美國及周邊盟邦的安全，成為美國最大的安全隱憂之一，也是川普政府在東亞安全的防制重點。³⁸

³⁵ Charles L. Prichard and John H. Tilelli Jr., “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4* (June 2010), pp. 9.

³⁶ 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年)」，*遠景基金會*，第14卷第2期(2013年4月)，頁20-27。

³⁷ 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1期(2018年1月)，頁2。

³⁸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rump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Dec 18, 2017), pp. 25-26.

胡敏遠在「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一文中認為，在川普的認知當中，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生病，而「美國優先」是美國的首要目標，由此可知川普在外交上較不重視聯盟關係。此外，川普否定過去以來美國對盟友的承諾，例如川普曾多次公開質疑美國對亞洲與歐洲盟友的安全承諾與軍費支出，卻在各種場合宣稱與普丁、金正恩與習近平有良好關係。川普重視實質利益的商業談判思維，與傳統美國的外交風格大相逕庭，其外交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及喜用煽動性言論的外交作風，也與歐巴馬截然不同。³⁹2017年6月，川普首次與南韓總統文在寅碰面，在談到北韓議題時，川普表示美國過去對北韓的「戰略忍耐」政策是失敗的，美國將改以「堅決回應」(determined response)的方式來處理北韓問題。⁴⁰同年11月川普出訪亞洲時，曾與日本首先安倍晉三召開共同記者會，並表示美日已對北韓採「極限施壓」的政策達成一致性看法。⁴¹此外，面對金正恩的挑釁，川普極力展現寸步不讓的態度，例如曾嘲諷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是不斷進行導彈試射，執行自殺任務的火箭人(rocket man)，更強調北韓若持續以核武威脅美國及盟邦，美國將以烈火與憤怒(fire and fury)徹底摧毀北韓。⁴²

薩根(Scott Sagan)曾在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的專文“The Korean Missile Crisis-Why Deterrence Is Still the Best Option”一文中表示，川普政府表態不惜使用核子武器的意圖來因應北韓威脅，其實嚴重違背了嚇阻政策只在對方有侵略行為時才發起軍事行動的原則。薩根並強調川普如此的論調和口頭挑釁其實非常危險，美國政府當然須使金正恩深信任何對美國或其盟友的攻擊行為，都會導致其政權遭到毀滅；但同時必須讓美國政府各決策高層認知到發起戰爭對美國本身也會是一場災難。⁴³魯樂漢(John Delury)亦於”Trump and North Korea-Reviving the Art of the Deal”一文中表示，採

³⁹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3期(2019年7月)，頁116。

⁴⁰ 陳博臻，「川普稱戰略忍耐已失敗，須堅決回應北韓」，*上報*，<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north-korea-the-era-of-strategic-patience-is-over/> (2017年7月1日)。

⁴¹ Andrew Restuccia, “Trump on North Korea: ‘The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north-korea-the-era-of-strategic-patience-is-over/> (November 6, 2017).

⁴² 靳元慶，「川普聯大首場演說 怒嗆要摧毀北韓」，*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71483> (2017年9月20日)。

⁴³ Scott Sagan, “The Korean Missile Crisis-Why Deterrence Is Still the Best Op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7-09-10/korean-missile-crisis?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www-foreignaffairs-com.cdn.ampproject.org&utm_campaign=amp_kickers&_gl=1*1vddxj2*_ga*dHdjWVo0MXhfc3JvbGdJcUZLUVJVU0l6TTVIZI9NcTRYRDU4NUtOa1FaTXYxTGRQeTM4VnM2Vmhm0dmFFZ1VCUg.

取更加嚴厲的經濟制裁或是實施軍事先制攻擊(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s)未必會有好的結果。對北韓採取更嚴厲的制裁，只會刺激其更努力地取得裝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技術，而軍事行動則很有可能會讓位於北韓炮兵部隊射程內的首爾遭到摧毀，並且使駐守在關島、日本及南韓的美軍受到報復攻擊，甚至可能引發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如果美國希望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就應該停止對北韓的經濟施壓及推翻金氏政權的意圖，並且設法開始讓北韓漸漸感到安全。⁴⁴

2018 年在南韓文在寅總統(Moon Jae-in)的穿針引線之下，促成了川普與金正恩於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的歷史性峰會，並達成四點原則性的協議。⁴⁵我國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曾召集各專家學者，針對此議題撰擬「『川金會』後朝鮮半島情勢發展對美『中』戰略布局之影響」專題，文中表示雖達成的四點協議似屬空泛，但美國官方及各輿論對於「川金會」成果均表示肯定。川普甚至在會後的記者會上宣布將暫停與南韓的共同軍演，讓部分人士擔心美國在東亞影響力的下滑，不過整體而言，至少此次歷史性峰會為東北亞區域營造出樂觀情緒，並且遠離戰爭的氛圍。⁴⁶

對於美國與北韓歷史性峰會形成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或許是川普的「極限施壓」發揮了效用。不過傑維斯認為兩方之間有不同的認知與見解，美國方面認為金正恩欲與川普會面，是因為迫切需要制裁的鬆綁，並且願意降低姿態做出讓步；然而實際上或許不然，北韓方面也許是因為想要藉由領導人的會面，與美國平起平坐，間接認證北韓為擁核國的事實。⁴⁷2019 年 2 月 28 日的第二次「川金會」雖然如預期的進行，但卻因雙方認知的分歧使得此次會議破局收場。⁴⁸盧業中認為「川金會」原先或有助於提供金正恩安全感，成為美國霸權可應對修正主義國家的方式之一，但未能達成協議的失敗峰會，反而可能使金正恩感到更不安全。⁴⁹

⁴⁴ John Delury, "Trump and North Korea-Reviving the Art of the Deal,"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7-02-13/trump-and-north-korea>.

⁴⁵ "Read the Full Text of The Trump-Kim Agreement Here",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6/12/full-text-of-the-trump-kim-summit-agreement.html> (Jun 12, 2018).

⁴⁶ 「『川金會』後朝鮮半島情勢發展對美『中』戰略布局之影響」，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https://www.faps.org.tw/files/5855/03B1082F-1F84-424C-A40F-FE74C8878467> (2018 年 7 月 23 日)。

⁴⁷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p. ci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5/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korean-peninsula>.

⁴⁸ "North Korea Tested Rocket Launchers And 'Tactical Guided Weapons'," *The Business Times*,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economy/north-korea-tested-rocket-launchers-and-tactical-guided-weapons> (May 6, 2019).

⁴⁹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8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論文將以戰略研究作為研究途徑，並側重於嚇阻理論，藉歷史文獻進行分析研究，針對歐巴馬及川普任職期間的北韓政策進行統合與整理，進而分析兩任總統之政策得失，及延伸性嚇阻成效對於東北亞地區穩定帶來的影響。

近代戰略研究的起源約在 18 世紀末葉至 19 世紀初，戰略研究初期的理論思想發展受軍事武力運用影響極大。隨後由於科技與戰爭工具的不斷創新，戰略思想的演進隨著單純的平面作戰，延伸至立體與多面，然卻仍舊停滯在軍事與戰爭關係的探索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將戰略研究予以學術化。⁵⁰嚇阻理論源自於二戰後冷戰時期美、蘇兩極核子對立的戰略形勢，隨後受到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及各學門的影響，對嚇阻理論研究產生相當直接的衝擊。因不同學門觀點的注入與激盪，嚇阻研究遂由生硬之軍事力量抗衡，開展出極富彈性變化的多元決策思考與戰略運用。嚇阻研究的範疇相當廣泛，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與社會互動，無不構成影響對手決策主要因素。⁵¹傑維斯曾指出：「嚇阻理論是當代研究國際安全的基礎，也是國際關係入門學問。」⁵²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係指資料收集的方法以及處理資訊所用的方法技術。本研究將先就所要研究的論點，大量蒐集相關國、內外書籍、期刊、學術論文、研究報告、雜誌、報紙、媒體報導以及政府部門官方文件等，經由文獻的閱讀、論點的整理歸納，並分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發展與現實面難以突破之困境，最後完成自己所要印證的推論，並提出相關建議。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

(一)文獻分析法

⁵⁰ 陳偉華，「戰略研究的批判與反思：典範的困境」，*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頁 4-6。

⁵¹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前引文，頁 23-24。

⁵² 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April 1979), pp. 289.

所謂「文獻分析法」是指經由有系統且客觀的鑑定、評估，來推導出綜合概括而能證明的研究方法，為的是驗證過去所發生該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並分析現階段所掌握的資料之特質。主要目的在於分析過去、明瞭現況以及預測未來。⁵³

(二)歷史分析法

「歷史分析法」為針對歷史資料所呈現過去發生的事件，瞭解其中所存在的因果關係，進而歸納和分析。本論文針對自朝鮮半島第一次核武危機發生的時間縱軸所發生事件，推論北韓發展核武的背後真正原因與所預期達到的目的，並從事件結果檢驗平壤政權所達目的之程度；而於美國方面，則分別探討歐巴馬及川普上任後，面對東北亞唯一擁核國的平壤政權採取何種因應對策，以及是否有效阻止北韓核武進程，並評估區域情勢的發展。

(三)比較研究法

前述兩個研究方法著重的是如何蒐集資料，除此之外，本論文亦將嘗試透過「比較研究法」，呈現並整理所蒐集到有關歐巴馬及川普任職期間的北韓政策資料，進而分析及比較此兩任美國總統對北韓的政策對北韓核武問題有何種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探討美國因應北韓發展核武所採取的政策，以及雙方在外交政策上的互動，時間範圍自歐巴馬政府第一任期(2009年)為起點，至川普政府任期結束為止(2021年)；此外，日本、南韓鄰近北韓，亦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兩個盟友，在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之下，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一舉一動對於日、韓有極大影響，因此本文內容範圍除了研究美國對北韓的外交政策之外，日、韓對於美國不同時期北韓政策的反應與看法，亦屬本篇研究範圍之內。另中國雖在北韓核武危機中扮演舉足輕重

⁵³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1999年)，頁138-156。

的角色，其與北韓間的關係亦可牽動朝鮮半島局勢，惟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將著重在美國對北韓政策與日、韓等盟國之反應，不特別將中國角色納入研究之中。

二、研究限制

由於北韓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外界對北韓所知有限，本研究的其中一項限制為北韓政策只能透過有限的平壤官方資料來瞭解，且真實性難以查證，因此大多仍會以美國以及北韓周邊相關國家的第二手資料作為參考，例如國內、國外的民間智庫、期刊、專書、論文、新聞媒體、網路資料等，參考各方論點作整合及分析；另外一項限制則為語言限制，因筆者不諳日語及韓語，在蒐集日本、南韓及北韓相關資料時，會以上述國家出版的英語文獻為主，以及部分國內中文文獻為輔，期能彌補相關語言能力之不足。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六大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並針對既有的文獻進行回顧與探討，最後列舉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將針對美國延伸性嚇阻與北韓核武問題作探討，第一節首先就嚇阻的起源與發展、概念與定義、要素與成效、類型及延伸性嚇阻等依序說明。第二節將就北韓核武發展背景進行回顧，了解北韓發展核武原因及過程，並理解北韓發展核武的動機。第三節將探討延伸性嚇阻在朝鮮半島之運用，回顧美國核保護傘的緣起及演變，並且列舉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項因素，以利在後續章節檢視美國對北韓實施嚇阻之成效。

第三章將研究歐巴馬總統執政時期對北韓政策，第一節首先闡明歐巴馬的「重返亞洲」主張，藉由理解其外交理念，期能更清楚地理解其東北亞政策產生的背景。第二節將分析歐巴馬上任時期的國際情勢，進而探討其對北韓「戰略忍耐」政策形成原因及過程。第三節將分析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以及日本、南韓等兩個東北亞重要盟友對其政策之反應，進而檢視歐巴馬時期的延伸性嚇阻效果。

第四章將研究川普總統執政時期對北韓政策，第一節首先以川普「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作為開頭，並分析這位非典型總統以利益為優先的風格。第二節將探討川普何以不滿前朝的北韓政策，進而形塑其「極限施壓」政策。第三節將分析川普政府對

北韓政策及其任內所促成與北韓的歷史性高峰會，以及日本、南韓的相關反應，並檢視川普時期的延伸性嚇阻效果。

第五章將綜合前述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的政策並進行比較，第一節首先比較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外交理念，以及不同政黨背景對外交政策的看法。第二節接續針對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外交作為進行比較，以及探討在不同時期國際情勢的影響之下，對北韓政策的差異性。第三節為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與日、韓反應，藉由延伸性嚇阻定義比較兩政府對北韓政策及被保護國的反應，檢視不同時期延伸性嚇阻在東北亞地區的效果。

第六章結論部份，將歸納前述歐巴馬及川普政府間對北韓政策及對東北亞地區產生之影響，並以延伸性嚇阻的效果來檢視兩政府的北韓政策，進而理解何種方式對於維持東北亞安全與穩定較有正面影響。



第二章 延伸性嚇阻與北韓核武問題

第一節 嚇阻與延伸性嚇阻

「嚇阻」一詞自 1950 年代起，就具有學術性與實證性的專屬意義。但是在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中，其定義的界定卻存在許多的矛盾與爭議。「嚇阻」的概念其實非常淺顯易懂，即威脅將採取必要行動，以阻止被嚇阻對象做出威脅者所不願意見到的行為。而在國際政治中，「嚇阻戰略」為國家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其意義是非常清晰的，即藉由嚇阻戰略的作為，防止戰爭的發生。雖然嚇阻的概念淺顯易懂，其應用卻是十分複雜，且隨著不同角色的互動與國際環境的變動，嚇阻戰略所呈現的面貌也因而不問。¹以下將分就嚇阻的起源與發展、概念與定義、要素與成效、類型及延伸性嚇阻等項次依序進行探討。

一、嚇阻理論起源與發展

「嚇阻」概念是一種介於兩者間的心理狀態，存在於任何相對性行動中，也是一種戰略關係，通常為一方企圖影響或強迫另一方依其意旨行事。這種關係帶有威脅的成分，也就是若某甲方不依照某乙方的意旨行事，將會受到懲罰。依照這種認知和判斷的過程，甲方依照某乙方的意旨行事，最合乎他的利益，嚇阻也因此而形成。

傳統軍事戰略係以爭取戰場上的勝利為目標，以贏得戰爭的勝利確保國家安全，而傳統武器對有限目標實施報復反擊，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展現具體效果，不如核子武器能夠快速造成大規模毀滅，產生極大報復效果，故嚇阻理論在傳統武器時代未被特別重視。然而自 1950 年代起，核子武器的問世及運用改變了傳統軍事戰略可追求的彈性空間，核武的恐怖毀滅特性及核戰略的廣泛運用，使得嚇阻戰略在美蘇兩極對立的核子時代受到相當高的關注及研究。嚇阻理論強調軍事性的報復能力，並深信絕對可靠的軍事性報復能力，是使對方感受到威脅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能力越確實，嚇阻就越有效。²

核子武器不僅改變了傳統軍事戰略思維，更成為遏阻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此冷戰期間國際關係的戰略研究中，嚇阻研究無疑是顯學，傑維斯(Robert Jervis)因

¹ 吳傳國，「嚇阻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運用與實踐-兼論小國嚇阻之道」，*安全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9)，頁 8-11。

² 鈕先鍾，*核子時代的戰略問題*（台北：軍事譯粹社，1988 年），頁 8-18。

而指出：「嚇阻理論已是當代研究國際安全的基礎，也是國際關係的入門學問。」核子武器雖然不是嚇阻的必要條件，但它的存在無疑使人們更容易理解嚇阻的基本概念。³

事實上，「嚇阻」的實際運用並非起自核武時代，早在東西方社會仍處在國家形成期時，運用嚇阻的案例即已屢見不鮮。然而一般學者認為，真正將「嚇阻」一詞予以學術化研究則是起自核武出現開始。學者布什(Ken Booth)曾將戰略研究劃分成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研究取向與重點。第一階段為 1945-1955 年，為戰略研究的概念形成初期，嚇阻的理論建構仍處於「幼兒期」(Infant stage)，並無特別參考價值的嚇阻論著問世。第二階段為 1956-1985 年，亦為戰略研究的黃金時期(Golden age)，「嚇阻」成為了戰略研究的核心議題，研究範疇不再侷限於軍事，而是跨越政治、經濟、心理、歷史、外交、甚至科技等各層面的學術整合式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整體嚇阻研究達於顛峰狀態。第三階段為 1985-1991 年，為戰略研究的晚期，蘇聯的解體使前期建立的嚇阻典範受到嚴厲批判，尤其是「嚇阻」研究所建構的「相互保證毀滅」(MAD)，更是成為眾矢之的，也從而使得戰略研究陷入混亂且方向不定。⁴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社會，嚇阻的概念已逐漸由兩極對抗的相對性擴展至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其主要原因為蘇聯解體後，核子武器及載具製造技術的複製與擴散，部分國家因對峙力量持續增強形成安全上的需求；而另一個關鍵的原因，則是國際社會對國家尚無具體有利的保障措施，使得國家對國際正義的伸張仍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必須藉著擴張本身的軍備以求自保。⁵

隨著國際關係日趨複雜，在相互牽動影響深遠的今天，嚇阻理論不應僅定位在甲方與乙方，或是嚇阻者與被嚇阻者的雙向關係而已。雖然每個國家都強調安全自主性，但是在現實環境中，仍有國家強弱大小的區別，地理環境與安全的考量也不盡相同，威脅與應付威脅的能力更是多樣化，自然衍生出嚇阻角色實質內涵的差異。強國可扮演嚇阻者的角色，卻也可能成為被嚇阻者的角色；同樣地，弱國亦是如此。

二、嚇阻概念與定義

³ 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1979), pp.289-290.

⁴ 陳偉華，「『嚇阻』與『防衛』：概念的異同性」，*國防雜誌*，第 25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29。

⁵ 陳偉華，「傳統嚇阻在理論上的辯證」，*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3 卷第 2 期(2001 年 4 月)，頁 153-154。

在軍事戰略中，嚇阻為最常被採用的方式之一，其可運用的範圍除了軍事武力外，更擴及到政治、經濟、外交以及心理等層次，手段更包含經濟制裁、貿易報復、軍事報復、石油禁運等。雖然其效果與運用方式會隨著國家實力強弱有所不同，但無論強國或弱國，經常都會將嚇阻視為戰略運用的選項之一。

「嚇阻」概念是一種介於兩者間的心理狀態，存在於任何相對性行動中，也是一種戰略關係。古羅馬人曾說：「想要和平必須準備戰爭」，戰爭與和平實際上是兩種相互對立的現象。嚇阻的觀念是為了防止戰爭的發生，目的在追求和平；然而嚇阻的手段卻是威脅隨時準備戰爭，所以構成嚇阻的本質有明顯的邏輯矛盾存在。想要用這種簡單的概念來達到「有效嚇阻」的目的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其涉及了博弈理論中所探討的交互決策的過程，無法單靠其中一方完成。⁶

嚇阻是意圖影響另一行為者對其利益的評估，使其認為「得不償失」而不採取我方不認同的行為。嚇阻就像是拉弓(威脅)而不是放箭(軍事力量)，來達到嚇阻對方的目的，而軍事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是用來防止對方使用軍事力量，並非真正動手採取攻擊行動(放箭)。所以威脅在嚇阻的邏輯中是一種和平的使用方式，希望達到讓對方知難而退的心理效用，但並不希望與對方爆發衝突或戰爭，一旦嚇阻變成實際的軍事交戰時，既有的嚇阻關係便已不存在，故戰爭的爆發常被視為嚇阻的失敗。⁷

嚇阻的概念雖然淺顯易懂，各主要學者對其定義卻有些許不同的見解。肯恩(Herman Kahn)認為，嚇阻在本質上與人類一般行為無異，是一種同時具有消極與積極的政策，以威脅的方式控制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嚇阻的本意即在防止某些突發事件的發生。為了達成此一目標，勢必用某種方式告知對方，提醒可能的後果，使敵人因後果堪慮，而不致採取攻擊行為。⁸摩根(Patrick Morgan)認為，嚇阻為運用具殺傷力的威脅手段，阻止對方採取我方所不願意見到的行為。⁹

喬治(Alexander George)與史默科(Richard Smoke)則認為嚇阻是說服敵人，讓對方相信他們將付出的代價或是所承擔的風險，將會高於其採取某些行動所能獲得的利

⁶ 陳勁甫、李樹幹，「中華民國嚇阻戰略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6期(2004年12月)，頁2。

⁷ 同前註，頁2。

⁸ Herman Khan,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2), CH L.

⁹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p.17.

益。¹⁰休斯(Paul Huth)認為，嚇阻理論的研究焦點在於嚇阻者如何以軍事威脅說服敵人其發動攻擊的後果將是損失慘重，藉以降低挑戰者發動攻擊的期待效用利益。¹¹藉由上述各主要學者對於嚇阻的定義，可得知嚇阻的用意在迫使對方做利益評估，透過威脅手段造成其心理衝擊並形成決策壓力，進而使衝突與戰爭得以避免。

雖然嚇阻通常指的是透過軍事報復的威脅，得以預防他國訴諸武力來追求外交政策目標。然而休斯認為，在國際政治中，嚇阻政策並非僅限於軍事手段的運用，國家可透過軍事或是非軍事的威脅手段，預防他國採取軍事及非軍事的行動。¹²格雷(Colin Gray)亦強調，嚇阻理論獨立於所使用的威脅方式或手段，無論是核子嚇阻、傳統嚇阻、不對稱嚇阻、害怕受到懲罰的嚇阻或是害怕戰敗的嚇阻，皆具有相同的嚇阻理論概念。¹³

三、嚇阻要素與成效

普遍學者一致認同構成嚇阻效果需具備的三項要素為溝通(communication)、能力(capability)、可信度(credibility)，亦簡稱為嚇阻「3C」。¹⁴嚇阻是一種溝通互動的行為，因此透過溝通可明確將威脅的訊息傳達給對手國，以阻止對方進行任何侵略行為；能力則是嚇阻實力的基礎，嚇阻者的能力越大，嚇阻的成功率也就越大；而可信度則是要讓被嚇阻者相信，嚇阻者有決心兌現其意圖與威脅，可信度取決於被嚇阻者對嚇阻者能力與決心之評估。易言之，嚇阻是否有效，並非完全取決於嚇阻者，被嚇阻者的認知與決策體系也佔了相當大的成分。¹⁵

對於嚇阻是否發揮效用，許多學者皆以爆發戰爭與否來判定。然而，格雷認為嚇阻的成效難以驗證，因戰略具有多種面向，而嚇阻又是一種戰略行為，在這麼多的面向中，有的固然有助於嚇阻的成功，有的卻是反其道而行。即使在過去嚇阻看似發揮效用，未來在同樣的情況中不一定仍會有效，甚至可以說，過去嚇阻是否真正扮演關鍵角色，也是難以驗證的。過去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時期中，因第三次世界大戰

¹⁰ Alexander George &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1.

¹¹ Paul K. Huth, "Deterr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1(2003), pp.28-29.

¹² *Ibid.*, pp.26

¹³ Colin S. Gray,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19, No.3(2000), pp.256.

¹⁴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248。

¹⁵ 陳勁甫、李樹幹，「中華民國嚇阻戰略之評析」，前引文，頁6。

未爆發，使得核子嚇阻被普遍認為發揮了良好效果。然而，後冷戰時期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不論是惡棍國家或是區域強權，都不若過去的蘇聯能夠讓美國具有清晰且明確的嚇阻戰略。因此，現今嚇阻的實踐與驗證較冷戰時期更為不易。¹⁶

如前所述，嚇阻是否有效，並不是由嚇阻國決定，而是主要取決於被嚇阻國。其中最難以控制的因素即對方能夠自由決策，即便是在理應受到嚇阻的情況下，對方仍有可能採取不合理或不明智的行為，而不受到嚇阻。¹⁷此外，嚇阻所牽涉的許多面向使其更具複雜性。就時間而言，在戰爭尚未爆發前，嚇阻戰略依然持續進行，容易讓人有嚇阻發揮效用的感覺，戰爭若爆發即顯得嚇阻無效；就反應上而言，被嚇阻國未發動攻擊，不一定是因為運用嚇阻造成的效果，還有許多因素或本身價值觀認定等問題是難以定論的；就嚇阻方式而言，核武嚇阻可信度較傳統嚇阻高；就成本而言，嚇阻戰略成本較戰爭成本低。從上述各種角度來看，嚇阻成效似乎難以用單一的絕對值來判定，國家只能盡量透過提升機率與可信度來避免戰爭。

對於嚇阻是否成功，休斯曾提出另一種看法，即若武裝衝突的避免是因對另一國在外交上做出極端的讓步才得以達成，那就稱不上是成功的嚇阻。嚇阻的失敗除包含危機或是軍事化爭端的引發（一般性嚇阻失敗）和升級為戰爭（立即性嚇阻失敗）以外，透過具有重大影響的讓步或妥協方使危機或戰爭得以避免，也算是一種嚇阻的失敗（一般性及立即性嚇阻失敗）。¹⁸

四、嚇阻類型

（一）核子嚇阻與傳統嚇阻

從軍事力量的角度來看，可將嚇阻分為核子嚇阻與傳統嚇阻，兩者的差異在於使用核子或傳統武器作為威脅。傳統武器因不若核子武器具有大規模毀滅的特性，嚇阻的效果較為有限。因此，當核子武器問世後，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期間，核子嚇阻儼然成為嚇阻理論的核心基礎，開啟了嚇阻理論研究的黃金時期。¹⁹而當冷戰結束後，隨著科技的發展與國際間推動核不擴散的理念，傳統武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也使得傳統嚇阻再次受到學者的重視。²⁰

¹⁶ Colin S. Gray,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op. cit.*, pp.259.

¹⁷ *Ibid.*, pp.260.

¹⁸ Paul K. Huth, "Deterr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op. cit.*, pp.28.

¹⁹ 鈕先鍾，**核子時代的戰略問題**，前引書，頁 24-25。

²⁰ 陳勁甫、李樹幹，「中華民國嚇阻戰略之評析」，前引文，頁 4。

(二) 拒止性嚇阻與報復性嚇阻

史奈德(Glenn Snyder)依軍事行動實施方式，將嚇阻分為拒止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與報復性嚇阻(deterrence by punishment)。²¹拒止性嚇阻是指使用武力直接對抗敵人的侵犯，使敵人意識到其將可能在我方的抵抗中遭受到挫敗，或是付出重大的代價，通常較側重傳統武力的運用；而報復性嚇阻則是指為了懲罰敵方侵略行為而採取的報復性軍事打擊，其目的不在直接阻止敵進犯，而是直接實施戰略報復，使其遭受難以承受的損失。

(三) 一般性嚇阻與立即性嚇阻

摩根則是依嚇阻關係發生的時間點，將嚇阻類型區分為一般性嚇阻(general deterrence)與立即性嚇阻(immediate deterrence)。²²一般性嚇阻強調在當前安全的環境中，具有長期存在的潛在性威脅，因此藉由長期的嚇阻政策來保持有利於本身的現狀；立即性嚇阻則是指當有一方認真考慮採取行動時，另一方也立即表態應對，藉由威脅來阻止對方改變現狀。上述兩種嚇阻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的關係，當一般性嚇阻失敗後，通常必須立即透過行動採取立即性嚇阻，以防止危機升高為戰爭。

休斯對於一般性嚇阻與立即性嚇阻之連續關係有清楚的解釋，並且將延伸性嚇阻的失敗及戰爭的爆發，在各衝突升高階段做分類（如表 2-1）。在第一階段中，潛在侵略者未採取任何行動，嚇阻者採一般性嚇阻，國家之間得以維持現狀；第二階段，潛在侵略者藉由威脅使用武力對現狀進行挑戰，嚇阻者也同樣表態應對，一般性嚇阻轉變為立即性嚇阻；第三階段為激烈對峙，雖可能調動部隊或發生小規模武裝衝突，但只要侵略者認為發生戰爭風險過高而不願投入大規模兵力，嚇阻就得以持續；在第四階段，當侵略者決心投入大規模兵力發動戰爭，表示立即性嚇阻的失敗。²³

²¹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3-16.

²²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2nd ed., *op. cit.*, pp. 28-30.

²³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op. cit.*, pp.20-22.

表 2-1：衝突升高階段示意表

階段	侵略者行為	嚇阻者反應	國家間的關係
一	未採取行動	一般性嚇阻	維持現狀
二	挑戰	立即性嚇阻	國際危機
三	激烈對峙		
四	使用大規模武力	強制終止武力衝突	戰爭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休斯(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8, pp. 21.

(四) 直接性嚇阻與延伸性嚇阻

直接性嚇阻與延伸性嚇阻的主要區別在於保護對象，直接性嚇阻強調確保自身國土的安全，而延伸性嚇阻則是保護盟友遭受他國的侵略。對於直接性嚇阻而言，當國家遭受攻擊時，盡力防衛確保國土安全乃無庸置疑，然而對延伸性嚇阻卻不然。當盟友遭受侵犯時，嚇阻國有可能會猶豫是否要介入防衛，尤其是當可能需付出巨大代價時。²⁴休斯曾將嚇阻個案分為四類（如表 2-2），水平軸向為攻擊國造成威脅的程度、垂直軸向則是依所受到威脅的對象做區分。²⁵依此劃分，美國在東北亞的核保護傘與駐軍，應屬於「延伸性一般嚇阻」，亦即雖當前無立即性威脅，然國家間處於敵對關係，必要時仍會考慮使用武力保護盟國，有關延伸性嚇阻的定義與特性，將在次一小節做進一步的探討與疏理。

²⁴ Terence Roehrig, "The U.S. Nuclear Umbrella over Sou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2(2017), pp.654.

²⁵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8), pp. 17.

表 2-2：嚇阻型態表

	攻擊國(A國)造成之威脅-實際	攻擊國(A國)造成之威脅-潛在
嚇阻國 (C國)	直接立即嚇阻 (1940年俄國芬蘭戰爭爆發)	直接一般嚇阻 (1970年起中俄邊境衝突)
被保護國 (B國)	延伸立即嚇阻 (1950年美中對北韓危機)	延伸一般嚇阻 (美國自1953年起於南韓駐軍)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休斯(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8, pp. 17.

五、延伸性嚇阻

延伸性嚇阻不同於直接性嚇阻，在定義上也略有不同。休斯認為延伸性嚇阻成功的定義為潛在侵略者(potential attacker)避免使用軍事力量，僅與被保護國(protégé)發生小規模戰鬥(200人以下的人員陣亡)，或無法以武力威脅迫使嚇阻國(defender)屈服；失敗的定義則是潛在侵略國決定投入軍事力量，與嚇阻國與被保護國發生大規模且持續性的戰鬥，或是以武力威脅迫使嚇阻國答應其要求。要言之，延伸性嚇阻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區別為，潛在侵略國是否決心要持續性地投入軍事力量，與嚇阻國及被保護國對抗，以達成其外交政策目標。²⁶

休斯曾指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的四項變數，分別是軍事力量對比(Military Balance)、嚇阻國的核心利益(Interest at Stake for the Defender)、嚇阻國的議價行為(Bargaining Behavior of the Defender)、嚇阻國過去行為(Past Behavior of the Defender)，並指出上述四項變數對於延伸性嚇阻的成功與否有關鍵性的影響。

當軍事力量對比有利於嚇阻國時，延伸性嚇阻成功的機率也會增加；核心利益指的是嚇阻國與被保護國之間的聯盟關係、軍事武器的援助或是緊密的貿易關係，與延伸性嚇阻的成功機率有正向關係；議價行為則是嚇阻國對於潛在侵略國挑釁行為的回應方式，可分為外交及軍事等兩面向，依回應方式的強硬程度分為強、中、輕度等

²⁶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op. cit., pp. 27.

三個等級，在外交和軍事面向的強硬程度呈現中度的嚇阻國，所提供的延伸性嚇阻較容易成功（因過度的強硬行為可能會造成螺旋效應、不夠強硬又可能會使嚇阻無效）；嚇阻國過去行為係指過去在對抗狀態中的處理方式，若嚇阻國曾經與潛在侵略國有過對抗行為，對於延伸性嚇阻成效會有較大影響，另外若過去曾經出現強硬程度中等的議價行為，也會提升延伸性嚇阻的成功機率。

另外，關於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向盟友提供保證和嚇阻對方所需要的標準有所不同，英國 1960 年代的國防部長希利(Denis Healey)認為在延伸性嚇阻中，向盟友提供保證是最困難的部分，並曾說過美國只需要 5%的可信度來嚇阻蘇聯，但卻需要 95%的可信度向歐洲國家提供保證。²⁷向盟友提供保證雖然不一定能確保嚇阻的成功，但是這些保證能夠激勵盟友在與華府的合作之中，維持一個有較高成功機率的嚇阻態勢。²⁸

尤斯特(David Yost)曾撰文列舉延伸性嚇阻的難度較直接性嚇阻高的五個主要原因。首先為嚇阻國須使其捍衛盟友的威脅在對方眼中具有可信度；其二為需提供被保護國可信的保證，包含政府及社會大眾；其三為須說服國內社會大眾提供遙遠的另一國延伸性的保護，是必要且符合國家利益的；其四為國內政治精英須有跨黨派的一定共識，尤其身處不同的年代，有可能已漸漸淡忘過去堅守承諾的理由；最後則是若嚇阻失敗後是否願意持續承諾，運用軍事力量來保護他國。²⁹肯恩則指出，「通常要使他國深信一個國家有意願動用武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要看似願意」。³⁰綜上所述，嚇阻國要真正願意保護盟友，必會遭遇到許多挑戰，例如所伴隨的巨大風險、國內因素或是當前國際現況。即便擁有緊密的聯盟關係，也無法保證嚇阻國必會在危機發生時堅守捍衛盟友的承諾。³¹

事實上，延伸性嚇阻一部分的可信度來自於保護國本身的直接性嚇阻是否堅固與可靠，政府若無信心確保本身國土安全，就無法提供他國可信的延伸性嚇阻。即便

²⁷ Denis Healey, *The Time of My Life*(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9), p.243，轉引自 David Yost,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and North-East Asia,"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 (2010 April), pp.15.

²⁸ David Yost,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and North-East Asia," *op. cit.*, pp.15.

²⁹ *Ibid.*, pp.14.

³⁰ 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7), pp.287，轉引自 David Yost,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and North-East Asia," *op. cit.*, pp.14.

³¹ Terence Roehrig, "The U.S. Nuclear Umbrella over Sou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op. cit.*, pp.654.

是相對單純的直接性嚇阻，其中也牽涉到了許多的臆測、直覺及無法被驗證的假設；³²而延伸性嚇阻不僅涉及多方，一國是否願意承擔風險保護另一國，更是難以保證，這些種種難以預測的情況，雖然為延伸性嚇阻添加了各種不同的變數與可能性，卻也提升了其研究價值。

透過前述各項延伸性嚇阻相關文獻之回顧，可明顯得知延伸性嚇阻較直接性嚇阻更為複雜，且所涉及的因素更多元，休斯曾提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的四項變數，惟因時空環境不同，未必能夠一體適用。故筆者將於次節探討北韓核武發展背景及現況後，進而評估上述各項變數是否適用於美國對北韓之延伸性嚇阻，以利於後續章節檢視美國對北韓政策。

第二節 北韓核武發展背景

一、北韓發展核武起源

北韓核武發展最早可追溯至 1950 年代。1952 年 12 月，北韓官方首度成立原子能源研究所(Atomic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並於 1956 年與蘇聯簽訂「核能研究合作計畫」，隨後開始派遣科學家至蘇聯接受專業訓練，正式開啟了核子研究的進展。1959 年，北韓與蘇聯簽訂了一項關於和平使用核能的協定，蘇聯同意協助北韓在平壤以北的寧邊地區建造一座核子研究機構，寧邊核能研究中心(Yongbyon Nuclear Research Center)遂於 1960 年成立。³³雖然北韓的核子技術在蘇聯與中國的援助下迅速成長，但蘇、中兩國僅支持北韓在核子能源方面的研發，對於其研發核子武器的提議持反對態度，故不願提供北韓核武器研發之相關技術與設施；因此，到了 1970 年代，北韓開始自行從事核能研發，北韓工程師利用國內的技術將原先的 IRT-2000 研究反應爐提升，北韓政府也開始從蘇聯再取得鈾元素再加工(plutonium reprocessing)的技術，甚至藉由情報人員竊取核能相關資料，並從蘇、中以外的國家（如法國、西德、澳洲）取得相關設施。³⁴

1980 年代初期是北韓核武技術快速提升的重要時期，北韓在此時期建造了鈾碾磨廠(uranium milling facilities)、燃料棒產製設施及 5MW 核子反應爐，該反應爐是仿

³² David Yost,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and North-East Asia," *op. cit.*, pp.15.

³³ "North Korea Nuclear," *NTI*, <https://www.nti.org/learn/countries/north-korea/nuclear> (October 2018).

³⁴ 林慶昌，「冷戰後北韓核武問題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52。

造英國於 1950 年建造的卡爾德·霍爾(Calder Hall)反應爐，以天然鈾作為主要材料，有利北韓利用本身出產鈾礦的天然優勢，而不需仰賴中國或蘇聯進口，並且使國際核能機構無法有效監督及控制其行為。³⁵

同時，北韓也開始從事引發核彈引爆的高爆測試實驗。1980 年代中期，北韓又在寧邊完成了 50MW 核子反應爐的建造，並且提升其鈾加工設施的數量。³⁶1984 年，美國的偵測衛星拍攝到寧邊的大型反應爐及相關核子設施，並依其形狀、牆壁厚度、周邊無核能發電廠、且警戒異常嚴密等現象，推測出北韓生產鈾元素的野心。³⁷1985 年，蘇聯與北韓簽署「經濟與技術合作協議」，提供經費與燃料，條件是北韓須簽署《核子不擴散條約》(NPT)，北韓為了從蘇聯取得更多的資源，於是在國際壓力下同意加入條約。³⁸

二、第一次核武危機

1990 年 7 月，美國偵測衛星再度發現北韓正在寧邊的核能基地研發核子武器。美國隨後透過外交手段向北韓施壓，要求北韓放棄核武發展計畫，並提出由「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對北韓的核能設施進行檢查。³⁹惟北韓提出了幾項同意受檢查的先決條件，包含美國從南韓撤除戰術型核武、美國與南韓「團隊精神」(Team Spirit)演習的終止等條件。⁴⁰

1991 年 9 月，老布希總統宣布美國將自南韓撤出戰術型核武，南韓總統隨後在當年 12 月 18 日宣布南韓本土內已無存放核武。南北韓隨即於 12 月 31 日簽署「朝鮮半島非核化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雙方承諾不會有任何測試、製造、生產、接收、存放、部署或使用核武的行為。⁴¹

1992 年 4 月，北韓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定《核安全協定》(IAEA-North Korea Safeguards Agreement)，同意其核能設施進行檢查。「國際原子能總署」隨即在 5

³⁵ 同前註，頁 53。

³⁶ “North Korea Nuclear,” *op. cit.*, <https://www.nti.org/learn/countries/north-korea/nuclear>

³⁷ 林慶昌，「冷戰後北韓核武問題研究」，前引文，頁 54。

³⁸ 蔡東杰，「朝鮮半島危機之區域戰略意涵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42 卷(2013 年)，頁 28。

³⁹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uke/guide/dprk/nuke/> (November 16, 2006).

⁴⁰ 林慶昌，「冷戰後北韓核武問題研究」，前引文，頁 55。

⁴¹ “North Korea Nuclear,” *op. ci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5/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korean-peninsula>.

月派代表前往檢查北韓所有核能設施，但並未發現研發核武的相關證據。美國當時懷疑北韓在寧邊的兩座軍事基地隱藏核廢料，要求「國際原子能總署」前往進行檢查。而北韓卻不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對其非核軍事設施的檢查，認為嚴重侵犯了北韓的主權，遂於 1993 年 3 月 12 日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引發了朝鮮半島的第一次核武危機。⁴²

由於北韓要求只能透過美國雙邊談判來解決問題，1993 年 6 月 2 日至 11 日，美國與北韓在紐約舉行了第一次的雙邊會談，經歷後續數次會談後，美國與北韓雙方於 1994 年 10 月 21 日簽定《框架協議》。依據《框架協議》內容，北韓同意同意「凍結」(freeze)並最終「拆除」(dismantle)其正在建造中的石墨式反應爐(graphite-moderated reactor)，而美國則是承諾為北韓建立兩座輕水反應爐(light-water reactor)作為能源提供補償，另在輕水反應爐完成之前，美國同意每年向北韓提供 50 萬噸重油，以緩和北韓的能源危機；此外，美國向北韓提出正式保證，不對其使用核武，而北韓也將承諾致力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不退出《核不擴散條約》。⁴³

三、 第二次核武危機

《框架協議》的簽訂確實立即緩和了危機，美國甚至規劃成立「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來解決相關爭議，但是仍有許多潛伏的問題，使得各方並無完全遵守協議內容。例如美國政府無法得到國會在籌款方面的支援，進而影響了供應北韓重油的承諾及反應爐的建設，導致原先承諾在 2003 年興建完成的第一座輕水反應爐，必須延後至 2008 年。另一方面，北韓則是秘密恢復核武發展計畫。2001 年，一名逃到南韓的北韓技術人員透露，北韓自 1998 年起仍持續進行濃縮鈾計畫。美國因此重新審查衛星照片，並隨後於 2002 年 6 月發表的「國家情報判斷」(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證實北韓並無依《框架協議》停止濃縮鈾的研發計畫。⁴⁴

2002 年 1 月 8 日美國國防部發布《核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表示對於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恐怖組織或惡棍國家，美國將不排除採取先制攻擊，以抑制對美國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威脅，而伊拉克、伊朗以及北韓等國均被

⁴² 廖文義，「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通識研究期刊*，第 14 期(2008 年)，頁 36。

⁴³ 同前註，頁 36。

⁴⁴ 同前註，頁 37。

美國列入名單當中。⁴⁵同年1月29日，小布希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把北韓與伊拉克、伊朗列為「邪惡軸心」，並表示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阻止「邪惡軸心」國家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⁴⁶以上因素均成為了朝鮮半島第二次核武危機的導火線。

2002年10月，美國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宣稱赴北韓時，北韓官員承認繼續濃縮鈾的開發計畫。美國因此開始採取對北韓的制裁行動，要求「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停止向北韓提供重油。北韓曾於10月25日公開否認凱利的說法，並譴責美國的行動已違反1994年《框架協議》，決定採取一連串報復與挑釁行動。11月21日，北韓正式宣布《框架協議》失效，不再允許相關國際核能機構的檢查人員進入北韓，並隨後表示將立即重啟原先因生產電力所需的核能設施。2003年1月10日，北韓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並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頻頻進行軍事行為，例如在2月24日及3月10日試射短程飛彈，3月2日四架北韓戰機在日本海上空攔截美軍偵察機，朝鮮半島第二次核武危機正式浮出檯面。⁴⁷

四、 六方會談的形成與破滅

面對第二次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美國與北韓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解決問題。美國要求北韓應先停止有關核能的相關計畫，方可進行談判；而北韓則是認為應先進行談判，得到美方確保北韓安全的承諾後，再進行核能問題的相關討論。在談判形式上，美國要求以多邊會談方式，試圖將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並提出「5+5會談」、「4+2會談」與「3+2會談」等方案；然北韓卻堅決要求與美國進行雙邊會談，反對將問題提交聯合國或透過其他多邊會談來討論。⁴⁸

2003年3月，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迅速推翻海珊政權。隨後北韓於4月12日宣稱，若美國已準備好要解決朝鮮半島的核問題並改變對北韓的政策，北韓將不會拘泥於任何對話形式，意即北韓願意接受多邊會談的方式。⁴⁹4月23-25日，由美國、北韓與中國組成的「三方會談」在北京舉行，然因美國仍堅持與朝鮮半島核問題切身相

⁴⁵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uploads.fas.org/media/Excerpts-of-Classified-Nuclear-Posture-Review.pdf> (January 8, 2002).

⁴⁶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January 29, 2002).

⁴⁷ 廖文義，「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前引文，頁38。

⁴⁸ 同前註，頁38。

⁴⁹ “North Korea Hint at Talks Interests U.S.,” *Midland Daily News*, <https://www.ourmidland.com/news/article/North-Korea-Hint-at-Talks-Interests-U-S-7127980.php> (April 12, 2003).

關的周邊國家均須參與，該次三方會談並無獲致太大的成效。隨後在各方的協調與溝通下，總算達成美國、北韓、南韓、中國、日本與俄羅斯等六國參與朝鮮半島核問題討論的共識，「六方會談」的形式終於形成。⁵⁰

由於「六方會談」的形成不易，各方對其抱持高度期待。然而，「六方會談」在發展過程中並不如預期順利。第一輪的會談於 2003 年 8 月在北京召開，雖然僅取得少數共識，但後續幾輪的會談仍取得了些許成果，例如第二輪與第三輪的會談發表了「主席聲明」(Chairman's Statement)，並使參與國同意未來須基於「各國協調一致原則」達成共識，並陸續達成了「共同聲明」；第六輪的會談甚至完成了「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共同文件。只不過，因美國與北韓之間的互不信任，後半段的會談大多並不順利發展。2006 年 7 月，北韓向日本海進行飛彈試射，10 月上旬更逕自進行核試爆，嚴重影響東北亞安全，引起國際社會撻伐。2007 年 9 月的第六輪為最後一次的會談。⁵¹最後，北韓於 2009 年 4 月 14 日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並重啟核設施，過去六方會談取得的共識及成果皆付諸流水，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又回到了原點。從 2003 年 8 月第一輪「六方會談」召開至 2007 年為止，已在北京舉行過六輪會談，雖然期間曾取得部分共識，但也有不少分歧。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六方會談」的確緩和了原先可能會爆發的區域衝突。⁵²

北韓退出「六方會談」後，挑釁動作更是不斷，分別在 2010 年的 3 月以潛艇擊沈南韓「天安艦」及同年的 11 月砲擊延坪島，造成南韓部隊重大傷亡，南北韓關係急遽惡化。2011 年金正日過世，由金正恩繼任北韓領導人，其上任後導彈試射和核試爆更是較以往頻繁。直至 2017 年 9 月份為止，北韓已完成了六次的核試爆，並自稱為擁核國家。同年 11 月，北韓試射火星-15 型洲際導彈，並宣稱已有能力將核彈頭微型化並裝置在導彈上，射程可涵蓋美國全境。⁵³北韓核武危機儼然已成為國際間的燙手山芋，而日本、南韓等周邊鄰近國家之緊張程度更是不在話下。

五、北韓發展核武動機與戰爭邊緣政策

⁵⁰ John S. Park,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 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8, No.4 (Autumn 2005), p.76.

⁵¹ 蔡東杰，「朝鮮半島危機之區域戰略意涵分析」，前引文，頁 27-29。

⁵² 廖文義，「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前引文，頁 53。

⁵³ "North Korea," *Missile Defense Advocacy Alliance*, <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missile-threat-and-proliferation/todays-missile-threat/north-korea/> (March, 2019).

北韓在六方會談期間，不斷操控談判議題的設計(manipulate the agenda)，搭配各種危機外交(crisis diplomacy)與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的交叉運用，並適時示弱以換取談判對手的退讓。⁵⁴事實上，北韓採取這些手段的目的無非是希望維持其政權的生存與發展。⁵⁵

對於任何政府而言，確保政權延續為第一要務，尤其北韓的金氏家族政權更是如此。北韓深知發展核武將造成東亞地區的不穩定，因此極力主張擁有核武是「主權國家不可剝奪的象徵」，並數次逕自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試圖以此籌碼要脅美國、日本和南韓，其主要目的即是欲藉此獲得經援等利益，以維持其政權的延續。⁵⁶對於北韓來說，武力是對外部緊張局勢的必要因應作為，而一定程度的外部緊張局勢，可以用來對內說明採取軍國建制的合理性。因此，如果外部暫時沒有緊張局勢發生，北韓就會由設法主動製造。戰爭邊緣政策為一種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有節制的冒險」，即對外不斷實施挑釁，卻又不至於升高為衝突或戰爭，對於北韓來說是比較合算的方式。對於北韓這個物質極為匱乏、主要仰賴虛幻的精神泡沫支撐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挑釁行為能夠說明北韓的實力足以向周邊施壓，以提升北韓在外交上的話語權。換言之，這些挑釁行動是提升地位的動力，並非一時衝動的非理性行為，而是出自於北韓國家戰略的基本考量。⁵⁷

尤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於 1992 年宣布停止對北韓的軍事援助，中國也於同年與南韓正式建交，與北韓的關係有日漸疏遠的跡象。缺乏以往軍事援助的北韓，勢必無法對抗背後有美國支持的南韓，尤其是龐大的國防支出，更會讓經濟狀況不佳的北韓難以承受。南韓學者宋孫永(Sun Young Song)曾於 1991 年撰文估計，北韓當時一年的國防預算約為 50 億美元，而北韓發展核武計畫僅需花費約 2 億美元。⁵⁸可想而知，發展核武對於北韓來說是極具效益的選項。

⁵⁴ Scott Snyder, "Negotiating on the Edge: Patterns in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Style," *World Affairs*, Vol.163, No.1 (Summer 2000), pp.7-12.

⁵⁵ Andrei Lankov, "Pyongyang: Rules of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No.4 (December 2003), pp.614.

⁵⁶ 李明峻，「北韓戰爭邊緣政策的形成與國際環境」，*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78。

⁵⁷ 同前註，頁 8。

⁵⁸ Sun Young Song,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X, No.3 (Fall 1991), pp. 66.

北韓深知若引發朝鮮半島大戰，將會是平壤政權淪亡之時。因此，北韓雖擅長使用戰爭邊緣策略，但卻並不希望真的發生大戰。戰爭邊緣理論的目的在於嚇阻敵方，迫使敵方不戰自退，若情況好時或許還可獲得一些利益。一旦戰爭發生，戰爭邊緣策略就算失敗，因此戰爭邊緣的藝術，在於知道應何時收尾。⁵⁹

戰爭邊緣政策與恐怖攻擊不同，北韓重視核武的政治外交價值，故不太可能使用核武攻擊。對北韓來說，若核武在軍事上使用，不僅將會失去政治外交的效用，更會招致美國的強烈報復。因此北韓克制核武在軍事上的使用，反而是藉由核武，迫使美國進行協商，以爭取政治、外交以及經濟利益。⁶⁰

第三節 延伸性嚇阻在北韓核武危機之運用

如前所述，「延伸性嚇阻」係指嚇阻國(defender)透過各種方式，使潛在侵略國(potential attacker)相信若其對被保護國(protégé)發起攻擊，嚇阻國必會介入防衛，使其不敢輕易發起侵略行為並改變現狀。⁶¹而套用在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案例之中，美國的角色是嚇阻國，北韓為潛在侵略國，日本與南韓等周邊盟國則是被保護國。以下將針對美國在東北亞延伸性嚇阻緣起、後冷戰時期之運用、影響其嚇阻成效之各項因素分別進行探討，期能對於延伸性嚇阻之實際運用有更清晰的理解，並進一步結合理論所述之概念，以利在後續章節進行客觀比較。

一、美國在東北亞延伸性嚇阻之緣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甫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的朝鮮半島並沒有實現統一，而是隨著美國和蘇聯的關係日漸惡化，於 1945 年再度分裂。1950 年 6 月，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藉著蘇聯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強力支援，決定南侵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起初北韓軍隊藉其兵力優勢，一路勢如破竹並順利佔領首爾。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隨即要求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率領駐日本的美軍投入戰鬥，以阻止北韓的攻勢，第一批美軍於 7 月 1 日到達南韓，但是仍無法有效阻止北韓的入侵。

⁵⁹ 李明，「北韓核武危機與三邊會談」，*海峽評論*，150 期(2003 年 6 月號)，頁 5。

⁶⁰ 河凡植，「東北亞權力結構下的南北韓對峙」，*政治學報*，64 期(2017 年 12 月)，頁 10。

⁶¹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2(1988), pp. 424.

直至 1950 年 9 月底，美國與聯合國部隊成功在仁川登陸，並且突破北韓戰線順利往北推進，跨過北緯 38 度線，進入北韓的領土。

此時，中國依「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出動「人民志願軍」協助北韓對抗美軍，最後雙方在北緯 38 度線附近對峙，直到 1953 年 7 月才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議，並維持以 38 度線為南北界線的分治局面，美國依《駐韓美軍地位協定》將其駐軍留置南韓。韓戰的爆發將中國拉進戰場，且北韓背後得到蘇聯的支持，使得美國意識到共產主義正在亞太地區擴張，若不及時阻止，恐將產生骨牌效應，故決定在亞太地區建立一道圍堵防線，以遏阻共產勢力的擴張。

為此，美國積極與區域內的非共產主義國家陸續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如 1949 年與菲律賓簽訂的軍事基地、軍事援助及共同防衛協定；1950 年與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 年與日本簽訂美日安保條約；1951 年與澳洲、紐西蘭簽訂安全條約；1953 年與南韓簽訂共同防衛條約；1954 年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協定，以亞太國家為輪軸支柱的區域性雙邊同盟網絡因此而形成。

美國核保護傘起初源自於美蘇兩強對峙，而亞太地區各盟國在雙邊同盟關係的架構之下，得以受其保護，並且不考慮發展核武。當時美國的主要對手為蘇聯，對北韓則是採取孤立政策。直至 1980 年代，北韓核武問題開始受到美國決策高層的注意，但美國依然以冷戰的視角看待此問題，即透過以軍備控制為核心的對蘇聯緩和戰略，借蘇聯的影響力確保北韓的無核化。⁶²

1980 年代中期，北韓在寧邊地區成立核子設施一事曝光後，美國政府開始意識到北韓核武問題的嚴重性。雖然北韓於 1985 年在蘇聯的要求下簽署了《核不擴散條約》，並將其核子相關設施運作置於「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監督之下，但仍持續秘密發展軍事核武能力。在作出北韓擁有核武只是時間問題的判斷後，老布希政府對北韓擁核帶來的威脅，以及核擴散可能對地區穩定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可能刺激日、韓等國發展核武的擔憂急劇上升。⁶³美國政府至此開始意識到，原有的孤立政策無法消除北韓的核威脅，政策調整勢在必行。

二、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

⁶² John Deutch, "The New Nuclear Threat," *Foreign Affairs*, No. 712 (Fall 1992), pp.127.

⁶³ Bruce Cumings, "Spring Thaw for Korea's Cold War,"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 No3(April 1992)，轉引自劉俊波，「影響美國朝核政策的內部因素」，*國際研究參考*，第 12 期（2009 年），頁 10。

冷戰的結束使東北亞地區的戰略結構產生了重大變化，過去的美蘇對抗已不復存在，俄羅斯的軍事能力在蘇聯瓦解後也已大幅下降，由美國所領導的東亞同盟體系遂成為主導此區域權力平衡的重要支柱。⁶⁴美國為了極力維護其在東北亞的戰略主導地位，繼續強化與日本、韓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其軍事戰略重心漸向亞太地區轉移。

65

而北韓在冷戰結束後，不再如同過去受到蘇聯的安全保護，不過昔日蘇聯對北韓發展核武的限制亦隨之消失，因此更是積極地發展核武及飛彈，以求自保及與維持政權。⁶⁶面對北韓核能設施檢查問題的僵局，美國決定於1993年3月恢復和南韓的「團隊精神」聯合演習，此舉激怒了北韓，並決定取出寧邊核反應爐的乏燃料棒，宣佈在90天內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引發了第一次核武危機。

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政府部分人士認為對北韓政策成效因嚴重依賴盟友與北韓的談判而受限，並建議美國改為更直接的接觸(engagement)。⁶⁷柯林頓政府因此開始改變過去の間接接觸戰略，改以直接談判的方式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經歷後續幾次會談後，雙方於1994年10月21日在日內瓦簽訂《框架協議》，美國同意以經濟及政治之補償，作為北韓凍結核武發展之交換條件。

《框架協議》雖然使危機得到暫時的緩和，然因各方並未完全遵守協議內容，加上2002年小布希總統發表國情咨文將北韓列為「邪惡軸心」，使得北韓於同年11月正式宣布《框架協議》失效，並於2003年1月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造成第二次核武危機。此時，小布希政府考量柯林頓政府對北韓《框架協議》的失敗，拒絕與北韓進行雙邊對話，除要求北韓應首先停止所有核能計畫，並要求以多邊方式進行討論，因此促成了六方會談。雖然北韓最終仍於2009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但在2003年至2007年的六輪會議期間，各方確實取得了部分共識，更重要的是緩和了原先可能會爆發的區域衝突，六方會談的機制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無疑地發揮了重要功能。

⁶⁴ 陳世民，「東亞戰略架構中核武的角色：擴散與嚇阻穩定」，*全球政治評論*，第21期(2008年1月)，頁110。

⁶⁵ 李道一，「北韓核武發展對東北亞安全影響之研究」，*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123。

⁶⁶ 陳世民，「東亞戰略架構中核武的角色：擴散與嚇阻穩定」，前引文，頁118。

⁶⁷ 李道一，「北韓核武發展對東北亞安全影響之研究」，前引文，頁121。

因應後冷戰時期的北韓核武危機，美國的政策是接觸與嚇阻並舉。柯林頓政府時期，「接觸政策」佔主導地位，在接觸的基礎上尋求外交方式解決；小布希政府採取的則是「強硬政策」。整體觀之，美國的對北韓政策不脫離嚇阻的「不變」與接觸的「變」這一鐘擺模式。⁶⁸美國對北韓政策是基於東亞戰略整體需要，而維持軍事同盟和前進部署，保障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是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北韓政策的核心。因此，美國一再地透過軍事同盟和駐軍，使東亞盟國相信美國「延伸性嚇阻」安全承諾之可信度，並且降低其發展核武的動機，減緩東亞之核武擴散。

三、影響美國對北韓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項因素

休斯曾提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的四項變數，分別是「軍事力量對比」、「嚇阻國的核心利益」、「嚇阻國的議價行為」及「嚇阻國過去行為」。在過去美蘇兩強對抗的冷戰時期，上述變數確實均扮演重要角色，且能顯著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然而國際結構在後冷戰時期已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本文研究之案例並非大國間對抗，而是以具備核武的小國-北韓與超強大國-美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與過去美蘇之間的關係頗為不同。此外，在傳統武器與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之下，國際間對於使用核武的看法已不同於以往，應將軍事力量進一步分為核武及傳統武力進行檢視。再者，作為嚇阻國的美國，在許多對外行為上均已既有既定模式，需將時間軸拉長較可看出差異性，而本文旨在針對歐巴馬與川普總統兩任政府期間進行研究，故較不適合以前述標準針對政策的差異性進行討論。最後，休斯雖曾提出嚇阻並非僅限於軍事手段的運用，外交斡旋與經濟制裁等非軍事手段亦可列屬延伸性嚇阻範疇，然考量效果較不即時且兩任政府均大致上支持經濟制裁，本文暫不納入探討，並擬以國際制度作為替代。綜上所述，筆者透過各種文獻之梳理，列舉出在北韓核武危機案例之中，美國總統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項因素：分別為「核武運用」、「傳統武力運用」、「結盟」及「國際制度」，並作為檢視美國對北韓政策成效之指標值(indicator)，以利在後續章節針對歐巴馬與川普對北韓政策進行客觀之比較。

(一) 核武運用

自 1950 年代起，核子武器的問世及運用改變了傳統軍事戰略可追求的彈性空間，核武的恐怖毀滅特性及核戰略的廣泛運用，使得嚇阻戰略在美蘇兩極對立的核子

⁶⁸ 同前註，頁 123。

時代受到相當高的關注及研究。核子武器不僅改變了傳統軍事戰略思維，更成為遏阻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核武在美國所提供的延伸性嚇阻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關鍵角色。尤其在冷戰時期更是明顯，因蘇聯在歐陸具有傳統兵力優勢，必須藉著首先使用戰術核武的威脅，維持較低的核門檻，以有效強化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⁶⁹因此，雖然「不首先使用核武」(No-First-Use)的爭議在冷戰時期就開始受到廣泛討論，然而礙於蘇聯的傳統兵力優勢，首先使用核武的選項被北約各國視為有效嚇阻蘇聯的重要條件。故美國為了維持核保護傘的可信度，不願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諾，以免遭盟邦對於延伸性嚇阻可信度的質疑。⁷⁰

然而 1980 年代起，傳統武器科技大幅進步，已有能夠逐漸取代戰術核武功能的趨勢，波灣戰爭更是顯示西方國家在傳統武力上具備「質」的優勢。陳世民認為，核武過去的「實戰」(War-Fighting)軍事用途已逐漸消退，具備核武的目的應僅為了「嚇阻」對方的核武攻擊，不再需要迫於傳統武力的劣勢而率先使用核武。⁷¹

核子武器雖然仍為構成延伸性嚇阻的重要條件，也就是具有嚇阻及保證(assure)的功能，然而在後冷戰時期，其角色已漸漸轉變，達成延伸性嚇阻的手段也不再限於核武。⁷²朝鮮半島上的傳統軍力平衡在 1980 年代後，逐漸有利於南韓，1991 年美國決定撤回其在海外的所有戰術核武，更是象徵著昔日對於戰術核武「實戰」角色的依賴已結束，核武延伸嚇阻之角色或許只須在報復敵人的核武攻擊，而不再需要報復敵人的傳統武力攻擊。尤其是北韓核武危機已顯現出東亞地區核擴散的高度風險，一個在此地區針對北韓和中國的美國「不首先使用核武」承諾，被認為有助於維持核武「只用於嚇阻」之戰略角色的正當性。⁷³雖然在過去冷戰時期，核武在嚇阻理論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在現代傳統武力已大幅提升的情況之下，「首先使用核武」的威脅對於嚇阻的成效似乎已不若以往明顯，甚至有可能造成對方的不安全感而加劇螺旋效應(spiral effect)。

⁶⁹ 陳世民，「從不首先使用核武之爭議論核武角色之演變」，*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0 期(1998 年)，頁 26。

⁷⁰ 同前註，頁 26。

⁷¹ 同前註，頁 26-32。

⁷² Brad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No.1 (August 2013), pp.2.

⁷³ 陳世民，「從不首先使用核武之爭議論核武角色之演變」，前引文，頁 34。

(二) 傳統武力運用

在波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等近代戰爭中，新科技武器的高度發展與創新，使國際戰略思維與戰爭準則受到改變，並帶動高科技武器持續研發，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已儼然成為本世紀軍事事務革命重心所在。美國前國防部長派瑞(William Perry)曾撰文評論波灣戰爭，並指出現代戰爭無須使用核子武器，仍可藉由高科技武器與資訊處理系統的良好整合，展現極具可信度的嚇阻能力，而如此的能力也證明了傳統嚇阻不再單純地仰賴傳統裝甲武力。⁷⁴

事實上，傳統兵力的部署對於嚇阻成效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原因在於侵略者較無法取得快速勝利，羅茲(Edward Rhodes)主張，若潛在侵略者認為必須要長期投入戰爭才能取得勝利，則較不願意發動侵略，因為在長期戰爭中，有太多不確定性及潛在的成本是無法控制的。對於這些潛在侵略者而言，通常只有認為當快速成功的選項存在時，才會考慮決定採取軍事侵略。因此，欲使傳統嚇阻成功的一個必要情況，就是不讓對手擁有藉由發動閃電戰(blitzkrieg)或是有限目標戰爭達成「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能力。⁷⁵

雖然休斯曾撰文表示「軍事力量對比」為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的其中一項變數，不過羅茲更具體地認為，相較於整體軍事力量對比，部署於戰區內或是能夠快速部署的戰鬥部隊與嚇阻有更直接性的關聯。除非已找到快速獲勝的方法，否則潛在侵略者通常不會輕易選擇發動侵略。⁷⁶也就是說，不論嚇阻國的整體軍力多麼地具有可信度，若無法在短時間內阻止對方侵略，對於其嚇阻效果就相對有限。由此可見，部署於鄰近地區的部隊，對於潛在侵略國有不容忽視的嚇阻效果。因此，嚇阻國領導人對於駐軍的態度，應能夠對延伸性嚇阻的效果造成影響。

(三) 結盟

休斯認為，延伸性嚇阻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潛在侵略國必須深信嚇阻國與被保護國之間有著相當程度的核心利益，使得嚇阻國願意承擔風險，介入潛在衝突；若潛在侵略國認為嚇阻國與被保護國之間無重大核心利益，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就會受

⁷⁴ William Perry, "Desert Storm and Deterrence,"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q/1991-09-01/desert-storm-and-deterrence>.

⁷⁵ Edward Rhode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19(2000), pp.222.

⁷⁶ *Ibid*, pp.223.

到質疑。對於嚇阻國來說，被保護國的價值可以取決於政治、軍事或是經濟層面的連結，連結越是緊密，介入保護盟國就顯得越有必要。⁷⁷

此外，對於嚇阻國來說，其與盟國間的關係更帶有「名聲利益」(reputational interest)的考量，意即嚇阻國為了要使其他盟國相信其介入保護的決心，通常會堅守保護盟國的承諾，以維持其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因此，同盟關係能夠有效提升嚇阻國介入潛在衝突的意願。⁷⁸

史密斯(Alastair Smith)亦曾撰文針對過去案例進行研究，證明同盟關係可降低潛在侵略國發動攻擊的意願，並且使得被保護國更勇於抵抗。實證研究發現，相較於不具有同盟關係的國家，具同盟關係的國家更不易遭受攻擊；另外當遭受攻擊時，具同盟關係的國家較容易得到第三方的馳援；最後，同盟關係雖與戰爭發生與否無直接性的關係，但確可改變侵略者、被保護者及嚇阻者的行為，並且在衝突發生時能夠提高嚇阻者介入的可能性。⁷⁹

從上述各學者的理論能夠進一步推斷，嚇阻國領導人對同盟關係的重視程度，對於延伸性嚇阻成效有著關鍵性的影響。重視同盟關係的領導人，較能夠使潛在侵略國與被保護國深信其介入衝突的決心；反之，若領導人不重視同盟關係，潛在侵略國與被保護國則會對其介入衝突的決心感到存疑，進而使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減弱。

(四) 國際制度

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雖並非構成延伸性嚇阻的要素之一，然而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緩和上卻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嚇阻的概念為一方運用威脅手段，企圖影響或強迫另一方依其意旨行事，然而當其威脅無法使對方退卻時，反而會導致螺旋效應，形成安全困境。

傑維斯曾指出，若國際體系出現大國協調(concert)制度，將能夠取代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使得各國形成一種特殊的聯繫與合作關係，抑制單一國家背叛的意圖，並幫助各國間的互動形成良性循環，進而緩和和安全困境。⁸⁰主張新自由制度主

⁷⁷ 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op. cit.*, pp.428-429.

⁷⁸ *Ibid*, pp.428-429.

⁷⁹ Alastair Smi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4(1998), pp.333-334.

⁸⁰ Robert Jervis, "From Balance to Concert: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 Vol. 38, No. 1(October 1985), pp.60-78，轉引自盧業中，「當前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以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以來為例」，前引文，頁 148-149。

義的柯漢(Robert Keohane)則認為，國際體系中的良善霸權(benign hegemon)能夠提供公共財，並促進經濟互賴。⁸¹在多極國際體系之下，由霸權所主導的多邊國際機制有利於資訊流通，增加各國的決策透明度以減少誤判，減緩區域內國家互信不足的現象。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則主張國際制度為一套能夠制定國家合作和競爭方式的規則，藉此讓各國瞭解被允許及不被允許的行為。這些規則經由國家間談判而產生，且必須彼此願意接受更高的規範，也就是根據權利與義務所訂出來的標準，通常以國際條約的形式構成，並透過具備人員和預算的國際組織具體化呈現。⁸²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的聯合國，即為取代過去國際聯盟的重要國際安全機構，藉此多邊國際機制，使各國得以透過聯繫與合作來降低彼此間的不信任感，進而維持國際安全，減少各國間衝突及爭端。亞洲地區雖不若歐洲具有區域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在朝鮮半島第二次核武危機後，由周邊各國所組成的六方會談亦屬國際機制的一種，各方藉此對話平台透過多次溝通及談判達成部分協議，一度降低區域緊張情勢，雖最終以敗局收場，但當時仍在北韓核武問題上貢獻非凡。

綜上所述，延伸性嚇阻主要透過各種威脅手段的運用來避免戰爭，因此容易造成各國間之軍備競賽或是螺旋效應，進而形成安全困境。而對於安全困境的挑戰，諸多學者認為國際制度為最佳解方，國際制度雖並非構成延伸性嚇阻的要素之一，但若嚇阻國傾向透過多邊制度處理國際事務，應能為延伸性嚇阻的運用帶來加乘的效果。

第四節 小結

嚇阻理論在二戰之後如雨後春筍般，掀起了一股興盛的研究風潮，尤其是核武的恐怖毀滅特性，在美蘇兩極冷戰時期有效發揮了嚇阻功能，使嚇阻研究達到巔峰狀態。然而，因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的轉變，嚇阻概念已逐漸由兩極對抗的相對性擴展至多面性，過去與蘇聯同一陣營的北韓開始積極發展核武，為美國的延伸性嚇阻帶來更高的困難度與複雜性。北韓雖曾在蘇聯的要求下，於 1985 年加入《核不擴散條約》，卻仍持續秘密進行核武計畫，並且配合其戰爭邊緣政策之運用，數次威脅退出條約，以獲取經濟援助等利益，維

⁸¹ Robert O. Keohane, "Twenty Years of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2(June 2012), pp. 125-138, 轉引自盧業中,「當前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以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以來為例」,前引文,頁 148-149。

⁸²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3(1994/1995), pp.8-9.

持金氏政權之延續。不受《核不擴散條約》約束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的北韓，為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性。

美國自二戰結束之後在日本與韓國的駐軍，以及透過區域內各國軍事同盟關係所建立的核保護傘，構成了東北亞地區可信的延伸性嚇阻，其具威脅性的報復能力，使得北韓不敢輕易發動戰爭，這也或許證明了延伸性嚇阻確實發揮效果，並且使區域內周邊盟國能夠信任美國延伸性嚇阻的保護能力。

面對北韓的威脅，美國除了維持既有的嚇阻，其北韓政策在不同總統執政下也有所差異。柯林頓總統以直接接觸的方式，與北韓簽訂《框架協議》，使第一次核武危機得到暫時解決；小布希總統則是拒絕與北韓直接進行雙邊談判，進而促成了六方會談的形成。透過六方會談機制，第二次核武危機得到暫時的和緩，然而好景不常，北韓在六方會談敗局後挑釁動作不斷，其導彈試射和核試爆更是較以往頻繁。在缺乏國際多邊機制的情況下，嚇阻儼然成為了美國政府面對北韓問題主要運用的手段之一，為了使北韓不輕易採取破壞現狀的行為，美國的延伸性嚇阻在歐巴馬及川普總統執政之下，是否可發揮應有之效果，值得深入探索。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可得知延伸性嚇阻較直接性嚇阻更為複雜，且所涉及的因素更多元，休斯雖曾提出「軍事力量對比」、「嚇阻國的核心利益」、「嚇阻國的議價行為」及「嚇阻國過去行為」等四項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之變數，然因時空環境不同，未必均適用於本次研究。故筆者藉由探討北韓核武發展背景及透過各項文獻之梳理，列舉出在北韓核武危機案例之中，美國總統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項因素，分別為「核武運用」、「傳統武力運用」、「結盟」及「國際制度」等各項指標，作為檢視及比較歐巴馬與川普對北韓政策成效之基準。

第三章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

本章主要探討歐巴馬政府時期(2009-2017)美國對北韓政策。歐巴馬上任之時，美國適逢金融危機，另因中東反恐戰爭的影響，國力受到重創；而在北韓問題上，六方會談進度停滯不前，核武議題遲遲未解決。在此背景之下，大眾對於歐巴馬政府抱有高度期待，希望在其「改變」的口號之下，進行戰略上的調整，並且能夠與北韓重啟停滯已久的對話，為北韓問題帶來突破。歐巴馬亦於2009年1月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到，願意與北韓政府進行接觸與溝通，展開善意的交往。然而隨著北韓態度的反覆轉變以及不守承諾，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政策從一開始願意開放友善對話的態度，逐漸轉趨為強硬的制裁與冷漠的應對，以下將逐一探討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之形成及施行成效。

第一節 外交理念-重返亞洲

一、歐巴馬政府初期所遇困境

自從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之後，小布希總統就一直將反恐怖攻擊做為外交政策及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然而經過其八年執政之後，美國財政已受到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場戰爭影響而急速惡化，導致國力大不如前。歐巴馬總統上任之時，恰逢美國國際形象低落、海外多年征戰無功、經濟財政遇到困境、國內社會問題湧現，因此世人對於美國政府在國際戰略上如何調整，抱有高度期待。¹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及2008年雷曼兄弟事件所引爆的一連串財務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甚鉅，被許多專家認為是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而2008年受到全球油價與原物料價格上漲所引發之嚴重通膨壓力，加以次貸危機所帶來的信用緊縮，導致美國經濟成長呈現趨緩。²如此不佳的經濟狀況因此限縮了美國的戰略選項，甫上任的歐巴馬政府不但難以保持戰略擴張，甚至必須改採一定程度的收束，降低資源的耗費。事實上，因經濟因素而被迫進行戰略收束對美

¹ 黃介正，「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12期(2009年12月)，頁4。

²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與因應」，*中華經濟研究院*

<https://web.wtocenter.org.tw/file/newsletter/OrderNewsletter/wtoepaper/article136.htm> (2008年10月31日)。

國而言並非史無前例，例如美國在 1929 年遭遇經濟大蕭條時，便曾被迫改採戰略收束以節約國力消耗。³

然而，歐巴馬政府所面臨的另一項戰略困境，為東亞地區在中國國力與影響力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重要性隨之提升，因此使美國陷入了戰略擴張與收束的兩難。美國政府於 2010 年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即指出，中國、印度及俄羅斯等三個「影響力中心」(key centers of influence)，將會是美國政府外交的關注重心；⁴另外，美國國防部於同年發布的 2010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則是指出中國對於其軍隊現代化發展及國家戰略等目標皆未提供清晰透明的資訊，使得美國政府對其推動國防建設的意圖感到懷疑與擔憂。⁵

上述官方文件均顯示了美國政府關注亞洲地區的意圖，惟因受創的經濟尚未恢復，美國必須採用選擇性干預戰略，即在東亞保持前沿部署的同時，敦促區域盟友負起更多的安全責任。⁶易言之，因應國內財政與經濟狀況欠佳及亞洲地區日與俱增的影響力，歐巴馬在上任初期即確立了美國重回多邊主義的路線。

二、亞太戰略的形成過程

歐巴馬政府執政後，即透過各種場合及官方文件宣示其重返亞洲的決心，並後續提出「轉向亞洲」及「亞太再平衡」等戰略，以下針對其亞太戰略形成的過程分別概述之：

(一) 重返亞洲宣示

歐巴馬總統甫上任即強調，其本人為美國建國二百餘年來，與亞洲太平洋地區關係最密切的總統。2009 年於日本勝利廳發表的演說中，歐巴馬更宣示其為「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並在諸多場合中，強調美國於亞太地區密不可分的關係，表示美國無論在地緣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以及經濟上

³ 張凱銘，「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11 年秋季號)，頁 181。

⁴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Obama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May 1, 2010), pp.3.

⁵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29786> (February 2010), pp.60.

⁶ 張凱銘，「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前引文，頁 181。

都是名符其實的太平洋國家。⁷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 2009 年 7 月出訪亞洲時參加第十六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期間除代表美國與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並正式宣布美國將重返並重新領導亞洲，清楚地表示「美國回來了」(United States is back)，作為歐巴馬政府將戰略重心由中東調整至亞洲的宣示。⁸

(二) 轉向亞洲

希拉蕊於 2011 年 10 月於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的演講中，提出美國將會轉向(pivot)至亞洲，並且具體列舉強化雙邊安全同盟關係、深化與新興強權的合作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機制、擴張貿易與投資、形塑廣泛部署的軍事存在以提升民主與人權價值等六項重要行動(six key lines of action)。⁹同年 11 月份，希拉蕊另在《外交政策》期刊撰文表示美國轉向亞洲的政策與決心，因亞太地區攸關美國的重要國家利益，美國必須重返亞洲以維持區域權力平衡。¹⁰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Ben Rhodes)另於當月份首度正式提出「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概念，表示美國已結束伊拉克戰爭並開始從阿富汗撤退，因此會開始轉而重視亞洲地區。儘管國內財政狀況不佳，美國仍會維持亞洲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持其安全與穩定。¹¹

(三) 亞太再平衡

2012 年，美國國防部公布的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官方報告中提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the Asia-Pacific)概念，並指出因應亞洲地區的重要性，美國將會重視與盟邦的合作關係，並擴展與亞太地區新興盟邦的合作網絡，以確保集體能力及維護共同利益的能力。¹²歐巴馬並於當

⁷ 黃介正，「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前引文，頁 2。

⁸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u,”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271.htm> (July 21, 2009).

⁹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1/176999.htm> (November 10, 2011).

¹⁰ Hi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October 11, 2011).

¹¹ “Press Briefing Previewing the President’s Trip to Hawaii,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11/9/2011,”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09/press-briefing-previewing-presidents-trip-hawaii-australia-and-indonesia> (November 09, 2011).

¹²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月的「國防戰略回顧」(Defense Strategic Review)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將會持續強化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即便預算減少，也不能以損失這個重要地區作為代價。¹³同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於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中，向區域盟友與夥伴說明亞太再平衡具體做法，明確指出亞太地區與美國繁榮和安全緊密連結，除與區域內國家合作外，美國將透過創新性的輪替部署，重新配置亞太兵力，並預計在2020年將60%的戰艦部署在太平洋地區，改變過去大西洋與太平洋各佔50%的兵力配置。¹⁴

三、重返亞洲的重要性與意涵

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乃是基於國際現實環境的考量，首先是亞洲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讓美國政府必須與亞洲國家合作，以刺激或提升美國貿易出口，提振其受重創的經濟；其次則是中國各方面的崛起，讓美國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極有可能影響與衝擊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必須透過「再平衡」，重新檢討兵力部署，在美國政府預算削減的情況下繼續維持亞洲地區的軍事存在，並且強化區域內盟國戰力和對美國的依賴，重新主導與獲得區域內支配秩序之權力。

歐巴馬政府認知到美國實力已不如過去，因此無法再透過單邊主義進行武力干涉，而是應該盡快讓國力恢復，避免再次陷入戰爭的泥沼。因此在處理國際議題上積極倡導多邊合作和集體行動，盡量管控危機而非奢望解決危機，並將外交重心置於經濟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讓美國得以維繫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學者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認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是必須的選項，然而太過盛氣凌人的行為又反倒會讓中國感到不安全，因此美國應該要採取堅定卻隱晦(subtle)的政策，對亞洲地區持續地投入關注以及資源，維持區域內足夠的軍事力量，確保長期的國家利益與宏觀的區域發展前景。¹⁵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dod/defense_guidance-201201.pdf (February, 2012), pp.2.

¹³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Defense Strategic Review,”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1/05/remarks-president-defense-strategic-review> (January 05, 2012).

¹⁴ “U.S. Will Put More Warships in Asia: Panett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sia-security-idUKBRE85100Y20120602> (June 2, 2012).

¹⁵ Bonnie Glaser, “Pivot to Asia : Prepare f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413_gf_glaser.pdf (2012).

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快速現代化進程，以及推動總體國防建設的目標，可能將在未來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地位構成威脅。作為因應，美國未來在亞洲地區仍將以日本與南韓兩大傳統盟友，作為區域戰略部署基石，並強調將繼續維持美國在日、韓二國的軍事存在，以維持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¹⁶

國務卿希拉蕊在2009年2月13日至紐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發表演講，強調美國政府將會強化與亞洲的聯繫，並追求與北京的正向關係，以利美國的和平、進步與繁榮。另外在北韓議題方面，希拉蕊強調美國必須嚴肅看待北韓核武發展一事，因其對東北亞安全帶來最尖銳(acute)的挑戰，另表示將致力於與中國、日本及南韓的協商，爭取重啟六方會談，共同解決北韓問題。若北韓同意全面性且可驗證地停止核武計畫，美國將願意與其建交並提供援助、以和平條約取代既有的兩韓停戰協定及幫助北韓人民滿足民生需求。¹⁷希拉蕊首場重要外交政策演說，為歐巴馬外交政策的重要信號，也確立了美國欲維持其在亞洲影響力的企圖。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相當成分也是在嚇阻北韓，企圖迫使北韓回到談判桌，並遵守國際體制規範。

第二節 「戰略忍耐」政策形成過程及原因

在歐巴馬政府執政八年期間，「戰略忍耐」是對北韓的主要政策，而其政策乃是因應當時國際整體情勢而制定。2010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國際情勢在21世紀所面臨的情況與以往不同，在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結構下，現今威脅已並非依靠單一國家就可以解決，需要的是各國共同面對挑戰。¹⁸也就是說，「戰略忍耐」是建立在「亞太再平衡」的原則上，戰略忍耐政策講求盟邦間的溝通與合作，因此在面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時候，也不單單僅是美國單獨承擔，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必須與盟國密切合作。此外，由於北韓過去反覆不定及輕信寡諾的紀錄，歐巴馬政府對北韓僅保持最低的限度的接觸，以下就

¹⁶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op. ci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pp.66.

¹⁷ “Hillary Clinton: We Are Ready to Listen to Asia,” *Asia Society*, <https://asiasociety.org/hillary-clinton-we-are-ready-listen-asia> (February 13, 2009).

¹⁸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op. ci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pp.33.

戰略忍耐政策形成過程及原因分別概述之：

一、「戰略忍耐」政策形成過程

在老布希政府執政的最後幾個月，六方會談進度已漸漸停滯，自從 2008 年底後就再無任何實質進展。而歐巴馬曾於 2007 年競選總統期間於《外交事務》期刊撰文，表示面對北韓的威脅，美國政府應採取持續、直接且積極的外交手段，改變過去小布希政府缺乏對話機制的北韓政策，¹⁹隨後歐巴馬更於 2009 年 1 月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到，願意與北韓政府進行接觸與溝通，展開善意的交往。在此背景之下，大眾在歐巴馬上任之初對其保持高度期待，希望能夠重啟停滯已久的對話，為北韓問題帶來一些突破。²⁰

然而，這些期待在歐巴馬上任不久後，就在北韓的挑釁之下遭到破滅。2009 年 4 月，北韓進行了長程導彈的試射，卻宣稱只是發射衛星的試驗。同年的 5 月份，北韓更進行了第二次核試爆，再次明確地展現北韓不放棄發展核武的意圖。美國因此予以嚴厲譴責，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致同意下對北韓實施第 1874 號決議制裁，強烈譴責北韓第二次核試爆，並列出限制北韓武器進出口、檢查北韓船隻、防止外部資金流入北韓等各項制裁作為，然而北韓卻並未因此改變行為，反而更加勇於挑釁，美國政府內部因此開始產生面對北韓問題時需保持足夠耐心的言論。²¹

2009 年 6 月份，歐巴馬簽署了就任後第一項針對北韓的行政命令，由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對北韓公司實施單邊制裁，意圖向北韓政府施壓及表達不滿，使美國與北韓之間的關係降到了冰點。同年 8 月份北韓政府態度改變，向美國釋出希望前總統柯林頓親自赴北韓的訊息，以釋放關押五個月的兩名美國女記者，因而實現了歐巴馬上任後雙方首次高層接觸，雙方透過對話達成共識，該次會晤被視為是歐巴馬任內與北韓對峙的破冰，也為日後對話打開了一扇窗口。²²

¹⁹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07-07-01/renewing-american-leadership>.

²⁰ Changsop Pyon, "Strategic Patience or Back to Engagement? Obama's Dilemma on North Korea," *North Korean Review*, Vol. 7, No. 2 (FALL 2011), pp.74.

²¹ *Ibid*, pp.75.

²² 劉俊波，「從戰略忍耐看奧巴馬的對朝政策」，*國際問題研究*，2010 卷 6 期(2010 年 11 月 13 日)，頁 60。

2009年9月11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願意在恢復六方會談之前與北韓官方進行兩國的雙邊對話，因此促成美國對北韓政策特別代表(United Stat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North Korea Policy)博斯沃斯(Stephen W. Bosworth)於同年12月訪問北韓，進行歐巴馬任內首次與北韓的雙邊正式對話。然而，該次對話雖然達成部分共識，但卻未在關鍵的去核化議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反而進一步暴露了雙方難以彌合的分歧，雙方都不願在重大議題上絲毫讓步，北韓依舊未對重返六方會談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承諾。²³

回國後，博斯沃斯表示美國暫時沒有與北韓對話的打算，而為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各國需要保持戰略耐心。²⁴希拉蕊則是在對該次訪問的評價中，聲稱美國對北韓的政策是持續與六方會談盟友保持密切協調，同時對北韓採取「戰略忍耐」。²⁵隨後希拉蕊在2010年5月份訪問南韓時，更是與南韓總統李明博達成「戰略忍耐」的共識，重申只有北韓在核武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後，美國才會與北韓接觸，重啟六方會談。²⁶北韓核武議題長久停滯無進展，最終促使歐巴馬政府採取「戰略忍耐」政策的決定，也就是除非北韓徹底改變其行為，並且對於去核化進程展現真實的保證與承諾，否則美國政府將在北韓核武問題及六方會談採取靜觀其變、以靜制動的態度，不主動接觸北韓進行任何對話及談判；同時強化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並積極引導國際社會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及外交孤立，透過多邊模式向北韓施壓，以迫使北韓改變行為。

二、「戰略忍耐」政策形成原因

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最主要是因應北韓過去的行為而產生，過去與北韓的交手經驗讓美國政府對北韓深具不信任感，北韓一貫的模式是先製造危機，再藉由談判協商來妥協讓步，最後再給予不會遵守的承諾。²⁷在過去與北韓的互動中，

²³ 同前註，頁60。

²⁴ Mari Yamaguchi, "US: Time for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Korea," *Newsday*, <https://www.newsday.com/news/world/us-time-for-strategic-patience-with-nkorea-1.1650153> (December 12, 2009).

²⁵ "Clinton Calls 'Exploratory' Meeting with North Korea 'Quite Positive'," *VOA*, <https://www.voanews.com/archive/clinton-calls-exploratory-meeting-north-korea-quite-positive> (December 10, 2009).

²⁶ "Diplomatic Stance Trumps Tough Talk on North Kore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0/0526/Diplomatic-stance-trumps-tough-talk-on-North-Korea> (May 26, 2010).

²⁷ Charles L. Prichard and John H. Tilelli Jr., "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國在大多情況下處於一種被動選擇的情況，也就是在北韓核武危機面前，美國僅能選擇與北韓對話緩和危機，或是採取強硬政策而導致危機升級；而一次次的危機雖然促成了雙方的對話並達成相關協議的簽訂，但協議最終都還是落空。歐巴馬政府從中得到教訓，認為美國必須採取堅定而冷靜的態度，在外交應對上以美國為主，化被動選擇為主動，以打破北韓核武問題上一再出現的「危機-緩和-危機」惡性循環。²⁸2012年2月29日，美國與北韓簽訂了「閏日協定」(Leap Day Deal)，美國同意提供食物以換取北韓停止核試爆、長程飛彈試射以及其他核子相關活動，北韓也允諾國際原子能總署檢查人員重返寧邊監督核子設施的拆除。然而，僅過了16天，北韓就宣布要使用長程飛彈的技術發射衛星，該次事件使歐巴馬政府更堅定地認為北韓是相當不可靠的談判對象。²⁹美國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Tom Donilon)曾表示，美國絕不會參與一場接受空頭承諾(empty promises)或是向威脅讓步的遊戲。³⁰

除了北韓過去不受信任的行為之外，另一項因素則是學者們對於北韓即將崩潰的預測。2010年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成功地推翻了獨裁政權，並且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亞及葉門等各國，引發阿拉伯之春，當時所造成的連鎖骨牌效應使許多學者認為北韓很有可能是下一個會遭到顛覆的政權。尤其這些西方學者眼看北韓惡劣的經濟狀況、國外資訊內流、社會監視系統的瓦解、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政權轉移等現象，紛紛認為北韓的崩潰乃是指日可待之事。³¹事實上，這種崩潰論(collapsism)在1990年代也曾出現過，當時的學者同樣列出數種指標來認定北韓距離崩潰之日不遠，例如1994年金日成過世後的不穩定政權、無法挽救的經濟狀況、社會逐漸浮現的不服從性、以及僵化的政權體制等因素。³²因此，2011年金正日的逝世，更是讓北韓崩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4 (June, 2010), pp. 9.

²⁸ 劉俊波，「從戰略忍耐看奧巴馬的對朝政策」，前引文，頁61。

²⁹ Dongsoo Ki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trategic Patienc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Vol.9 No.1(December, 2015), pp.38.

³⁰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president-united-states-an> (March 11, 2013).

³¹ Victor Cha and Nicholas D. Anderson, "A North Korean Spr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5, No. 1 (Winter 2012), pp.7-24; Victor Cha, "North Korea's Moment of Truth,"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4/11/18/opinion/north-korea-un-resolution-kirby/> (December 27, 2011).

³² Jong Kun Choi, "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8 No.4(2015), pp.59.

潰的預測喧囂塵上，例如車維德(Victor Cha)曾於當時表示北韓即將結束，其政權將難以維持超過幾個月的時間。³³裴敏欣(Minxin Pei)亦曾撰文寫道，相關研究顯示在現代獨裁政權的第一代領導人之中，四位只有一位能夠成功轉移政權給其子，而將權力順利轉移至第三代的案例更是前所未有。³⁴這些認為北韓即將崩潰的說法，使美國政府更為堅信其對北韓採取靜止且被動的政策，學者們亦認為藉由戰略忍耐政策和持續制裁的同時進行，北韓的瓦解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第三節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及日、韓反應

一、歐巴馬北韓政策施行成效

歐巴馬對北韓所採取的戰略忍耐政策為「接觸」與「施壓」並行的雙軌政策，也就是不排斥對話，惟北韓須首先徹底改變行為，美國才會與其「接觸」，給予進一步的保證及援助；若北韓不願放棄其核武發展，美國則會藉由聯合國多邊制裁及與日、韓聯合軍演對其進行「施壓」，透過「胡蘿蔔與棍子」(carrot-and-stick)並行政策，使北韓願意重回談判，進而達成可驗證且徹底的無核化。部分學者認為核武為北韓的核心問題，因此必須要使用長期的手段對應，而戰略忍耐政策若可維持其一致性和原則性，在長期上將可見效果。³⁵

在歐巴馬第一任期內，美國政府採取高層對話與多邊經濟制裁並行的方式，希望迫使北韓停止挑釁行為，重回六方會談。例如，美國對北韓特別代表曾於 2009 年 12 月、2011 年 7 月及 2011 年 10 月與北韓進行三次高層對話；此外，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更於 2011 年 4 月期間造訪北韓與其高層進行會晤。最後，美國於 2012 年 2 月 23-24 日與北韓進行雙邊對話，並於 2 月 29 日達成「閏日協定」，美國答應以食物援助換取北韓停止核武進展，該協定曾被認為可能是重啟六方會談的希望，³⁶然

³³ Victor Cha, "China's Newest Province?"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1/12/20/opinion/will-north-korea-become-chinas-newest-province.html> (December 19, 2011).

³⁴ Minxin Pei, "Get Ready for DPRK Collapse,"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0/05/get-ready-for-dprk-collapse/> (May 12, 2010).

³⁵ Changsop Pyon, "Strategic Patience or Back to Engagement? Obama's Dilemma on North Korea," *op. cit.*, pp.77.

³⁶ Kim Hyun,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nz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39(2017), pp. 51.

而卻因北韓使用長程飛彈的技術發射衛星，使得美國立即取消援助，雙方數年以來取得的進展因此付諸流水，歐巴馬政府亦更堅定地認為主動對北韓釋出善意並非明智之舉。

有鑑於此，歐巴馬政府自第二任期起，徹底放棄與北韓對話接觸，轉而提高制裁強度，希望迫使北韓回到談判桌。但甫上任的金正恩因必須鞏固政權，故不願讓步，持續地進行各種測試提升核武及導彈能力。因應北韓不斷的挑釁，歐巴馬政府以一次比一次嚴厲的聯合國多邊制裁作為回應，於是如此的模式在歐巴馬的第二任期內不斷重複。³⁷除了嚴厲的經濟制裁以外，歐巴馬政府也強化與盟邦的安全合作，以嚇阻北韓的挑釁行為。例如，2015年6月，美國與韓國擬定了一份新的共同作戰計畫 OPLAN 5015，將對北韓核設施與飛彈採取先制攻擊及斬首行動，納入朝鮮半島作戰應變項目之一，並隨後於2016年開始將該計畫納入演習項目之中演練。³⁸因應北韓於2016年頻繁進行核試爆及導彈試射，美國更於同年7月與韓國協商同意後，在韓國部署終端高空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提升盟國對抗北韓導彈威脅的能力。³⁹

即便歐巴馬政府透過多邊方式對北韓實施嚴厲制裁，北韓仍沒有停止發展核武及導彈的跡象，甚至不斷地取得進展。在歐巴馬任期內，北韓共曾進行四次核試爆，以及約50次的導彈和飛彈試射。在2016年底，北韓被認為已具備能夠製造10顆核彈頭的鈾元素，再加上鈾濃縮設施所能生產的6-8顆核彈，合計已能夠製造約16-18顆核彈。⁴⁰北韓如此快速的核武進展，使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在其第二任期內受到許多學者抨擊，認為北韓政權非但未如當初所預期地瓦解，甚至還取得了更具威脅性的核武能力。⁴¹缺乏溝通對話的戰略忍耐政策，不僅使歐巴馬政府無法真正瞭解北韓發展核武的意圖，同時也無法讓北韓認知美國及盟國對於致力和平無核化的承諾。

³⁷*Ibid.*, pp. 51-52.

³⁸ “In Drills, U.S., South Korea Practice Striking North’s Nuclear Plants, Leader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drills-us-south-korea-practice-striking-norths-nuclear-plants/2016/03/06/46e6019d-5f04-4277-9b41-e02fc1c2e801_story.html (March 7, 2016).

³⁹ “THAAD To Officially Deploy to South Korea,” *DefenseNews*, <https://www.defensenews.com/home/2016/07/08/thaad-to-officially-deploy-to-south-korea/> (July 8, 2016).

⁴⁰ Daryl G. Kimball, “Recalibrating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armscontrol.org/Issue-Briefs/2017-02-01/Recalibrating-US-Policy-Toward-North-Korea> (February 2017).

⁴¹ Jong Kun Choi, “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 *op. cit.*, pp.62.

美國被動地等待北韓做出改變，卻反倒讓北韓不停地發展核武，情況持續惡化。⁴²

造成戰略忍耐政策成效不如預期的一項主因或許為北韓將核武視為鞏固其政權的重要資產，故不願意為了經濟援助等誘因而輕易放棄核武發展。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學者利特瓦克(Robert S. Litwak)指出，在金正恩眼裡，核武是無法用億萬金錢交換的「珍寶」，只要美國的威脅存在，北韓就必會在質與量上持續地擴張其核武能力。⁴³

另一項原因則是美國對北韓的錯誤評估(miscalculatio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AIS)學者威特(Joel S. Wit)認為歐巴馬政府當時制定戰略忍耐政策，乃是基於對北韓情勢的評估，包含衰弱的北韓將會需要藉由提升與美國的關係來尋求協助、以及只要持續孤立北韓，北韓遲早會瓦解等因素。⁴⁴然而，這些假設卻沒有因應實際情況作調整。事實上，北韓在嚴厲制裁、外交孤立及經濟衰退等困境中意外地展現了強大韌性。2016年，北韓的經濟成長率為3.9%，為近20年以來最佳表現，北韓顯然並未因國際制裁而衰弱。⁴⁵

北韓之所以未如預期地衰弱，中國為主要關鍵角色。中國雖表面上聲稱支持促使北韓無核化，然而卻因擔心北韓政權崩潰，故並未積極對北韓施壓。對於中國而言，避免北韓政權瓦解比推動北韓無核化更為重要，因為作為中國的緩衝帶，北韓政權的崩潰不僅會造成大量難民流入，更會使得美國有機可趁。⁴⁶事實上，北韓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在歐巴馬政府期間逐年提升。長久以來，中國一直為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2016年中國更是佔北韓貿易量的92.5%，為史上最高。而即便在聯合國安理會第2270及2321號決議制裁後，北韓於2016年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仍有6%的成長，⁴⁷顯見中國並未積極配合國際間對北韓施壓，反而暗地裡援助北韓，避免其崩潰。歐

⁴² *Ibid.*, pp.64.

⁴³ Robert S. Litwak, "Preven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Breakout," *Wilson Center*(2017), pp.65-66. 轉引自 Kim Hyun,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op. cit.*, pp. 55.

⁴⁴ Joel S. Wit, "Trapped in No-Man's-Land: The Future of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US-Korea Institute at SAIS*, (June 2016), pp.10-11. 轉引自 Kim Hyun,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op. cit.*, pp. 56.

⁴⁵ "North Korea 2016 Economic Growth at 17-Year High Despite Sanctions - South Kore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northkorea-economy-gdp-idUKKBN1A6083> (July 21, 2017).

⁴⁶ Eleanor Albert,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 (June 25, 2019).

⁴⁷ Kim Hyun,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op. cit.*, pp. 57.

巴馬政府最初採取戰略忍耐政策，係希望透過對北韓的外交孤立及國際制裁，加上內部政權接替的可能造成的不穩定，加速北韓政權的崩潰。然而，面對受到中國經濟援助的北韓，歐巴馬政府卻未隨之調整對北韓政策，使戰略忍耐政策未如預期地發揮其效果。

二、檢視歐巴馬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戰略忍耐政策雖然未發揮預期效果，且北韓核武能力不斷提升，對區域安全造成威脅，然在其任內期間並未有衝突發生。依照許多學者對於嚇阻理論的定義，嚇阻是否發揮效用係以爆發衝突或戰爭與否來判定；如此看來，歐巴馬政府在戰略忍耐政策下，其對北韓的延伸性嚇阻或許符合理論定義，並且成功發揮嚇阻功效。本節主要以延伸性嚇阻的角度檢視歐巴馬對北韓政策，並且以第二章所列舉之各項國家領導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因素，探討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嚇阻成效，以利在後續章節進行比較。

(一) 核武運用

2009年10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及韓國國防部長金泰榮(Kim Tae-young)召開安全諮商會議(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SCM)，並於聯合公報重申美國對於提供韓國核保護傘的承諾，並且強調延伸性嚇阻除了核保護傘以外，防空飛彈及傳統軍力也同樣具有嚇阻北韓的重要功能。⁴⁸美國國防部於2010年發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NPR)亦強調美國將致力於降低對核武的依賴，並更加重視其他傳統軍事力量的運用。然而在裁減核武的同時，必須確保其核武能力仍足以維持對擁核國的延伸性嚇阻。⁴⁹要言之，歐巴馬政府認為核武雖仍為構成延伸性嚇阻的重要角色，然其重要性已與過去有所不同，傳統武器科技的進步使美國僅需保持有限度的核武來嚇阻對方的核武攻擊。

除此之外，歐巴馬的「不首先使用核武」(No-First-Use)理念更是與其裁減核武的政策相呼應。2016年7月，歐巴馬曾再度考慮針對核武政策採取重大變革，其中一

⁴⁸ “41st U.S.-ROK 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Joint Communique,”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091022004300315> (October 22, 2009).

⁴⁹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 (April, 2010), pp.28.

項便是正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⁵⁰惟最後仍因區域內盟邦的擔憂，並無正式宣布。⁵¹不過即便如此，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依然於 2017 年任內最後一場有關國家安全的演講中表示，考量到美國先進的傳統武器科技及當前國際環境，實在難以想像有任何一個必須要首先使用核武的合理場景。⁵²

(二) 傳統武力運用

歐巴馬政府認為美國須不斷重申其延伸性嚇阻政策，以維持對盟邦的安全承諾，而延伸性嚇阻除了眾所皆知的核保護傘之外，另更需藉由傳統武力及飛彈防空等軍事力量共同構成。⁵³美國在盟邦領土的傳統軍事存在即為構成延伸性嚇阻的其中一項關鍵，而除了這些部隊本身既有的戰力之外，美國能夠迅速增援這些海外部隊的可能性，更是形成了有效的嚇阻，使得潛在侵略國不敢輕易侵犯美國盟邦。⁵⁴

歐巴馬政府在 2010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認為必須持續與日、韓等盟邦合作，維持其駐軍所帶來的延伸性嚇阻，以確保區域穩定並提供盟邦安全保證。另外，美國政府亦表示將致力於增加區域性嚇阻及快速應變能力，並且尋求與盟邦建立更有效率應變能力的機會。具體而言，美國政府承諾在朝鮮半島建立一支具有彈性的傳統武力，視對手所使用的軍事力量而彈性反應，如此方能清楚傳遞一種清楚的訊息給潛在侵略國，也就是若有任何侵略美國盟邦的行為，美國將運用有效率且符合比例 (proportionate) 的快速打擊，使其無法達成侵略企圖。⁵⁵另一項在報告中所提到有關傳統武力的理念，則是美國希透過與盟邦軍隊的共同訓練提升作戰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以有效嚇阻對手。美國認為聯合作戰能力（或即便僅是快速達成聯合作戰的能力）具有相當的嚇阻效果，可讓潛在侵略國認知美國與盟邦的聯合部隊的

⁵⁰ Josh Rogin, "Obama Plans Major Nuclear Policy Changes in His Final Month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obama-plans-major-nuclear-policy-changes-in-his-final-months/2016/07/10/fef3d5ca-4521-11e6-88d0-6adee48be8bc_story.html (July 10, 2016).

⁵¹ "Obama Unlikely to Vow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06/science/obama-unlikely-to-vow-no-first-use-of-nuclear-weapons.html> (5 Sep, 2016).

⁵²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on Nuclear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7/01/12/remarks-vice-president-nuclear-security> (January 12, 2017).

⁵³ "Joint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on Fiscal Year 2013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Budget Request for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Forces Programs,"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S. Senate* (March 28, 2012), pp.6.

⁵⁴ Justin V. Anderson and Jeffrey A. Larsen,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llied Assurance: Key Concept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for U.S. Policy,"

USAF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ptember 2013), pp.95

⁵⁵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op. cit.*,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29786>, pp.66.

可信戰力，並且相信能夠對其傳統部隊帶來難以忍受的損害。⁵⁶

(三) 結盟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各项雙邊同盟體系主要為冷戰期間為對抗共產主義擴張而設。隨著蘇聯的瓦解，後冷戰時期區域內的共同安全威脅看似已不存在，美國的亞太盟邦不再有配合美國戰略以維護自身安全的迫切需求。⁵⁷加上中國經濟影響力逐漸提升，部分亞洲地區國家因而向中國靠攏，使得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一度鬆動。

因應中國的崛起，歐巴馬政府上任即推動重返亞洲政策，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是強化同盟條約、深化與區域崛起國家之夥伴關係、建立有效區域合作架構、提升貿易與投資質量、將美國軍力部署現代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洲、菲律賓、泰國的同盟條約，以及新加坡、印尼、台灣等的安全合作關係，是美國在亞太戰略地位中的基石，這些關係將持續確保亞太地區的穩定，並強化美國在此區域的領導地位。⁵⁸

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歐巴馬政府認為南韓的參與是不可缺少的。南韓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是美國在東亞戰略的重要成分，也是美國進行「再平衡」的關鍵支持力量。2010年3月天安艦事件之後，美國全力支持南韓的外交及對北韓政策，並增加與南韓聯合軍演次數；此外，歐巴馬政府比照美、日間既有的模式，在2011年10月首次進行美、韓之間外長和防長的「二加二會談」。⁵⁹2012年6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二次對話，美國重申將動用包括傳統武器與核武在內的所有美國軍事力量來協防南韓。美國防部長潘內達更表示，作為「亞太再平衡」的一部分，美軍將繼續在南韓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並透過拓展與日本的三邊合作以加強同盟關係；⁶⁰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於2012年宣告將釣魚臺「國有化」，引起與北京之間的緊張情勢。歐巴馬政府當時雖表面上維持中立態度，希望爭端能和平解決，不過仍以《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

⁵⁶ *Ibid.*, pp.26.

⁵⁷ 張凱銘，「多重平衡觀點下的美國亞太戰略」，APEC 通訊，第157期（2012年10月），頁7。

⁵⁸ 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s://www.npf.org.tw/2/12643>（2013年8月29日）。

⁵⁹ 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年)」，遠景基金會，第14卷第2期(2013年4月)，頁20-27。

⁶⁰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Kim Sung-Hwan and Korean Defense Minister Kim Kwan-Jin After Their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6/192400.htm> (June 14, 2012).

臺為名，間接支持日本的主權聲索。⁶¹

在經濟合作方面，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0 年 9 月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說明美國外交政策，即表示「美國回來了」，並強調美國將強化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關係、完成《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簽訂、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並且深化和東亞高峰會議(East Asia Summit, EAS)的聯繫。⁶²

亞洲國家儘管在經濟上已加深了對於中國大陸的仰賴，在安全議題上，他們寧願相信美國的勢力與意志，可以幫助他們對抗北京的施壓。為了因應複雜多變又多元議題所挑起的亞洲變局，美國乃成為中國大陸以外的許多亞洲鄰國認為不可缺少的穩定力量。

(四) 國際制度

歐巴馬政府在「再平衡」的戰略下，清楚表達亞太區域各國遵守國際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國防部長潘內達在 2012 年 6 月於香格里拉對話上發表演說時，便曾對美國的在亞太再平衡戰略內涵進行詳細說明。潘內達指出，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和亞太地區命運與共，另則考量到區域內近年來不僅經濟發展蓬勃，安全議題與主權領土爭端也日益增加，因此美國有必要加強對亞太地區的參與。為達前述目標，潘內達提出四項基本戰略原則，其中第一項便是「遵守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共同原則」，美國要求亞太各國必須尊重國際法規與行為準則，以和平解決爭端、維持自由貿易，並保障海洋、天空與網際網路等公共空間的自由無阻。⁶³

除此之外，歐巴馬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也顯見於其藉聯合國安理會推動核不擴散理念。2009 年 9 月，歐巴馬主持聯合國安理會第 6191 次會議，該次會議為首次針對核不擴散與核裁減議題而舉辦，而歐巴馬更是第一位主持安理會會議的美國總統，針對核不擴散、裁減核武、打擊核恐怖主義等三項主要目標訴求並達成共識，一改過去

⁶¹ 「美國表態 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範圍」，Yahoo! 新聞，<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5%9C%8B%E8%A1%A8%E6%85%8B-%E9%87%A3%E9%AD%9A%E5%8F%B0%E7%B4%8D%E5%85%A5%E7%BE%8E%E6%97%A5%E5%AE%89%E4%BF%9D%E6%A2%9D%E7%B4%84%E7%AF%84%E5%9C%8D-073452283.html> (2012 年 7 月 10 日)。

⁶²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event/conversation-us-secretary-state-hillary-rodham-clinton-2> (September 8, 2010).

⁶³ 張凱銘，「多重平衡觀點下的美國亞太戰略」，前引文，頁 7。

小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與迴避裁減核武路線，採取多邊的國際合作途徑，推動國際制度在核不擴散的積極角色。⁶⁴

另外在北韓問題上，歐巴馬上任即強調華府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依然視六方會談為主要機制，除警告北韓必須節制與配合國際社會的要求外，並重申美國希望透過既有的六方會談架構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美國強調在作出任何重大決定前，必將先行與各主要國家與夥伴間，進行密切的諮商與溝通。⁶⁵顯見歐巴馬政府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希望區域內各國能夠藉由資訊的分享與流通，減少判斷錯誤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三、日、韓對歐巴馬北韓政策之態度

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得日本對中國的戒心明顯提升，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下，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政策正好與日本的不安全感互相呼應，使得美日同盟的關係更為緊密。例如，日本在2013年發布「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並將「防衛指針」納入作為改進防衛能力的指標。隨後於2015年再度推出新的「防衛指針」，主張強化美日同盟的嚇阻能力及共同對應能力，以確保美日同盟在安全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並明定下述應執行的共同合作行動：第一、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第二、確保美日同盟的分工與機能廣泛性；第三、確立實際有效合作的機構。相較於1997年的「防衛指針」，2015年的版本更重視具彈性且務實的美日共同反應行動，並主張推動與亞太地區夥伴等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合作，擴大戰略領域的合作，如飛彈防禦、後方支援、裝備防護等項目。⁶⁶

此外，面對北韓的挑釁行為及中國的快速成長，安倍政府認為日本有適度「再軍備」的必要性。安倍多次發起修法，透過集體自衛權的鬆綁與自衛隊的合憲、合法化及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重新建構日本的國家安全機制。因日本在一定情況下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進而提升了面對北韓或中國的挑釁行為時，美日共同對應的能力。⁶⁷曾任歐巴馬政府的國防部核彈防衛政策助理次長(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⁶⁴ 戴政龍，「歐巴馬政府的核外交與核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38期(2012年4月)，頁4-6。

⁶⁵ 李大中，「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1期(2010年7月)，頁21。

⁶⁶ 廖欣慧，「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安全與同盟困境之視角」，*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學位論文*(2018年)，頁95。

⁶⁷ 同前註，頁95。

Defense for Nuclear and Missile Defense Policy)羅伯茲(Brad Roberts)亦撰文指出，美國與日本在歐巴馬政府期間透過許多重要合作加強嚇阻能力及區域穩定，尤其是非傳統武器的引進更是大幅提升區域性嚇阻能力，日本在區域性嚇阻能力上的貢獻良多，並且有效提升了美國安全保證的可信度。⁶⁸

在韓國方面，代表右派的李明博總統在 2008 年上任後，明顯表現出與過去金大中與盧武鉉等兩任左派政府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路線，也就是在北韓政策上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並且在與美關係上採取親近與重新修復同盟關係的立場。2009 年歐巴馬上任後，李明博更是積極配合美國在亞太的利益，使得美韓同盟重回過去的緊密關係。李明博認為北韓的一貫對外作法是，先以挑釁方式威脅南韓，再以讓步作為獲得食物、經濟援助、對美外交接觸等利益，因此希望阻止這樣的惡性循環，而歐巴馬總統也以「戰略忍耐」支持李明博的政策，⁶⁹對李明博政府而言，鑒於北韓過去的反覆不定與輕信寡諾的紀錄，基本上在對北韓政策與歐巴馬政府同調，採取「視而不見」與「靜觀其變」之冷處理模式，故在相當程度上，南韓政府是將其北韓政策交付華府主導，而歐巴馬政府北韓政策的成效，當然也牽動未來兩韓關係的走向。⁷⁰

南韓更在 2010 年的國防白皮書表示，美軍預計擴增至約 69 萬的陸軍部隊人數、160 艘艦艇及 2000 架軍機，為南韓在朝鮮半島發生衝突時的最強力依靠。⁷¹由此可見，南韓在國防安全上的不安全感使其對於歐巴馬政府的軍事保護更加依賴，在南韓尚未發展出能夠獨立對抗北韓軍事威脅的能力之前，在對北韓政策上勢必會受到美國因素與既有的美韓同盟框架影響，因此將南韓國家安全置於美韓同盟框架下最為符合南韓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是建立在「亞太再平衡」的原則上，講求盟邦間的溝通與合作，因此在面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時候，不單單僅是美國單獨承擔，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必須與盟國密切合作。在既有的《美日安保條約》及《韓美共同防

⁶⁸ Brad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No. 1(9 August 2013), pp.1.

⁶⁹ 李明，「美國重返亞太：南韓的視角」，*海峽評論*，261期(2012年9月1日)，頁13。

⁷⁰ 李大中，「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前引文，頁23。

⁷¹ Bruce Bennett, "The Sixty Years of the Korean-U.S. Security Alliance: Past, Present,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17, No. 2(2013), pp. 19-20.

禦條約》架構之下，歐巴馬的戰略忍耐政策更進一步強化了與日、韓的同盟關係。

第四節 小結

歐巴馬總統上任之時，恰逢美國國際形象低落、海外多年征戰無功、經濟財政遇到困境、國內社會問題湧現，因此世人對於美國政府在國際戰略上如何調整，抱有高度期待。其上任後即透過各種場合及官方文件宣示其重返亞洲的決心，並陸續提出「轉向亞洲」及「亞太再平衡」等戰略。因應國際情勢的轉變，歐巴馬政府認知到美國不應再採單邊主義進行武力干涉，而是應該盡快讓國力恢復，避免再次陷入戰爭的泥沼。因此在處理國際議題上積極倡導多邊合作和集體行動，盡量管控危機而非奢望解決危機，並將外交重心置於經濟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讓美國得以維繫其全球霸權的地位。

在北韓問題上，歐巴馬政府在上任初期表示將致力於與中國、日本及南韓協商，爭取重啟六方會談，共同解決北韓問題。鑒於北韓問題在小布希政府停滯不前，歐巴馬於 2009 年 1 月在其就職演說中強調，願意與北韓政府進行接觸與溝通，展開善意的交往。大眾因此對其保持高度期待，希望能夠重啟停滯已久的對話，為北韓問題帶來一些突破。然而，這些期待在歐巴馬上任不久後，就在北韓的挑釁之下遭到破滅，由於北韓不斷的挑釁行為，以及其過去反覆不定及輕信寡諾的紀錄，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戰略忍耐」政策因此而形成。

「戰略忍耐」是建立在「亞太再平衡」的原則上，講求盟邦間的溝通與合作，僅與北韓保持最低的限度的接觸，並重申只有北韓在核武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後，美國及其盟邦才會與北韓接觸，重啟六方會談；同時積極強化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並引導國際社會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及外交孤立，透過多邊模式向北韓施壓，以迫使北韓改變行為。歐巴馬政府除了透過多邊方式對北韓實施嚴厲制裁及外交孤立外，同時也強化與日、韓盟邦的軍事安全合作，以嚇阻北韓的挑釁行為。然而，缺乏溝通對話的戰略忍耐政策，使歐巴馬政府無法真正瞭解北韓發展核武的意圖，加上中國並無積極配合聯合國決議對北韓制裁，使北韓並未如預期受到國際間的完全孤立，美國被動地等待北韓做出改變，卻反倒讓北韓不停地提升其核武能力。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戰略忍耐政策雖未如預期使北韓重回談判，然在其任內期間並未

有衝突發生。為檢視歐巴馬政府對於北韓的延伸性嚇阻是否符合學術界的定義，分別以下列各指標值進行探討：在「核武運用」方面，歐巴馬政府認為核武雖仍為構成延伸性嚇阻的重要角色，然其重要性已與過去有所不同，傳統武器科技的進步使美國僅需保持有限度的核武來嚇阻對方的核武攻擊。此外，歐巴馬對於「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支持更是與其裁減核武的政策相呼應，有助於維持核武「只用於嚇阻」之正當性；在「傳統武力運用」方面，歐巴馬政府認為美國的延伸性嚇阻除了眾所皆知的核保護傘之外，另更需藉由傳統武力及飛彈防空等軍事力量共同構成，並且持續與日、韓等盟邦合作，維持其駐軍所帶來的延伸性嚇阻，以確保區域穩定並提供盟邦安全保證；在「結盟」方面，歐巴馬藉由重返亞洲政策，再度拴緊曾一度鬆動的同盟關係，不僅透過聯合軍演與「二加二會談」提升韓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另也藉《美日安保條約》強化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使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此外，歐巴馬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積極推動，更顯見其對多邊主義的重視；在「國際制度」方面，歐巴馬政府在「再平衡」的戰略下，清楚表達亞太區域各國遵守國際制度的重要性，要求亞太各國必須尊重國際法規與行為準則。而在北韓問題上，歐巴馬仍視六方會談為主要機制，並強調在作出任何重大決定前，將先行與盟邦進行密切的諮商與溝通，顯見歐巴馬政府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希望區域內各國能夠藉由資訊的分享與流通，減少判斷錯誤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不同於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政策的完全強硬姿態，歐巴馬以軍力為後盾的架構下，適度地以柔性、靜態的政治手段處理北韓問題，並且持續強化與日本與韓國的同盟關係，提升區域性的嚇阻能力，雖北韓的核武問題並未解決，但東北亞的安全態勢仍在區域各國合作之下，處於相對穩定的情況。



第四章 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

2017年1月20日，川普成為了美國第45任總統。自川普宣布參選以來，幾乎沒有人期待他會在共和黨初選中勝出，許多專家更斷定川普初始的成功不會延續。然而，在許多共和黨大老的強烈反對下，川普仍贏得了共和黨提名。在總統大選期間，川普大多時候是落後希拉蕊的，選前各家民意調查更大多認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勝選的可能性為七成以上。最後川普卻出乎意外地贏了，川普打敗了許多經驗遠比他豐富的政治菁英。過去毫無公職經驗的川普，主張一切應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不應該再讓其他國家繼續佔美國便宜，並大力批判過去失敗的外交政策。在北韓政策方面，川普則批評歐巴馬政府姑息北韓，使其威脅不斷增長，川普認為美國不應再以冷漠的方式應對北韓，而是要加強施壓力道，逼迫其重回外交對話。本章將逐一探討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之形成及成效。

第一節 外交理念-美國優先

一、 川普從政之背景

(一) 自由主義霸權的式微

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憑藉其世界首強的綜合國力，一直在國際上扮演著捍衛自由民主、維持全球政經秩序穩定的霸權角色，透過承擔巨大責任及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換取及贏得他國之配合與尊重。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人認為霸權有助於制定國際互動的規範，藉提供「公共財」，可維持世界政、經及安全體系穩定。¹許多學者因此以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闡釋二戰結束後美國乃至於國際社會的運作。新自由制度主義從自由主義衍生而來，在二戰後隨著國際組織的蓬勃發展而逐漸受到重視。該學派強調國家間的互惠、認同及國際合作，同時也接受現實主義的論點，同意國際社會為無秩序狀態及國家為自利的。然而，該學派主張國家會為了長遠的國家利益而與其他國家合作。該途徑亦提出霸權國家對國際建制發展具有關鍵作用的論述，常被用來詮釋二戰

¹ 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第33卷第1期（2018年3月），頁47-48。

結束後美國在建立國際秩序上所扮演的自由主義霸權角色。²

身為自由主義霸權的美國試圖在其領導下，擴展與深化一個服膺於自由主義的世界。支持自由主義的學者不認為自由秩序會自然形成或是自動推動下去；反之，他們深信這些秩序必須在堅守自由主義的強大國家積極領導下，才能夠形成或維持。而美國是唯一有資格扮演領導者角色的國家，因此實務上來說，自由主義霸權立基於兩項核心：第一、美國必須維持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強大的力量。第二、美國應利用其優勢地位去捍衛、傳播和深化世界各地的自由價值。美國透過自由主義霸權地位，在冷戰時期維持了其所創建與領導的部分自由秩序。³

隨後蘇聯的解體似乎更明顯地驗證了美國民主典範，使得當時各界普遍蔓延著樂觀的看法，許多學者甚至預期這些民主準則將會深植於世界各地。曾任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Colin Powell)將軍甚至曾在 1991 年調侃：「我身邊的惡魔快消滅完了，我的敵人快沒了。我只剩下卡斯楚和金日成了」。冷戰的勝利似乎為美國的核心理念如個人自由、自由選舉和開放市場做了重要的辯護。當時美國內部普遍的樂觀看法認為，這個世界已經將強權政治拋在腦後，即將穩步地往前邁向一個和平的自由國際秩序。⁴

然而，美國並沒有成功將其深信的政治價值散播出去，一些新興民主政體最終還是回歸了專制統治，美國所引導的政權轉移反而產出了失敗的國家。在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之後幾年間，美國持續支持部分地區殘暴的專制政權；2008 年的金融危機顯現出金融機構的缺陷，讓許多人不禁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開始質疑；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民主受到意識型態兩極化和政黨杯葛的影響而愈加癱瘓，使得新興民主政體在制定憲法時，逐漸選擇效法其他國家而非美國。⁵美國過去曾懷抱著重塑世界的野心，但結果卻不如預期。追求自由主義霸權並未讓美國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或更受歡迎，也沒有讓世界其他地方更寧靜和安全。反之，美國恢復世界秩序的野心在無形中削弱了本身的地位，將混亂播種在其他地區，並且在許多國家造成巨大的威

² 邱奕宏，「從國際建制主義解析川普挑戰全球貿易建制的的原因」，*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2 卷第 1 期（2021 年 1 月），頁 130-132。

³ 史蒂芬·華特著，林詠心譯，*以善意鋪成的地獄*（台北：麥田出版社，2019 年），頁 11。

⁴ 同前註，頁 36-38。

⁵ 同前註，頁 16。

脅。⁶

(二) 川普的崛起

作為華府圈外人的川普，挾著美國民粹主義風潮與民眾對全球化失望的憤怒於2016年角逐美國總統，高舉經濟民族主義大旗及抨擊現行全球體制。川普在競選時期即倡言「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高喊「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對內將透過大幅企業減稅、強化基礎建設等措施來吸引製造業回流與外商投資；對外則批評現有全球貿易秩序與多邊貿易協定，認為世貿無法解決競爭不公平問題。⁷在外交政策方面，川普亦提出多項對現狀不滿之看法，例如他曾公開質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存在價值，並且對於當選後是否會善盡對歐洲盟國的責任持保留態度；他也指控一些亞洲和歐洲的盟國「沒有付出應盡的份額」，並表示如果南韓或日本發展核武或許不是一件壞事；另外他更曾讚美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是「強大的領袖」，且拒絕譴責俄國吞併克里米亞、進行網路攻擊、或是支持在敘利亞殺害數以萬計平民的阿薩德(Assad)政權；川普聲稱限制伊朗核武發展的多邊協定為「糟糕的政策」；並威脅將對中國、墨西哥、加拿大和南韓展開貿易戰。從上述川普的言論及幾場外交政策的訪談中，可看出川普不僅反對國際現有體制，對於國際事務的認知也略顯膚淺且不足。⁸

雖然在總統大選期間，川普大多時候是落後希拉蕊的，但最後卻是贏得了大選，出乎許多專家意料之外。川普的民族主義競選承諾，不僅僅是個人挑戰自由國際秩序下之全球貿易建制的主觀看法，更反映其支持者不滿歐巴馬時期對全球化與多邊主義國際合作的支持。⁹另有學者認為，在川普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之際，即代表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單極時刻已劃下句點，即便最後是希拉蕊勝選也是如此。許多美國人開始認為70年以來美國身為全球領導者的繁重責任既危險又昂貴，已不再合乎美國利益。¹⁰

⁶ 同前註，頁33。

⁷ 邱奕宏，「從國際建制主義解析川普挑戰全球貿易建制的原因」，前引文，頁173。

⁸ 史蒂芬·華特著，**以善意鋪成的地獄**，前引書，頁13。

⁹ 邱奕宏，「從國際建制主義解析川普挑戰全球貿易建制的原因」，前引文，頁172-173。

¹⁰ Ron Huisken, "Donald Trump May Have Already Changed the World," *East Asia Forum*,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6/11/15/does-trump-signal-the-end-of-american-unipolarity/#more-53117> (November 15th, 2016).

二、讓美國再次偉大

2016年川普於競選總統時，即提出「美國優先」的主張，除強調保護主義、更相繼退出多個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著重於美國自身國力的提升，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不顧美國與盟邦關係，並且反對全球化。川普認為美國不應再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世界秩序的公共財，不應再作為世界的領導者，而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也讓許多人民支持川普的論點。於是長期領導著國際秩序的美國突然退出國際舞台，甚至是與其他西方國家決裂，顛覆整個早已習慣二戰以後由美國領導的新自由制度國際社會。

(一) 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川普於2017年12月公布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其將奉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透過「保護美國本土」、「促進美國繁榮」、「藉實力謀取和平」、「增進美國影響力」等作為，實現其「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願景，顯然傾向凸顯「霸權穩定論」之現實主義色彩；然而另一方面，有關自由主義之組成內涵，包括溝通、合作與互賴等，則遭到忽視甚至反駁。¹¹

在川普眼中，信奉國際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作法，他希望讓美國回到後冷戰時期全面主宰的黃金時代，因此主張外交政策應把美國利益放在首位，關注國內事務甚於國際事務。川普認為，美國付出太多的資源維護盟國的利益，卻把價值觀相近的敵人集結在一起，美國人在世界上並沒有因此受到歡迎，他主張終止無意義的國際行動，盟國應承擔自己的防衛費用。美國沒有義務保障盟國的安全，被盟國佔盡便宜。事實上，川普自競選時期即聲明當選後將檢討和盟國的基本條約，若盟國拒絕負擔更多的軍費開支，美國將會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且考慮從東北亞撤軍，允許日本和南韓具備核子武器，不必再依賴美軍的保護對抗中國和北韓的威脅，美國準備讓盟國保衛自己。¹²

2017年1月23日，甫上任的川普立即簽署行政命令撤銷《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¹¹ 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前引文，頁49。

¹² 楊惟任，「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全球政治評論**，第67期（2019年7月），頁40。

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這是歐巴馬政府任內籌劃的經濟整合機制，目的在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但川普在競選期間即批評此協定搶走美國勞工的工作機會，若當選將立即退出。¹³同年 6 月 1 日，川普宣布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宣稱該協定對美國並不公平。川普認為美國遵守協議限制碳排放，但是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卻仍不受限制地使用化石燃料，為了避免美國勞工及納稅人承受不公平的經濟負擔，美國將會退出，不過若國際社會可透過重新談判，達成一個對美國公平的協定，美國會考慮重新加入。¹⁴2018 年 5 月，川普更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或稱 Iran Nuclear Deal)，他批評這項協議讓伊朗得以規避經濟制裁並且獲得資金，未能真正阻止其發展核武及資助恐怖主義的行為，美國將繼續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迫使其放棄發展核武。¹⁵2020 年 COVID-19 新型冠狀肺炎全球大爆發，美國確診與死亡數居高不下，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川普嚴詞抨擊世衛組織因應疫情不當，不但偏袒中國，也忽視了病毒早期傳播的跡象，遂於同年 7 月 7 日宣布將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中止美國每年所需負擔的高額經費，於 2021 年 7 月 6 日正式生效。¹⁶

川普在四年任期內，已帶領美國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及協議，且重啟談判的更是不計其數。川普顛覆了長久以來的國際制度，並拒絕讓美國繼續擔任國際領導者的角色，認為美國不應再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世界秩序的公共財，使得國際社會習慣以久的新自由制度受到挑戰，許多西方國家與傳統盟友亦因其將美國利益視為優先的態度，導致關係有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

(二) 貿易保護主義

在經貿方面，川普政府認為過去美國所強調的自由貿易政策及簽署的協議，並未獲得其他國家完全遵守，對於美國的經貿發展不利。尤其在川普政府所批評的國家之中，中國為最主要的國家，因為中國並未真正採行市場經濟制度，政府對於企業提

¹³ “Trump Executive Order Pulls out of TPP Trade Deal,”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721056> (January 24, 2017).

¹⁴ Michael D. Shear, “Trump Will Withdraw U.S. From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1/climate/trump-paris-climate-agreement.html> (1 June, 2017).

¹⁵ Mark Landler, “Trump Abandons Iran Nuclear Deal He Long Scorned,”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8 May, 2018).

¹⁶ “Trump Will Withdraw U.S. From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7/us/politics/coronavirus-trump-who.html> (June 1, 2017).

供許多協助及保護，有利於與國外企業的競爭，創造出口的優勢，但是卻限制國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形成不公平的競爭。¹⁷

川普大肆抨擊中國竊取美國的工作及科技，透過不公平的貿易導致美國承擔巨大貿易逆差。因此，他在競選時期即宣稱當選後將對中國課 45% 的關稅。川普認為現有自由貿易協定皆不利於美國，他表示將重啟談判來協商對美國更有利的協定；甚至揚言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不進行改革，將不惜讓美國退出。上述的競選承諾不僅反映川普對貿易政策的看法，也凸顯他對全球貿易建制的不滿。¹⁸

由此可知，川普的貿易政策理念是基於對「美國有利」的經濟民族主義。在具體目標上，川普希望透過打擊外國不公平貿易及打開外國市場來強化美國商品出口能力，以達成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目標。在貿易原則上，川普認為貿易應採自由、公平及互惠(free, fair, and reciprocal)原則，並質疑美國過去接受他國在貿易上的歧視與差別對待，主張對那些違反市場機制、運用政府補貼、不遵守公平及互惠貿易的國家，美國應採取單邊貿易制裁以迫使其改變行為。¹⁹

川普貿易保護主義的想法來自於其認為美國過去被全球主義所誤導，而作出利他損己的錯誤政策。例如美國對外承擔過多的安全責任，卻不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美國以犧牲自身國內產業為代價來換取外國產業蓬勃發展；美國在海外花費數以千億的經費，但卻放任自身國內的基礎建設凋零；美國讓其他國家富裕但卻讓自己逐漸衰敗。因此，他認為美國應改以美國利益、美國民眾為優先。²⁰

綜上所述，川普在「美國優先」的主張之下，強調保護主義，並著重於美國自身國力的提升，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事實上，川普重視霸權收益或自願放棄權力與責任，並不同於重回孤立主義。從川普增加國防軍費支出、對待北約的政策轉向，以及在敘利亞、北韓問題的單邊作為來看，反映本質上並不反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其孤立與保護傾向主要聚焦在經貿領域上，目的是「再平衡」美國在各項經貿制度中

¹⁷ 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4。

¹⁸ 邱奕宏，「從國際建制主義解析川普挑戰全球貿易建制的因素」，前引文，頁 173。

¹⁹ 同前註，頁 173。

²⁰ 同前註，頁 174。

的位置與權利義務，確保美國獲得更大實質利益。²¹

三、非典型政治人物

川普曾是一位極具爭議的商界和媒體名人，過去從未擔任公職經驗，缺乏政治訓練，高舉「美國優先」，以民族主義和不干涉原則作為外交政策的依據，和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所奉行的國際主義迥然不同。為分析其執政理念，以下將針對川普成長背景及人格特質進行探究，期能更為理解其外交政策形塑過程。

川普出生於冷戰時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中長大，成長於美國經濟繁榮發展的年代，蘇聯瓦解的後冷戰時期，更使其見證了世界從兩極體系走向以美國為主的單極體系。川普的冷酷與強勢來自於他的成長背景，自幼從事房地產事業的父親便教導他外面的世界很危險，自己必須強悍才能不受欺負，而這也成了他一生信奉的原則。²² 川普大學畢業後即進入父親的房地產公司工作，憑藉高調的作風打下名聲，並同時擁有娛樂公司和飯店休閒事業。川普曾主持過脫口秀節目，擔任美國小姐選美主席，主持世界摔角大賽，並常有桃色緋聞，其多樣化的角色和具爭議性的私生活，迥異於典型美國政治菁英。另外，川普曾多次轉換黨籍，1987年之前為民主黨，1987年加入共和黨，1999年轉投改革黨，並參加2000年的黨內初選，不久後便退出，2001年再次加入民主黨，2009年重新回到共和黨，2011年退出共和黨，2012年第三度加入共和黨，可見川普過去的政治立場反覆不定。²³

2015年，川普參加共和黨黨內初選，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總統候選人，翌年更出乎意料地在選舉勝出。然而該年總統大選卻飽受詬病，除了充斥假新聞之外，川普對種族、移民、性別等方面的偏激言論，加上雙方陣營間一來一往的人身攻擊，被稱為美國政治史上最醜陋的總統選舉之一。²⁴ 川普喜愛藉由推特(Twitter)進行辱罵、威脅及發表戲劇性言論的做法有別於傳統外交溝通管道，他習慣藉由詆毀對方來讓自己看起來是有能力的，許多學者稱之為推特外交(Twiplomacy)，並且認

²¹ 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前引文，頁49。

²² Dan McAdams,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 (June 2016).

²³ 楊惟任，「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前引文，頁36。

²⁴ Emily Barone, "This Writer Ranked American History's Dirtiest Elections. Here's What He Says About 2016," *Times*, <https://time.com/4554784/dirtiest-elections-american-history-2016/> (November 3, 2016).

為這種方式容易造成國家間的緊張關係。²⁵

除此之外，川普和對手進行貿易談判，以及處理外交關係的過程，充分表露不可預測和多變的人格特質。根據政治心理學理論，川普的成長背景、經歷與他的性格和上任後的政策有一定關聯性。川普從小在競爭激烈且殘酷的房地產界成長，這影響他對社會和政治世界的認知。他認為國際關係是一種零和賽局(zero-sum game)，這種思維側重相對收益，以自我價值為中心，精於算計，道德性較低，且對合作夥伴或盟友較缺乏忠誠度。易言之，川普在處理美國和盟國的事務上，通常以利益為出發點來做評估決定，而非理想性的原則。此外，從川普在選舉過程和就任後的政治表現可看出，他常常根據直覺迅速地作出決定，缺乏深思熟慮，而且傾向於將無關的問題混為一談，這種低認知動機的特質影響他的判斷和決策。²⁶

曾有學者撰文指出，川普上任後的外交政策充滿不確定因素和衝突風險，尤其川普缺乏國際事務經驗，本人又不相信幕僚的意見，因此不時出現相互矛盾的政策陳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川普外交政策的不確定因素和衝突風險更加提高。²⁷此外，川普的個性具侵略性、狂妄、不友善，凡事都要贏，一心只想打敗競爭者，這使他作出不理性決策的可能性很高。²⁸

川普認為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由美國領導的世界是更加美好的，但卻由於過去幾任美國政府與其他國家簽訂了許多劣質協定(bum deal)，侵害了美國的利益，使得美國的領導地位逐漸被動搖。²⁹因此，川普認為美國必須想方設法地保護自身利益，讓盟友承擔更多責任，並且展現強勢的態度嚇阻敵人，讓美國再次偉大。而藉由這樣的成就，他就能夠受到美國人的長久愛戴。

²⁵ Selman Özdan, "Subverting the Art of Diplomacy: Bullshit, Lies and Trump,"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Vol. 2(2020), pp.95-112.

²⁶ 楊惟任，「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前引文，頁 38。

²⁷ Joshua Kertzer and Thomas Zeitzoff, "Beyond Narcissism: What Political Psychology Tells Us About Foreign Policy Under Trump," *Political Violence at a Glance*, <https://politicalviolenceataglance.org/2017/02/13/beyond-narcissism-what-political-psychology-tells-us-about-foreign-policy-under-trump/> (13 February, 2017) 轉引自楊惟任，「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前引文，頁 39。

²⁸ 吳冠昇，「川普的心理解析—政治心理學的觀點」，前引文。

²⁹ Hal Brands, "The Unexceptional Superpow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Survival*, Vol.59, No. 6(2017), pp.7-40.

第二節 「極限施壓」政策形成過程及原因

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間，「極限施壓」是對北韓的主要政策。³⁰ 川普認為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成效不彰，北韓政權不僅未如預期地衰敗甚至崩潰，反而還不斷地取得核武及導彈能力的進展。隨著北韓核、彈能力的提升，其對東北亞區域甚至是美國造成的不安全性亦大幅增加，因此川普政府開始感到威脅。事實上，北韓核武問題自 1990 年代起至川普上任前已二十餘載，在前幾任政府期間均無法有效解決，而隨著川普這樣非典型的政治素人上任，部分學者抱持些許期待，期望川普或許能夠為北韓問題帶來突破性的進展，³¹ 以下就極限施壓政策形成過程及原因分別概述之。

一、「極限施壓」政策形成過程

川普在總統競選期間，即對歐巴馬的「戰略忍耐」政策嚴加抨擊，認為是對北韓的姑息，使其在歐巴馬任內期間共進行了四次的核試爆，並發展潛射彈道飛彈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 與洲際彈道飛彈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因此，川普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任總統後即就北韓問題提出檢討。

2 月 12 日，北韓進行川普上任後首次彈道飛彈試射。4 月 5 日，因應北韓頻密在日本海進行中程飛彈試射的挑釁行為，川普強硬地表示無論中國是否參與，美國已隨時準備好獨自解決北韓核武問題。³² 4 月 17 日，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事務助卿董雲裳 (Susan Thornton) 在談到美國對北韓政策時，首次正式提出「極限施壓與交往」 (Maximum Pressure and Engagement) 政策，加強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甚至是軍事行動選項，來改變北韓的行為，以取代歐巴馬時期的對北韓政策，另表示當狀況許可時，美國也願意與北韓進行談話。³³ 隨後，美國國務卿提勒森 (Rex Tillerson)、國防部長馬提斯 (James Mattis) 及國家情報總監寇茲 (Dan Coats) 於 4 月 26 日發表共同聲明，表示美

³⁰ 「極限施壓」政策係指透過經濟制裁與外交手段，短期先以凍結北韓部分核試和暫停飛彈計畫，進而中長期達到制約北韓不可繼續發展核武與提升彈道飛彈技術的戰略目標，請參閱：陳嵩堯，「美朝韓三邊互動下之半島安全環境變化」，全球政治評論，第 75 期 (2021 年 7 月)，頁 74-75。

³¹ John Delury, "Trump and North Korea: Reviving the Art of the Deal,"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7-02-13/trump-and-north-korea> (March/April 2017).

³² "Trump Ready to 'Solve' North Korea Problem Without China,"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9475178> (3 April, 2017).

³³ "Chronology of U.S.-North Korean Nuclear and Missile Diplomac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dprkchron> (July, 2020).

國將積極與國際社會一同加強對北韓施壓的力道，迫使停止威脅行為並重回對話。³⁴

7月4日，北韓試射火星14號(Hwasong-14)，其6,700公里的射程已達洲際彈道飛彈標準，隨後金正恩更表示這是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的一份大禮。³⁵美國情報機構認為這對北韓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離具攜帶核彈頭並發射至美國本土的能力又更近了一步。為此，聯合國安理會於8月13日通過2371號決議案增加對北韓的制裁，其中包括完全禁止煤炭、鐵礦、海鮮及鉛礦的出口。³⁶8月8日，因應北韓的斥責，川普警告北韓最好不要再帶來任何威脅，因為美國將會用前所未見的烈火與憤怒(fire and fury)來做回應。北韓方面則是反駁川普的強硬態度，嘲笑川普的警告完全是無稽之談(load of nonsense)，並且公開朝向關島外海發射飛彈的計畫。³⁷8月11日，川普在推特發文表示槍枝均已上膛(locked and loaded)，並已做好了作戰準備，以防北韓做出不明智的行為。8月28日，北韓試射從日本正上方飛過的火星12號(Hwasong-12)，川普隔日表示美國將考慮所有選項(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³⁸9月3日，北韓地區偵測到6.3規模地震，隨後北韓官媒證實氫彈測試「圓滿成功」，是自2006年以來第六次的核試爆。9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第2375號決議案增加對北韓制裁，包含禁止紡織品及液化石油氣的出口。³⁹9月15日，北韓再次試射火星12號飛越日本正上方，並表示已完成作戰性能測試。9月19日，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說道為了保衛美國本土及其盟友，美國將會徹底毀滅北韓，並表示火箭人(rocket man, 前於推特上為金正恩取之暱稱)正在替自己及其政權執行自殺任務。⁴⁰因應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內

³⁴ “Joint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n Coat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1163940/joint-statement-by-secretary-of-state-rex-tillerson-secretary-of-defense-james/> (April 26, 2017).

³⁵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Says ICBM an Independence Day 'Gift' to 'American B**Tards': KCNA,”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north-koreas-kim-jong-un-says-icbm-an-independence-day-gift-to-american-btards-kcna> (July 5, 2017).

³⁶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U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s-on-North-Korea#res2371> (April 2018).

³⁷ “North Korea Details Guam Strike Plan and Calls Trump 'Bereft of Reason',” *The Guardian*, <https://www.cnbc.com/2017/08/11/trump-says-us-military-is-locked-and-loaded-should-north-korea-act-unwisely.html> (August 10, 2017).

³⁸ “Trump Says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For North Korea,” *CNBC*, <https://www.cnbc.com/2017/08/29/trump-says-all-options-are-on-the-table-for-north-korea-white-house.html> (August 29, 2017).

³⁹ “Resolution 2375,” *UNSCR*, <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2375> (September 11, 2017).

⁴⁰ “Trump To U.N.: North Korea's 'Rocket Man' Kim Jong Un On A Suicide Mission,” *NPR*, <https://www.npr.org/2017/09/19/551229652/trump-addresses-u-n-general-assembly-for-the-first-time> (September 19, 2017).

容，金正恩則是表示「害怕的狗吠比較大聲」(a frightened dog barks louder)，並強調川普的發言使其更確定自己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⁴¹9月23日，美國B-1B戰略轟炸機飛至北韓外海，為美軍戰機或轟炸機自21世紀以來，飛到南北韓非軍事區的最北位置。同時川普更在推特上發文表示北韓政權大去之期不遠矣(wouldn't be around much longer)。北韓外交部長李勇浩(Ri Yong Ho)回應表示川普的推特發文內容等同宣戰行為，認為既然美國已宣戰，那北韓就有一切權利採取反制措施，包括擊落其戰略轟炸機，即便尚未飛入北韓領空亦然。⁴²11月29日，北韓成功發射火星15號(Hwasong-15)洲際彈道飛彈，並宣稱其射程可涵蓋美國本土，美國政府自此開始感受到危機，以致於認為有必要與北韓進行外交對話。⁴³同時，北韓內部經濟亦因川普「極限施壓」的嚴厲制裁受到重創，如禁止原油進口及煤礦出口、中斷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流入、迫使商品價格飆升。美國政府官員指出，經濟制裁已導致北韓天然氣價格飆漲三倍，出口貿易額減少27億美元。⁴⁴

二、歷史性峰會

2018年是個充滿轉折的一年，在金正恩似乎透露善意的元旦演講之後，⁴⁵主張對北韓採取懷柔政策的南韓總統文在寅決定重啟南北韓暫停已久的對話，並邀請北韓參加2月份平昌冬季奧運。在冬奧開幕儀式當中，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雖與北韓代表團代表金與正(Kim Yo-jong)毫無互動，然而文在寅與金與正的會面卻極具歷史性意義，為自1953年韓戰結束以來，南韓政府首次與北韓金氏家族成員有直接交流，⁴⁶而在金與正轉交給文在寅的一封信中，更表達了其兄長金正恩對於提升與美國關係的

⁴¹ “Kim Jong Un Issues Statement On Trump: 'A Frightened Dog Barks Louder',” *NPR*,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7/09/21/552756716/kim-jong-un-issues-statement-on-trump-a-frightened-dog-barks-louder> (September 21, 2017).

⁴² “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er: Trump's Words are 'Clearly a Declaration of War',”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9/25/north-korea-foreign-minister-trump-declaration-of-war-243098> (September 25, 2017).

⁴³ “Statement By Secretary Tillerson on the Latest DPRK Missile Launch,” *US Embassy*, <https://uy.usembassy.gov/statement-secretary-tillerson-latest-dprk-missile-launch/> (November 28, 2017).

⁴⁴ Victor Cha and Katrin Fraser Katz, “The Right Way to Coerce North Korea: Ending the Threat Without Going to Wa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1/right-way-coerce-north-korea>.

⁴⁵ Ankit Panda, “3 Takeaways From Kim Jong-un’s 2018 New Year’s Address,”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3-takeaways-from-kim-jong-uns-2018-new-years-address/> (January 01, 2018).

⁴⁶ 「平昌冬奧開幕尷尬時刻 美國副總統與北韓代表團靠好近」，*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5181 (2018年2月10日)。

意願。⁴⁷

3 月上旬，南韓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Chung Eui-Yong)率特使團至北韓與金正恩會面，隨後赴華府向川普報告會面成果。鄭義溶說明金正恩於會晤中釋出善意，承諾將停止試射飛彈、進行核武試驗，願意討論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議題。另外，金正恩更同意將在 4 月底前與文在寅進行峰會，並表示有意進一步與川普進行會面。當日稍晚，鄭義溶便宣布川普已接受金正恩邀請，將進行歷史上首次美國總統與北韓領導人的峰會。⁴⁸

4 月 27 日，南北韓雙方領導人在板門店南韓側進行高峰會，雙方共同簽署《板門店宣言》(Panmunjom Declaration)，其主要內容如後：第一、南北韓將劃時代地全面改善並發展雙邊關係，迎接共同繁榮和自主統一的未來；第二、南北韓將共同努力，緩和半島軍事緊張，消除戰爭風險；第三、南北韓將為在半島構建牢固的永久性和平機制積極合作，終結半島目前不正常的停戰狀態並建立牢固的和平機制是刻不容緩的歷史使命。⁴⁹5 月中旬，因應美韓舉行超級雷霆(Max Thunder)聯合軍演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提出可能循利比亞模式與北韓談判的言論，金正恩不滿地威脅將考慮取消川金會。⁵⁰川普對此立即澄清，表示美國並不考慮採取利比亞模式處理北韓問題。⁵¹5 月下旬，川普在給金正恩的信中提到因北韓近日充滿敵意且憤怒的言論，決定停止預定於 6 月 12 日舉行的川金會。⁵²5 月 26 日，文在寅與金正恩再度於板門店會面，試圖討論並挽救面臨取消的川金會。⁵³

⁴⁷ Victor Cha and Katrin Fraser Katz, "The Right Way to Coerce North Korea: Ending the Threat Without Going to War," *op. ci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1/right-way-coerce-north-korea>.

⁴⁸ "President Trump Agrees to Meet with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NBC News*,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south-koreans-deliver-letter-trump-kim-jong-un-n855051> (March 9, 2018)

⁴⁹ 「南北韓峰會板門店宣言全文」，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270357.aspx> (2018 年 4 月 27 日)。

⁵⁰ "Press Statement by First Vice-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DPRK," *KCNA Watch*,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526482853-432433886/press-statement-by-first-vice-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dprk/> (May 16, 2018).

⁵¹ 「美國安顧問提『利比亞式棄核』惹怒北韓 川普：並非目前考慮選項」，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1115 (2018 年 05 月 18 日)。

⁵² "Trump Cancels Kim Summit Amid North Korea 'Hostility',"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4242558> (May 24, 2018).

⁵³ 「文在寅與金正恩再次會面，討論『川金會』」，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0526/korea-kim-jong-un-summit-meeting/zh-hant/> (2018 年 5 月 26 日)。

在歷經一番波折與書信往返後，川金會總算如期於 6 月 12 日於新加坡舉行。該次歷史性會面達成的主要協議包括：第一、美國與北韓將會建立新的關係，致力追求雙方的和平與繁榮；第二、兩國將共同努力，建立朝鮮半島持久穩定的和平機制；第三、重申 2018 年 4 月 27 日的《板門店宣言》，北韓致力於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無核化；第四、北韓承諾歸還所有被俘與失蹤的美軍遺體。⁵⁴各方關注川金兩人對於無核化的定義是否一致，所謂完全無核化是否包括可驗證及不可逆兩項要件等。美國國務卿龐佩歐(Mike Pompeo)會後前往南韓對說明峰會情形，並赴北京與習近平見面，希望仍維持對北韓施壓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川金首次會晤後，美國已改以最終、完全無核化(Final, Fully Verified Denuclearization, FFVD)來取代原先的 CVID 之用法。⁵⁵

同時，美國國務院任命比根 (Stephen Biegun)為新任對北韓政策特別代表，於同年 8 月正式上任，即與北韓方面展開磋商與聯繫後續川金會面事宜。⁵⁶比根更在不同場合預告川金二會可能會有外交上的重要進展，包括美朝雙方可能會發表和平宣言結束敵對關係、推動關係正常化、緩解經濟制裁等。然而，2019 年 2 月 27、28 日在越南進行的第二次川金會並未如預期順利，川普認為北韓要求解除全部經濟制裁，才願意推進非核化；金正恩則表示並非如此，僅要求與人道相關的部分經濟制裁的解除。由事後的發展看來，北韓不願意觸及寧邊等已知核設施之外的場所，而川普本人在國內受到國會調查相關案件的影響，或許都是造成該次會議雙方破局的因素。⁵⁷

三、「極限施壓」政策形成原因

如前所述，川普在總統競選期間，即對歐巴馬的「戰略忍耐」政策嚴加抨擊，認為其北韓政策對北韓姑息，為失敗的政策。事實上，川普施政的特色除強勢自負、不依循既有規範外，另一項就是「逢巴必反」(anything but Obama)，以凸顯兩人分別

⁵⁴ 「川金會聯合聲明全文」，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6120339.aspx> (2018 年 6 月 12 日)。

⁵⁵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0 卷第 3 期(2019 年 7 月)，頁 82。

⁵⁶ “Ten Years Ago, Stephen Biegun Tutored Sarah Palin on Foreign Policy. Now He’s Leading Trump’s Push to Denuclearize North Korea,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8/31/former-sarah-palin-tutor-stephen-biegun-leads-trump-north-korea-push.html> (September 1, 2018).

⁵⁷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82-83。

傾向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理念差異。⁵⁸

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多年來持續對北韓軍事嚇阻似乎難見顯著成效，北韓依舊不斷取得快速的核武進展。美國藉由美韓聯合演習與部署航母戰鬥群及核動力潛艦等先進武器於朝鮮半島周邊海域，同時不斷強化美日聯合軍事打擊的演習；日本為防止北韓導彈威脅，陸上自衛隊更是在首都附近部署了愛國者三型飛彈，海軍則部署了標準三型防空飛彈於神盾級驅逐艦上，再加上美軍在日本也部署了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MD)。然而，北韓似乎對美國與盟國的軍事施壓早已習慣，平壤不認為美國敢於使用武力入侵北韓。美國國防部早已發現不斷強化的軍事威嚇，反而持續刺激北韓必須加速發展核武與導彈能力，並以此對美國實施反威懾報復。⁵⁹

眼看核武威脅已迫在眉睫，川普上任後選擇採取「極限施壓」方式，主動強迫北韓改變行為。胡敏遠認為，川普「極限施壓」的手段雖類似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作法，操作上其實是以川普多年在商場上交易方式，處理美國與北韓的外交關係。川普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以商業模式經營，藉由談判來獲利，而非進行長期關係的經營。川普採用的「極限施壓」政策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零和賽局」的型態。美國因掌握資訊優勢，施壓過程中能讓對手不了解全般情勢，加上不惜給對手施予最大壓力，較易逼對手就範；其次，當談判出現僵局時，川普會立即改變策略，改以外交模式接觸，勸說對手放棄執著的爭鬥。由於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其產生的外交影響力，常會造成對手政治與外交上的壓力，較易達成川普的目的。⁶⁰

第三節 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及日、韓反應

一、川普北韓政策施行成效

在川普上任後，歷經2個多月對於北韓政策的檢討，擬定出「極限施壓」政策，希望藉由加強對北韓施壓力道，最終能夠達成去核化的目標。川普政府之所以制定此政策，乃是基於北韓核武發展已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急迫威脅，並成為外交政策的

⁵⁸ 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前引文，頁60。

⁵⁹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3期(2019年7月)，頁120。

⁶⁰ 同前註，頁119。

優先目標，美國明確表達其北韓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使朝鮮半島達到「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CVID)及北韓拆除其導彈設施。⁶¹「極限施壓」政策主要內容概為：第一、加強對北韓的單邊及多邊經濟制裁；第二、不尋求以武力推翻北韓政權的政策；第三、主動與中國接觸，並要求其對北韓施加一定的壓力；第四、透過與南韓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加強區域防衛能力；第五、在有前提(conditional)的情況下尋求與北韓對話。⁶²川普政府不斷呼籲聯合國對北韓實施嚴厲經濟制裁，單僅在 2017 年即對北韓通過了五項制裁決議案：3 月 23 日的 2346 號；5 月 2 日的 2356 號；8 月 5 日的 2371 號；9 月 11 日的 2375 號；12 月 22 日的 2397 號。上述制裁雖一次比一次更為嚴厲，但 2017 年的北韓仍不顧一切地全速發展其「核武」與「導彈」能力。此外，川普與金正恩之間一來一往的言語攻訐及挑釁，更使得緊張情勢急遽上升，戰爭彷彿一觸即發。盧業中指出，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以不排除讓北韓流鼻血 (bloody nose) 的方式，將嚇阻的責任由自身承擔，同時在決策各個階段跳過日本與南韓等盟邦，固然引起各方質疑與批評，但在北韓眼中，這樣的作法可能讓美國動用武力採取先制攻擊的威脅更為真實。尤其是川普在討論軍事選項時，並未積極與盟邦磋商。若美國真要發動戰爭，日本及南韓恐怕都沒有反對的空間。⁶³

經過 2017 年美國與北韓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勢後，2018 年初北韓態度突然轉變，首先藉由受邀參加平昌冬季奧運緩和緊張氣氛，接著又在南韓的居中穿線下促成自 4 月份起的一連串高峰會，歷史上首次的美國總統與北韓領導人會晤更是讓東北亞區域稍微遠離的戰爭的可能性，各方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似乎又再度看到了希望。面對如此意外的轉折，有論者認為是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發揮了效用，尤其是中國對於制裁的配合，更是扮演了關鍵角色。⁶⁴中國之所以開始積極配合制裁，一方面是由於北韓若成為擁核國家，雖然未必會與中國為敵，但其行為正可作為美國軍力續

⁶¹ Jim Mattis and Rex Tillerson, "We're Holding Pyongyang to Account," *WSJ Opinion*, <https://www.wsj.com/articles/were-holding-pyongyang-to-account-1502660253> (August 13, 2017).

⁶² Kim Hyun,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nz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39(2017), pp. 59.

⁶³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68-69。

⁶⁴ Inhan Kim, "Trump Power: Maximum Pressure And China's Sanctions Enforcement Against North Kore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3, No.1(2020), pp. 118-120.

留亞太地區的理由，反而會持續威脅中國安全；⁶⁵另一方面則或許是川普政府對於北韓政策「四不」的表態：不追求改變北韓政權、不追求北韓的崩潰、不追求加速朝鮮半島的統一、不追求派兵至 38 度線以北的理由。⁶⁶如此的表態對於因擔憂北韓政權崩潰而造成區域不穩定的中國來說，似乎也因降低其不安全感而成為了另一項誘因。⁶⁷

由此看來，若北韓態度的轉變是由於嚴厲的經濟制裁所導致，那麼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似乎的確發揮相當的成效，雖然川普與金正恩於 2017 年下旬的挑釁言論頻密往返，大幅提升區域緊張情勢，但最終仍迫使北韓重回外交對話，使得北韓去核化的可能性又得以重見。即使 2018 年 6 月於新加坡舉行的川金會無重大成果，各方仍普遍認為該次會面為成功且具歷史性的峰會，並期待川金二會能夠為北韓核武議題帶來實質進展，惟最終仍因雙方對於無核化定義的落差，使川金二會以敗局收場。傑維斯認為，美國正面臨「時間與技術的困境」(time-technology dilemma)，隨著時間的累積，北韓距離取得所需技術也越來越近，北韓所具備的籌碼使美國必須在談判中提供更多的讓步，因此增加了談判的困難度。⁶⁸隨著川金二會的敗局，美國持續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朝鮮半島去核化的目標，目前仍是遙遙無期。

二、檢視川普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

川普政府對北韓採取「極限施壓」政策，其對北韓強硬的態度及不惜使用武力的意圖使美國與北韓之間的關係一度劍拔弩張，戰爭看似一觸即發。川普以軍力作為威脅迫使北韓改變行為的方式，雖頗有嚇阻的意味，然而其不按牌理不出牌且對北韓領導人隨意口出惡言的方式，卻是不曾在任何一任美國總統身上看到。本節主要以延伸性嚇阻的角度檢視川普對北韓政策，並且以第二章所列舉之各項國家領導人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因素分析，期能進一步理解川普看似頗具嚇阻成分的北韓政策是否符合延伸性嚇阻之定義，並在後續章節進行比較。

(一) 核武運用

⁶⁵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72。

⁶⁶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W. Tillerso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U.S. Embassy & Consulates*, <https://ru.usembassy.gov/remarks-secretary-state-rex-w-tillerson-press-availability/> (August 1, 2017).

⁶⁷ Kim Hyun,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op. cit.*, pp.63.

⁶⁸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5/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korean-peninsula>.

在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之下，強調的是以不排除武力的使用，對北韓加強施壓的力道，因此對北韓採用軍事選項的機率明顯提高。尤其是 2017 年下旬，當川普與金正恩唇槍舌戰之時，美國採取先制攻擊的可能性更受到廣泛討論。事實上，川普政府於 2018 年所公布的《核態勢評估》(NPR)報告中，曾提出美國將研發更易於使用的微當量(low-yield)核子武器，以利美國總統在危機處理時有更多的彈性選擇，包含在面對非核武攻擊時率先使用核武，顯見川普政府在核武裁減與「不首先使用核武」(No-First-Use)的態度上，均與歐巴馬政府之看法具明顯差異。⁶⁹事實上，在川普執政時期，美國國會對於將「不首先使用核武」正式立法的呼聲更為高漲，參議員馬奇(Ed Markey)曾表示，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尤其是川普，應被賦予不須得到國會同意即首先使用核武第一擊的權力。⁷⁰

薩根(Scott Sagan)曾撰文表示，川普政府表態不惜使用核子武器的意圖來因應北韓威脅，其實嚴重違背了嚇阻政策只在對方有侵略行為時才發起軍事行動的原則。⁷¹胡敏遠亦認為即使川普政府使用微當量的小型核武作為嚇阻手段，恐難獲得國際的認同。此類武器的使用會受到美國國內及國際間的質疑，因為這將會使其他擁核國家更輕易使用手中的核武，核子戰爭的爆發機率也將因此大幅提升。⁷²綜上所述，川普政府將核門檻降低的作法明顯讓各方感到不安全，而如此的不安全感似乎與嚇阻理論中所追求之嚇阻效果有所差異。

(二) 傳統武力運用

川普政府於 2017 年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美國將致力於維持軍事實力的領先，以及與盟邦及夥伴的力量整合。在具體的作法上包括改善現有的武器系統、發展新式武器、建立新的武器採購途徑、建立足夠的武力規模、鞏固軍事成

⁶⁹ Daryl G. Kimball, "The Case for a U.S. No-First-Use Polic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8-10/focus/case-us-first-use-policy>; John P. Holdren, "The Overwhelming Case for No First Us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6(2020), pp.4;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 (April, 2010), pp.22.

⁷⁰ Tom Z. Collina, "Trump, Nukes, and No First Use," *Defense One*,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19/01/trump-nukes-and-no-first-use/154547/> (January 31, 2019).

⁷¹ Scott Sagan, "The Korean Missile Crisis-Why Deterrence Is Still the Best Op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7-09-10/korean-missile-crisis>.

⁷²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前引文，頁 130。

果、及達成可持續的結果以保護美國人民及重要利益。因此，美軍將會重新強化部隊的訓練、後勤與維持以提升部隊的完備程度、保持強大的前沿部署及靈活的全球軍事機動力、具備足以嚇阻及擊敗對美國各種形式的威脅，包括傳統的軍事威脅、非傳統的恐怖攻擊及非正規軍事衝突。⁷³ 由此可見，川普政府對於傳統武力的提升相當重視。

然而，在 2018 年 5 月美國準備籌劃川金會之際，卻傳出川普要求國防部準備裁減駐韓美軍的消息。相關官員透露，一旦南北韓簽署了和平條約，美國或許就不再需要駐軍 2 萬 3,500 兵力在南韓。⁷⁴ 事實上，川普從 2016 年總統競選時期就曾質疑盟邦並未負擔足夠的軍費，與美國所付出的不成比例，其上任後更是不斷提出要求，包含日、韓在內的盟邦不應利用美國的慷慨進行搭便車(free riding)的行為，而應該要承擔更多的軍費支出，更表示若盟邦不願意配合，就要將部份駐軍撤回美國本土。⁷⁵ 值得一提的是，因揭露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事件而成名的記者伍華德(Bob Woodward)在其暢銷書《恐懼：川普入主白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中寫道，川普曾在與國防部長馬提斯討論北韓議題時，提出為何美軍會有如此強大的駐軍在朝鮮半島的荒謬疑問，事後被馬提斯形容只有小學五、六年級(fifth- or sixth-grader)的智商。⁷⁶ 美國在日本及韓國的駐軍為構成東北亞延伸性嚇阻的重要傳統武力，然川普要求盟邦提高軍費甚至威脅撤回駐軍的態度，不僅無助於區域共同安全的提升，恐怕更有可能造成難以想像的傷害。

(三) 結盟

川普的外交手段為美國大民族主義及交易型的策略，他較為重視保護美國狹隘的物質利益，而其個性與行事風格更是獨樹一幟。依據美國民調顯示，約有三分之二

⁷³ 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前引文，頁 4-5。

⁷⁴ “Trump Orders Pentagon to Consider Reducing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3/world/asia/trump-troops-south-korea.html> (May 3, 2018).

⁷⁵ “Trump Re-commits to U.S. Allies but Says They Must Pay 'Fair Shar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alliances-idUSKBN16834J> (March 1, 2017); “Trump Considering Withdrawing Up To 4,000 U.S.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southkorea-usa-military-idUSL3N2804OK> (November 21, 2019).

⁷⁶ “James Mattis Said Donald Trump Has the Understanding of 'a Fifth- or Sixth-Grader,' Bob Woodward Book Claims,” *Newsweek*, <https://www.newsweek.com/mattis-trump-fifth-grader-woodward-book-1104417> (September, 4, 2018).

至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他不值得信任，而大多的美國傳統盟友（澳洲、墨西哥、德國、日本、南韓及英國）的人民亦表示對美國總統川普感到不信任。⁷⁷

川普自總統競選期間乃至於當選後，都將南韓列為美國主要盟邦中，必須優先處理以避免美國成為被占便宜的對象。美國與南韓於 2007 年所簽訂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The 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因川普威脅退出而須重新談判，最後於 2018 年 9 月重新簽約；至於川普另一關切，也就是軍費分擔問題，美韓雙方歷經 10 回合的談判，終於在 2019 年 2 月簽署協定，南韓需較前一年多負擔 7.3% 的費用，且該協定之效期自過去的五年減為一年；⁷⁸最後，川普自 2017 年 1 月甫上任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迪恩(Matteo Dian)認為上述各項協定或條約均為過去美國政府認定為美國與東亞盟友的重大利益，而如今卻成為川普不願意強化與盟友關係之明證。川普為了爭取短期利益及雙邊談判，而放棄經濟整合及安全承諾的強化，嚴重地讓美國對盟友與夥伴的再保證(reassurance)打折扣。⁷⁹

另外，有關結盟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與作用，斯奈德(Glenn Snyder)認為國家之間結盟固然有助於維持對敵手的嚇阻，但聯盟中的成員常擔心被牽連(entrapment)-被迫打一場不是自己所挑起的戰爭，或是被拋棄(abandonment)-自己有難時盟友不相助。⁸⁰2017 年 9 月，當北韓實施第六次核試爆後，川普以威脅要發動先制攻擊並將北韓變成一片火海，作為因應北韓挑釁的方式。然而南韓卻深怕在川普恣意挑釁下，自己被捲入一場原可避免的戰爭。⁸¹因此，對於南韓而言，川普不重視結盟的作法不僅提升其「被拋棄」的擔憂，對北韓不願讓步且不按牌理出牌的風格也同時提升了「被捲入」的擔憂。⁸²

(四) 國際制度

胡敏遠認為，川普對北韓的外交策略雖在邏輯上類似「強制外交」，但在作法上因不重視國際制度所能發揮的力量，致使效果不彰。北韓因無法獲得美國及國際機制

⁷⁷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前引文，頁 134。

⁷⁸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76。

⁷⁹ Matteo Dian, "Trump's Mixed Signals toward North Korea and US led Alliances in 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3, No.4(October, 2018), pp.117-118.

⁸⁰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70。

⁸¹ Matteo Dian, "Trump's Mixed Signals toward North Korea and US led Alliances in East Asia," *op. cit.*, pp.117.

⁸² *Ibid*, pp.113.

的保障，不願放棄核武發展，終使朝鮮半島「去核化」目標難以達成共識；其次，美國強制外交的威懾程度無法涵蓋全面。美國本身軍事力量、同盟軍事合作及區域大國的支持，為美國在全球實施霸權治理的模式。三股力量合作無間，方能產生較大的嚇阻效果。⁸³車維德(Victor Cha)與凱茲(Katrin Fraser Katz)亦曾共同撰文表示類似看法，渠等認為川普對北韓的外交策略缺乏區域性或國際社會的共識，川普執政期間美國與北韓的互動大多仍為雙邊模式，並未與美國的區域戰略目標做明確的連結。完善的強制外交不僅應立基於極限施壓，同時更需要善用區域盟友及夥伴的支持與資源，以共同追求長期的目標。⁸⁴

另外，南北韓之間試圖以和平協議或條約來取代韓戰的停戰協定，甚至川金會所提到建立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機制等，均符合此一主張，⁸⁵惟最後仍因川金二會無法達成共識而未能落實相關機制的建立。最後，川普多次在未諮詢盟友的情況下逕自作出決定，例如 2018 年川普自行宣布將取消當年度的美韓聯合軍演，卻未告知南韓文在寅政府，南韓方面雖不滿，仍以「雙方已達成共識」來加以淡化。⁸⁶綜上所述，川普政府未善加運用國際制度的作法，不僅使其「極限施壓」政策受限而無法發揮最大效果，其資訊的不流通亦較可能造成國家之間的誤解。

三、日、韓對川普北韓政策之態度

日本自從二戰結束以來，因憲法第九條中設有不保持任何戰力及放棄戰爭的規定，其安全一直以來是由美日同盟所保障，而近年面臨中國軍力成長及北韓核武發展等兩大安全威脅，日本自然希望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能夠更為牢固。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時仍為候選人的川普曾公開質疑美國防衛日、韓等盟邦的必要性，並認為應該要提高所支付的軍費，⁸⁷使得日本國內開始出現擔憂的聲音。基於川普言論所引發的不確定性，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於川普當選後，第一時間與其約定在紐約實施

⁸³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前引文，頁 137-138。

⁸⁴ Victor Cha and Katrin Fraser Katz, "The Right Way to Coerce North Korea: Ending the Threat Without Going to War," *op. ci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1/right-way-coerce-north-korea>.

⁸⁵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 57。

⁸⁶ "Pentagon and Seoul Surprised by Trump Pledge to Halt Military Exercise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12/world/asia/trump-military-exercises-north-south-korea.html> (Jun 12, 2018).

⁸⁷ "Japan And South Korea Rattled By Trump's Talk Of Closing U.S. Bases," *NPR*,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6/11/10/501531166/japan-and-south-korea-rattled-by-trumps-talk-of-closing-u-s-bases> (November 10, 2016).

會面，希望能夠鞏固美日同盟。⁸⁸雖然美日同盟在川普政府執政下，依然繼續擔任東北亞地區安全的重要支柱，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及獨斷專行個性卻仍不時讓日本感到擔憂。例如，2018年第一次川金會時，川普宣告中止美韓軍事演習曾讓南韓措手不及、並讓日本身為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國，對川普看似輕率的舉動感到困惑。⁸⁹因此，在川金二會之前，日本曾有部分人士擔憂川普有可能會跳過事前正式談判，直接與金正恩達成倉促且拙劣之協議。⁹⁰2019年5月，北韓頻頻試射短程飛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斥責北韓嚴重違反聯合國決議，川普卻於隔日對此卻表示北韓只是試射小型武器，不需要特別擔心，更是讓日本感到不知所措。⁹¹

事實上，北韓在川金會後未真正落實「去核化」，日本與南韓均有部分人士憂心在此狀況下，川普可能落入金正恩的圈套，使北韓在維持既有核武能力下，與美國達成外交和解。美國外交智庫亦有類似論點，認為川普與金正恩若達成「凍結」而非「棄核」的權宜之策，將損及美韓及美日同盟。⁹²日本專欄作家秋田浩之認為，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去職更突顯川普對於同盟的不重視，「同盟萎縮」成為日本及其他美國盟邦須面對的課題。面對「同盟萎縮」，安倍似乎開始在戰略上改採「避險」，將自衛隊轉型為攻守兼具的武裝力量，以因應周邊環境的「嚴峻性及不確定性」，並同時與中國積極改善關係。⁹³

另一方面，南韓自1987年民主化以來，對北韓乃至於美韓同盟的態度，也因執政黨的不同而出現差異。相對而言，保守派執政者通常多採取重視與美同盟關係，對北韓較為戒懼的政策；而進步派對北韓則有較多的同情，對美韓同盟關係較為保留，並強調國家自主性。因此，南韓文在寅政府在處理對美國與對中國之政策方面，基本上避免採取過於親美政策，但也不全然與中國交好。近年由於南韓經濟影響力提升，以及因參與各種國際事務所帶來的自我認同及信心增長之下，對於美、日、韓三方關

⁸⁸ “Japan's Abe Heads for New York for First Talks with Trump,” *Yahoo! News*, <https://sg.news.yahoo.com/japans-abe-heads-york-first-talks-trump-075440078.html> (November 17, 2016).

⁸⁹ 李明，「川金二會後的東北亞局勢」，*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4期（2019年4月），頁2。

⁹⁰ 何思慎，「『同盟萎縮』：川普外交下的東亞安全變局」，*海峽評論*，338期（2019年2月），頁19。

⁹¹ “Trump Plays Down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 Putting Him at Odds with Abe,”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9/05/25/politics/trump-north-korea-missile-test-shinzo-abe/index.html> (May 25, 2019).

⁹² 何思慎，「『同盟萎縮』：川普外交下的東亞安全變局」，前引文，頁19。

⁹³ 同前註，頁20。

係之發展也越來越強調其自主性。⁹⁴

2017年1月川普上任後，部分人士猜測美國有可能對北韓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Surgical Strike)，但車維德認為川普對北韓直接動武並非上策，因北韓砲兵部隊只要在數秒鐘的時間內就能對首爾立即實施報復，⁹⁵這絕不是南韓所樂見。同年8月中旬，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Joseph Dunford)將軍與南韓文在寅與國防部長宋永武(Song Young-moo)會面，鄧福德表示若外交與經濟手段成效不如預期，美方已做好軍事選項的準備。然而，文在寅卻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絕不能讓朝鮮半島再次爆發戰爭，並且堅持若美國要對北韓採取軍事選項，必須先取得南韓的同意。⁹⁶傑維斯認為，南韓雖整體上配合美國對北韓政策並持有共同目標，但若朝鮮半島發生衝突必會殃及其國土，因此南韓較傾向採取政治選項而非軍事選項。而美韓之間的立場若是差異過大甚至產生分歧，很有可能會讓北韓有機可趁，並對美國的安全保證開始產生疑慮。⁹⁷

第四節 小結

川普以政治素人之姿，挾著美國民粹主義風潮與民眾對全球化失望的憤怒，出乎意料地打敗許多政治菁英當選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主張「美國優先」理念，除強調保護主義、更相繼退出多個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著重於美國自身國力的提升，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不顧美國與盟邦關係，並且反對全球化。川普認為美國不應再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世界秩序的公共財，不應再作為自由制度的領導者。川普顛覆了長久以來的國際制度，並拒絕讓美國繼續擔任國際領導者的角色，認為美國不應再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世界秩序的公共財，使得國際社會習慣以久的新自由制度受到挑戰，許多西方國家與傳統盟友亦因其將美國利益視為優先的態度，導致關係有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

在北韓政策方面，川普認為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成效不彰，北韓政權不僅

⁹⁴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前引文，頁71。

⁹⁵ “We’re Reaching the Climax of This Issue.’ Korea Expert Victor Cha on the Prospects of Peace on the Peninsula,” *Time*, <https://time.com/5294880/south-north-korea-ambassador-talks-summit-victor-cha/> (May 30, 2018).

⁹⁶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前引文，頁123。

⁹⁷ Robert Jervis and Mira Rapp-Hooper,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5/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korean-peninsula> (May/June 2018).

未如預期地衰敗甚至崩潰，反而還不斷地取得核武及導彈能力的進展。因此，川普政府採取「極限施壓」政策，主張加強對北韓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使用有限度武力，逼迫其重回外交對話。2017 年下旬，在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之下，北韓仍不間斷地進行飛彈試射及核試爆，而川普與金正恩之間互不相讓的挑釁言論更使得區域緊張情勢迅速上升，戰爭彷彿一觸即發，北韓於 11 月間更宣稱所發射的火星 15 號洲際彈道飛彈可涵蓋美國本土，使美國備感威脅。2018 年初，金正恩態度突然轉變，在新年演講中主動釋出善意，接著又在南韓的居中穿線下促成自 4 月份起的一連串高峰會，歷史上首次的美國總統與北韓領導人會晤更是讓東北亞區域稍微遠離的戰爭的可能性，各方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似乎又再度看到了希望，惟最終仍因雙方對於無核化定義的落差，使 2019 年 2 月在越南舉行的川金二會以敗局收場。

部分學者認為因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發揮效用，才得以迫使北韓在 2018 年重回外交對話。川普政府對北韓強硬的態度及不惜使用武力的意圖，雖頗有嚇阻的意味，然而其不按牌理不出牌且對北韓領導人隨意口出惡言的方式，卻未曾在過去的總統身上見過。若以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指標值檢視之，可發現：在「核武運用」方面，川普政府主張研發易於使用的有限度核子武器，並且在面對非核武攻擊時率先使用核武，明顯造成了各方的不安，擔憂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及意氣用事有可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在「傳統武力運用」方面，川普政府強調致力於維持軍事實力的領先，然而其要求盟邦提高軍費甚至威脅撤回駐軍的態度，不僅無助於區域共同安全的提升，更有可能使東北亞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受損；在「結盟」方面，川普重視短期利益及雙邊談判，反對經濟整合及安全承諾強化的行為，讓盟友與夥伴對美國的再保證打折扣。此外，在川普的恣意挑釁之下，更使得南韓擔憂其「被捲入」一場原可避免的戰爭；在「國際制度」方面，川普政府過度使用雙邊談判而未善加諮詢主要盟友，不僅使其「極限施壓」政策受限而無法發揮最大效果，其資訊的不流通亦較可能造成國家之間的誤解。

綜上所述，川普執政時期，一改歐巴馬時期對北韓的冷漠應對方式，以強力制裁施壓及不惜使用武力的威脅，意圖逼迫北韓重回外交對話，進而達成「去核化」的最終目標。然而，川普看似強硬且帶有嚇阻意味的北韓政策，在其金正恩的言語攻訐之下，反而卻造成區域的緊張情勢，甚至提高了戰爭爆發的機率。此外，川普不重視同盟關係的態度，也使日、韓等東北亞主要盟國漸漸開始感到擔憂，無形中使「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受到懷

疑。



第五章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之比較

本章主要比較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並檢視兩政府政策異同之處。首先從外交理念方面進行比較，梳理歐巴馬與川普上任時所遇背景，以及兩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作法，期能在理解兩政府的外交理念後能夠更清楚分析其北韓政策，以利在北韓政策方面進行進一步比較。最後將以延伸性嚇阻的角度比較歐巴馬及川普政府對北韓所形成的嚇阻，並且藉由整理前段章節所言之論述，使讀者對於兩政府對北韓政策之比較能夠有較清楚的理解。

第一節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外交理念分析

一、歐巴馬政府時期

(一) 上任背景

歐巴馬總統上任之時，恰逢美國國際形象低落、海外多年征戰無功、經濟財政遇到困境、國內社會問題湧現，因此世人對於美國政府在國際戰略上如何調整，抱有高度期待。甫上任的歐巴馬政府因國內經濟尚未復原，不但難以保持戰略擴張，甚至必須改採一定程度的收束，降低資源的耗費。然而，歐巴馬政府卻同時面臨另一項戰略困境，也就是東亞地區在中國國力與影響力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重要性隨之提升，因此使美國陷入了戰略擴張與收束的兩難。不過，美國政府重新關注亞洲地區的意圖未因此而減，惟因受創的經濟尚未恢復，美國必須採用選擇性干預戰略，即在東亞保持前沿部署的同時，敦促區域盟友負起更多的安全責任。易言之，因應國內財政與經濟狀況欠佳及亞洲地區日與俱增的影響力，歐巴馬在上任初期即確立了美國重回多邊主義的路線。

(二) 「重返亞洲」

因應中國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歐巴馬政府決定聚焦在亞太，因此透過各種場合及官方文件宣示其重返亞洲的決心，並陸續提出「轉向亞洲」及「亞太再平衡」等戰略。因應國際情勢的轉變，歐巴馬政府認知到美國不應再採單邊主義進行武力干涉，而是應該盡快讓國力恢復，避免再次陷入戰爭的泥沼。因此在處理國際議題上講求協調、合作、平衡，並倡導多邊路線，加強與盟友的合作，盡量管控危機而非奢望解決

危機。歐巴馬政府將外交重心置於經濟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試圖讓美國度過遲滯階段性的實力衰弱和影響力下降的艱困局面，以維繫其全球霸權的地位。

雖然歐巴馬未曾明確指出，然其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曾表明「重返亞洲」的潛在意涵，並表示該政策是為了提醒北京，美國並不會如一些中國政府官員所預期地撤離亞洲或是減低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一直以來被視為不可或缺的區域穩定力量，而為了維持美國長期在亞洲與各國的接觸，「重返亞洲」政策可說是再鞏固美國霸權結構的手段。¹

不少學者以「從後方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來形容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歐巴馬從一上任開始，即試著以倡導合作及共同分擔責任的外交政策來調和美國長久以來所扮演的優越霸權角色，無形中透露了美國的力量並非無上限。歐巴馬政府藉由這樣的戰略轉變，希望以較少的經濟及軍事成本繼續確保美國霸權地位。²

二、川普政府時期

(一) 上任背景

在 2016 年的總統大選時，川普即對過去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菁英提出批評。川普聲稱他不會讓自己身邊充斥著履歷完美、但除了對過去長期以來的失敗政策及戰爭損失負責之外，幾乎沒什麼好吹噓的政治菁英，而是會尋找新的人才。³

華特(Stephen Walt)曾在《以善意鋪成的地獄》(*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一書中以「外交政策共同體」一詞形容美國主要參與國際事務的個人或組織，包含外交事務官員、中情局情報分析師、外交政策智庫顧問、國際關係教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職員或對外關係記者。這一群由美國各組織與個人所構成的「外交政策共同體」長期以來深信自由主義霸權策略，因此致力於打造美國的全球領導角色以及具野心的外交政策議程。儘管過去二十年來美國遭遇各種挫折，今日的外交政策共同體依舊展現出一股明確的共識，支持美國治理整個世界的企圖，並成為此政策下的主要受惠者。⁴事

¹ Mark Beeson, "Donald Trump and Post-Pivot Asia: The Implications of a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4, No. 1(2020), pp.15.

² Georg Löfflmann, "From the Obama Doctrine to America First: The Erosion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on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57(2020), pp.596.

³ Doug Bandow, "Donald Trump Criticizes Washington's Policy Elite—With Cause," *CATO Institute*, <https://www.cato.org/blog/donald-trump-criticizes-washingtons-policy-elite-cause> (May 17, 2016).

⁴ 史蒂芬·華特著，林詠心譯，*以善意鋪成的地獄*（台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頁120。

實上，歐巴馬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Ben Rhodes)曾在 2016 年以「變形怪體」(Blob)形容美國僵化的外交政策當局，並批評這群人具有一種集體迷思，認為外交問題只能以武力解決。⁵

美國社會大眾與外交政策當局之間的想法落差更是日益明顯。外交政策當局堅定地守護自由主義霸權，但是美國民眾對於什麼才是他們想要且可行的政策抱持更為敏感且實際的觀點。即便多數美國人反對絕對的孤立主義，但卻不認為美國應該做唯一的「全球領導者」。2016 年，低於百分之十的民眾認為美國應該做為「解決國際問題的卓越世界領導者」，而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民眾認為美國應該在主要國家中成為最積極的一個。美國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之間對於外交事務所長期存在的分歧，正好成為川普能夠利用的氛圍，贏得 2016 年總統大選的勝利。⁶

(二)「美國優先」

川普於 2016 年競選總統時，即提出「美國優先」的主張，除強調保護主義、更相繼退出多個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著重於美國自身國力的提升，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不顧美國與盟邦關係，並且反對全球化。川普認為美國不應再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世界秩序的公共財，不應再作為世界的領導者。

川普的外交政策特色是以交易為導向的，也就是其重視成本與利益更甚於價值觀與規範。⁷而其交易思維(Transactionism)則是以雙邊對抗(confrontational)為原則，強調與對方做利益的交換，無視國際系統所能帶來的整體利益。⁸此外，川普交易思維的另一項特色是其以個案方式(case-by-case)處理政策問題，類似傳統商業交易模式。川普認為藉由美國本身的強大影響力，加上其善於談判的個人特質，能夠在雙邊談判中達到良好成效。易言之，川普以美國軍力及對盟國的安全承諾作為在談判中的重要籌碼。⁹

⁵ David Samuels, "The Aspiring Novelist Who Became Obama's Foreign-Policy Guru,"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08/magazine/the-aspiring-novelist-who-became-obamas-foreign-policy-guru.html> (May 5, 2016); 同前註，頁 119。

⁶ 同前註，頁 166。

⁷ Doug Stokes,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2018), pp.137.

⁸ "The Conflict at the Heart of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896ff946-868e-11e7-8bb1-5ba57d47eff7> (Aug 22, 2017).

⁹ Mark Beeson, "Donald Trump and Post-Pivot Asia: The Implications of a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三、歐巴馬與川普政府比較

歐巴馬總統上任之時，美國因陷入長期戰事的泥沼及金融風暴的重創，必須設法恢復國力，甚至一改過去擴張性的戰略。而當美國正努力克服這些問題的同時，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不僅未受金融風暴的影響，其經濟實力更是不斷地提升，因此歐巴馬政府將外交重心置於經濟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在處理國際議題上積極倡導多邊合作和集體行動，盡量管控危機而非奢望解決危機，希能以較低成本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中國在各方面的崛起固然讓美國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然而歐巴馬政府採取的是堅定卻隱晦的外交政策，對亞洲地區持續地投入關注以及資源，確保長期的國家利益與宏觀的區域發展前景，並且避免造成中國的不安。

川普總統上任後，則是大肆批評歐巴馬的外交政策，稱之為「一場徹底的災難」。川普反對美國盟友搭便車的行為，讓美國被佔盡便宜，並表示其將會以美國人民利益作為看這個世界的視角。¹⁰在川普眼中，信奉國際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作法，他希望讓美國回到全面主宰的單極時刻，並且關注國內事務甚於國際事務。川普認為，美國付出太多的資源維護盟國的利益，卻把價值觀相近的敵人集結在一起，美國人在世界上並沒有因此受到歡迎。因此，川普認為美國必須想方設法地保護自身利益，讓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在經貿方面，川普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希望透過打擊外國不公平貿易及打開外國市場來強化美國商品出口能力，以達成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目標，而其不惜對中國施壓的強硬態度，更是與歐巴馬有所不同。

有論者指出，歐巴馬與川普均在其外交政策上透露出一個相同訊息，那就是美國的力量並非無上限，因此必須對美國過去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進行調整。惟不同於歐巴馬藉較為委婉的方式敦促盟友與美國合作，川普則是直接表明美國不應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並強硬批評北約及亞洲各盟國並未負擔應有之軍費，導致部分盟國開始試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此外，歐巴馬雖試圖進行美國大戰略的調整，但仍未跳脫主要政治精英、國家安全專家與主流媒體所一致認同的自由霸權體系；相對地，

op. cit., pp.11.

¹⁰ “Trump Call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Obama 'Total Disaster',” *USA Today*,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elections/2016/04/27/donald-trump-foreign-policy-clinton-cruz-kasich/83584314/> (April 27, 2016).

川普則是以一個嶄新的民粹式論述脫離了政治精英共識，造成較為顯著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¹¹

第二節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外交作為

一、歐巴馬政府時期

歐巴馬政府上任時因適逢美國陷入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泥沼，以及美國金融危機的重創，使其認為美國已無本錢再採用單邊武力干涉他國，而是應該盡快讓國力恢復，避免再次捲入戰爭，因此積極倡導多邊合作和集體行動。在北韓問題上，歐巴馬政府希望能夠重回六方會談的架構，以多邊方式共同討論北韓無核化事宜。此外，由於北韓過去反覆不定及輕信寡諾的紀錄，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採取「戰略忍耐」政策，僅保持最低的限度的接觸，同時期望因政權轉移而立足未穩的北韓能夠在國際制裁下受到經濟重創甚至是遭遇崩潰危機，而主動願意重回談判桌。「戰略忍耐」是建立在「亞太再平衡」的原則上，講求盟邦間的溝通與合作，因此在面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時候，也不單單僅是美國單獨承擔，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必須與盟國密切合作。

然而，「戰略忍耐」政策卻為重啟談判設下了難以執行的前提，因為無論是展現棄核誠意或是承諾棄核措施，均沒有可判斷的標準。把原來應該在雙、多邊談判進程中談出來的內容，變成要求北韓單方面做出承諾的內容，並預設為復談前提，實際上成為恢復談判的「障礙」，這也是歐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與北韓方面僅達成最低限度接觸，並且造成朝鮮半島核武問題遲滯的主要原因。北韓將核武視為鞏固其政權的重要資產，故即使國內經濟狀況欠佳，也不願意為了經濟援助等誘因而主動放棄核武發展，因此美國一直無法等到北韓主動要求談判之日。在金正恩眼裡，核武是無法用億萬金錢交換的「珍寶」，只要美國的威脅存在，北韓就必會在質與量上持續地擴張其核武能力。事實上，因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政策主要是因應中國的崛起，因此在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上顯得相對消極，且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分配、與日韓加

¹¹ Georg Löfflmann, "From the Obama Doctrine to America First: The Erosion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on Grand Strategy," *op. cit.*, pp.600.

強軍事合作及決定部署薩德系統，亦造成朝鮮半島兩韓關係不佳。北韓方面則因未成為美國優先目標，使其得以專心發展核武。

除此之外，歐巴馬政府最初採取「戰略忍耐」政策，係希望透過對北韓的外交孤立及國際制裁，加上內部政權接替的可能造成的不穩定，加速北韓政權的崩潰。然而，面對受到中國經濟援助的北韓，歐巴馬政府卻未隨之調整對北韓政策，使「戰略忍耐」政策未如預期地迫使北韓重回六方會談。

二、川普政府時期

川普認為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成效不彰，北韓政權不僅未如預期地衰敗甚至崩潰，反而還不斷地取得核武及導彈能力的進展。隨著北韓核、彈能力的提升，其對東北亞區域甚至是美國造成的不安全性亦大幅增加，使川普政府備感威脅。川普政府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當前面臨三大安全挑戰及威脅，其中一項為來自於北韓及伊朗等流氓國家的威脅。上述國家對內採取極權壓迫人民的統治，對外危害區域穩定，威脅美國及盟邦的安全。北韓的威脅來自於其不斷提升的核武及飛彈能力，威脅到美國及周遭盟國的安全，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也成為川普政府東亞安全的防制重點。¹²由此可見，相較於歐巴馬政府時期，北韓核武問題在川普時期似乎顯得更為急迫。川普於2017年1月20日就任總統後即就北韓問題提出檢討。2個多月後，川普政府正式提出「極限施壓」政策來取代歐巴馬時期的對北韓政策，主張加強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甚至不排除軍事行動選項，藉以改變北韓的行為，另表示當狀況許可時，美國也願意與北韓進行談話。

然而在「極限施壓」的推展之下，北韓的挑釁行為也更為頻密。在川普上任的第一年期間，北韓共進行了20次飛彈試射，遠超過歐巴馬同時期的8次；除此之外，川普與金正恩之間的相互言語攻擊與挑釁更是越演越烈。事實上，當北韓聲稱具有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時，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即曾暗示美國有可能實施先制攻擊，同時各界亦不斷謠傳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和太平洋司令部正研擬有限度的軍事打擊，給予北韓「流鼻血」(bloody nose)的效果。¹³

¹² 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1期（2018年1月），頁2。

¹³ Victor Cha and Katrin Fraser Katz, "The Right Way to Coerce North Korea: Ending the Threat Without Going to

經過 2017 年美國與北韓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勢後，2018 年初北韓態度突然轉變，首先藉由受邀參加平昌冬季奧運緩和緊張氣氛，接著又在南韓的居中穿線下促成自 4 月份起的一連串高峰會，歷史上首次的美國總統與北韓領導人會晤更是讓東北亞區域稍微遠離的戰爭的可能性，各方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似乎又再度看到了希望。面對如此意外的轉折，有論者認為是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發揮了效用，迫使北韓願意重回談判；然而，另一派學者則主張當川普沉浸於「極限施壓」奏效的喜悅之中，卻殊不知金正恩願意重回談判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北韓已取得核武能力作為談判籌碼。當金正恩取得確保政權得以生存的條件後，就會認為北韓與美國處於同等地位，因此對於其要求美國鬆綁經濟制裁會更為有利。¹⁴最後，因美國與北韓對於無核化定義與執行步驟的分歧，使兩次的川金會仍是無法取得實質進展，看似突破性的進展僅是曇花一現。

不少學者認為，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因在作法上較不重視運用國際機制所能發揮的力量，使北韓因無法獲得美國及國際機制的保障，不願放棄核武發展。另外，川普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常常根據直覺迅速地作出決定，缺乏深思熟慮，因此提高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與不確定性。川普缺乏國際事務經驗，本人又不相信幕僚的意見，故不時出現相互矛盾的政策陳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川普外交政策的不確定因素和衝突風險更加提高，也較容易造成盟邦間的不信任與危機感。

三、歐巴馬與川普政府之比較

歐巴馬「戰略忍耐」政策主張與北韓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同時強化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透過多邊模式向北韓施壓，期望因政權轉移而立足未穩的北韓能夠在國際制裁及外交孤立下，願意主動重回六方會談；而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則是由於其認為北韓在歐巴馬政府的姑息之下不斷發展核武，因此主張加強對北韓的制裁力道，並且不排除使用有限度武力，逼迫其重回外交對話。除前述幾項兩政府顯見之差異外，筆者另進一步比較兩政府對北韓政策後，列出以下幾點看法：

Wa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8-04-01/right-way-coerce-north-korea>.

¹⁴ Colin Kahl, “Trump Has Nobody to Blame for North Korea but Himself,”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11/trump-has-nobody-to-blame-but-himself-for-north-korea-nuclear-pyongyang-pompeo/> (July 11, 2018).

(一) 對於北韓無核化的看法

美國從 1994 年《框架協議》開始到六方會談，對北韓政策都是以「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 CVID)為最終目標，要求對北韓進行檢驗，到歐巴馬政府上任後仍是延續此目標。不過，北韓曾表示 CVID 乃是美方運用單邊且霸道的方式要求其達到無核化，而這也是過去雙方在這方面一直具有歧義的主要原因之一。¹⁵自從 2018 年，川普政府重新再準備與北韓展開談判時，原本的 CVID 說法突然轉變為「永久、可驗證、不可逆的無核化(設備拆解)」(Permanent,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ing, PVID)。¹⁶隨後在 6 月份首次川金會後，川普政府又改以「最終、充分驗證的無核化」(Final, Fully Verified Denuclearization, FFVD)取代原本的說法，¹⁷如此的轉折使得各界對美國在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看法開始產生臆測。然而，多數學者仍認為 FFVD 只是文字上的不同表達方式，意義上並無和 CVID 有明顯的不同，況且川普政府仍無具體說明要如何達到 FFVD，因此並無實質上的轉變。¹⁸事實上，曾有學者撰文指出，川普政府對於北韓如何達到無核化不僅未提出具體作法，當 2018 年北韓確定重回外交對話時，川普政府明顯沈浸於討好金正恩的氛圍，似乎認為這是達到無核化的最佳方式。¹⁹

(二)「戰略忍耐」與「戰略不耐煩」

事實上，北韓所具備之核武能力確實使得談判更為困難，因此更需要周全的準備與綿密的溝通，方可提升談判成功的可能性。曾任歐巴馬政府國防部中東事務副助理部長及副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卡爾(Colin Kahl)撰文指出，解決北韓的核武問題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國自冷戰結束後，沒有一位總統真正成功過。因此歐巴馬政

¹⁵ “FM Spokesman on DPRK-U.S. High-level Talks,” *KCNA*,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531000080-429116112/fm-spokesman-on-dprk-u-s-high-level-talks/> (Aug 7, 2018).

¹⁶ “Seoul: ‘PVID,’ ‘CVID’ Little Different on Denuclearization of N. Korea,” *KBS World*, http://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m?lang=e&Seq_Code=135959 (May 3, 2018).

¹⁷ “The Latest: Pompeo heading to North Korea again,” *AP*, <https://apnews.com/article/2fb042a96b6b46df93c5735182e0c3a0> (July 3, 2018).

¹⁸ Ian Fleming, “CVID vs FFVD: An Incoherent Denuclearization Foreign Policy That is Playing to North Korea’s Time Delaying Tactics,” *The Geopolitics*, <https://thegeopolitics.com/cvid-vs-ffvd-an-incoherent-denuclearization-foreign-policy-that-is-playing-to-north-koreas-time-delaying-tactics/> (October 6, 2018); Lee Sun-Ho, “CVID, PVID, SVID and What Else?” *The Korea Times*,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opinion/2018/06/162_249399.html (May 22, 2018).

¹⁹ Ian Fleming, “CVID vs FFVD: An Incoherent Denuclearization Foreign Policy That is Playing to North Korea’s Time Delaying Tactics,” *op. cit.*, <https://thegeopolitics.com/cvid-vs-ffvd-an-incoherent-denuclearization-foreign-policy-that-is-playing-to-north-koreas-time-delaying-tactics/>.

府採取的「戰略忍耐」政策追求的是藉由長期的溝通，有耐心地要求北韓逐漸撤除核武計畫，即便談判中止仍可伺機復談；同時藉由美國與區域同盟的嚇阻能力，管理整個期間北韓威脅可能帶來的風險。然而，川普的北韓政策可以說是「戰略不耐煩」(strategic impatience)，在時機尚未成熟及未完成充分準備前就急著要談判，如此只會讓原本就已複雜的北韓核武問題難上加難。²⁰ 川普當時看似急於與北韓達成協議的態度，明顯與歐巴馬以耐心處理北韓問題的作法有明顯差異。

(三) 國際體系與中國因素

2018年，當朝鮮半島危機緩和之時，川普曾在公開場合暗示其希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想法，²¹ 顯見其對於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渴望。而正是這樣急欲談判的態度，加上一直以來對同盟不甚重視的觀感，使各界不斷擔憂川普有可能以撤回駐韓美軍作為達成協議的條件，造成區域內盟友的不安全感。學者指出，川普政府或許原可持續藉由國際制裁施壓，並且在一段時間後逐漸誘使北韓願意用可驗證的方式撤除其核武設施，但是這必須要中國願意配合。而在川普對中展開貿易戰後，這個選項似乎變得不太可能。²² 歐巴馬政府除了要求北韓主動願意重回談判外，亦認為應結合多國力量及國際機制來解決北韓問題，顯見歐巴馬對於國際體系的重視；而川普政府則是側重於和北韓的雙邊談判，忽略了周邊主要鄰國的意見。另外，美中關係因川普展開貿易戰而惡化，對於原本就已不甚重視國際體系的川普來說，似乎更難以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之中，一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第三節 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與日、韓反應

本節以延伸性嚇阻的角度，檢視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是否符合其學術定義，並產生嚇阻效果。理論上，傳統嚇阻從國際安全角度出發，成功與否可從戰爭是否爆發做直觀的界定；而依照休斯的定義，延伸性嚇阻的成功與否亦可由潛在侵略國是否決心要持

²⁰ Colin Kahl, "Trump Has Nobody to Blame for North Korea but Himself," *op. ci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11/trump-has-nobody-to-blame-but-himself-for-north-korea-nuclear-pyongyang-pompeo/>.

²¹ "Trump: 'Everyone Thinks' I Deserve Nobel Prize," *CNN Politics*, <https://edition.cnn.com/2018/05/09/politics/trump-nobel-prize/index.html> (May 9, 2018).

²² Colin Kahl, "Trump Has Nobody to Blame for North Korea but Himself," *op. ci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11/trump-has-nobody-to-blame-but-himself-for-north-korea-nuclear-pyongyang-pompeo/>.

續性地投入軍事力量，與嚇阻國及被保護國對抗來判定。然而，現代因核門檻的制約與相互毀滅的忌憚，擁核國不會輕易採用軍事選項，故較不適宜以傳統理論的方式來判定嚇阻成效。北韓官方於2009年第二次核試爆後即自稱為核武國家，隨後更於2012年修憲宣稱為「擁核國」，考量北韓亦因各項因素的制約不會輕易使用核武，筆者擬以第二章所列舉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指標值，輔以休斯對於衝突升高階段的區分（如表2-1），檢視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期能以較客觀的方式比較美國前述兩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之成效。

一、歐巴馬政府時期

（一）以延伸性嚇阻各項指標值檢視之

1. 核武運用：

歐巴馬政府認為核武雖仍為構成延伸性嚇阻的重要角色，然其重要性已與過去有所不同，傳統武器科技的進步使美國僅需保持有限度的核武來嚇阻對方的核武攻擊。此外，歐巴馬對於「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支持更是與其裁減核武的政策相呼應，有助於維持核武「只用於嚇阻」之正當性。

2. 傳統武力運用：

歐巴馬政府認為美國的延伸性嚇阻除了眾所皆知的核保護傘之外，另更需藉由傳統武力及飛彈防空等軍事力量共同構成，並且持續與日、韓等盟邦合作，維持其駐軍所帶來的延伸性嚇阻，以確保區域穩定並提供盟邦安全保證。

3. 結盟：

歐巴馬藉由重返亞洲政策，再度拴緊曾一度鬆動的同盟關係，不僅透過聯合軍演與「二加二會談」提升韓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另也藉《美日安保條約》強化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使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此外，歐巴馬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積極推動，更顯見其對多邊主義的重視。

4. 國際制度：

歐巴馬政府在「再平衡」的戰略下，清楚表達亞太區域各國遵守國際制度的重要性，要求亞太各國必須尊重國際法規與行為準則。而在北韓問題上，歐巴馬仍視六方會談為主要機制，並強調在作出任何重大決定前，將先行與盟邦進行密切的諮商

與溝通，顯見歐巴馬政府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希望區域內各國能夠藉由資訊的分享與流通，減少判斷錯誤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此外，歐巴馬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也顯見於其藉聯合國安理會推動核不擴散理念。做為首位主持安理會會議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傾向採取多邊的國際合作途徑，推動國際制度在核不擴散議題上的角色。

(二) 以衝突升高階段定義檢視之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採取「戰略忍耐」政策，除不主動與北韓接觸外，同時強化與日、韓等盟國的軍事合作，以持續對北韓嚇阻，避免其進行任何破壞區域現狀的行為。雖然 2010 年北韓曾藉「天安艦」及「延坪島」事件對南韓挑釁，但歐巴馬政府公開表示力挺南韓，以加強美韓聯合軍演對北韓形成更有效的延伸性嚇阻，北韓亦未發起進一步的挑釁行動。若以休斯的衝突升高階段定義（表 2-1）檢視歐巴馬時期，當時美國與北韓關係仍處於第一階段，即潛在侵略者（北韓）未採取任何行動，嚇阻者（美國）採取自 1953 年韓戰結束以來的一般性嚇阻，國家之間得以維持現狀。

(三) 日、韓等盟國反應

因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政策，使不論是因被中國取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而不安全感提高的日本，或是因保守勢力重新執政而欲重新修復同盟關係的南韓，均因能夠與美國強化同盟關係而受益。日本方面，2015 年推出的「防衛指針」較過去更重視具彈性且務實的美日共同反應行動，並主張推動與亞太地區夥伴等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合作。此外，安倍政府多次發起修法，透過集體自衛權的鬆綁與自衛隊的合憲、合法化及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重新建構日本的國家安全機制，進而提升了美日共同對應的能力，有利於美國與日本透過各項合作加強嚇阻能力及區域穩定。

而在南韓方面，2009 年歐巴馬上任後，李明博更是積極配合美國在亞太的利益，使得美韓同盟重回過去的緊密關係。對李明博政府而言，鑒於北韓過去的反覆不定與輕信寡諾的紀錄，基本上在對北韓政策與歐巴馬政府同調，採取「視而不見」與「靜觀其變」之冷處理模式，故在相當程度上，南韓政府是將其北韓政策交付華府主導。南韓在國防安全上的不安全感使其對於歐巴馬政府的軍事保護更加依賴，因此將南韓國家安全置於美韓同盟框架下最為符合南韓的國家利益。

二、川普政府時期

(一) 以延伸性嚇阻各項指標值檢視之

1. 核武運用：

川普政府主張研發易於使用的有限度核子武器，並且不排除在面對非核武攻擊時率先使用核武，明顯造成了各方的不安，擔憂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及意氣用事有可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川普政府將核門檻降低的作法明顯讓各方感到不安全，而如此的不安全感似乎與嚇阻理論中所追求之嚇阻效果有所差異。

2. 傳統武力運用：

川普政府雖強調致力於維持軍事實力的領先，以及與盟邦及夥伴的力量整合，然而其自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起即不斷要求盟邦提高軍費，甚至出現若盟邦不願配合就威脅撤回駐軍的態度，此不僅無助於區域共同安全的提升，更有可能使東北亞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受損。

3. 結盟：

川普重視短期利益及雙邊談判，反對經濟整合及安全承諾強化的行為，讓盟友與夥伴對美國的再保證打折扣，深怕在危機發生時會慘遭「被拋棄」的命運。除此之外，川普以寸步不讓且具攻擊性的言語回擊作為因應北韓挑釁的方式，更使得南韓擔憂其「被捲入」一場原可避免的戰爭。

4. 國際制度：

川普政府過度使用雙邊談判，未能利用國際制度所能發揮的力量，使北韓因無法獲得美國及國際機制的保障，而不願放棄核武發展。另外，川普多次在未諮詢盟友的情況下逕自作出決定，亦為未善用國際制度的明證之一，其資訊的不流通有可能造成國家之間的誤解。

(二) 以衝突升高階段定義檢視之

川普政府對北韓採取「極限施壓」政策，主張加強對北韓經濟制裁的力道，並不排斥採取軍事選項，主動迫使北韓重回對話，進而改變其行為。若以休斯的衝突升高階段定義（表 2-1）檢視川普時期，2017 年下旬，當川普與金正恩互不相讓，彼此不停以言語挑釁攻擊對方，甚至將不惜發動武力時，各方皆擔心川普與金正恩這兩位

看似非理性的領導人會不小心帶領美國與北韓走向戰爭。當時美國與北韓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已提升至（或至少已接近）第二階段，即潛在侵略者（北韓）藉由威脅使用武力對現狀進行挑戰，嚇阻者（美國）也同樣表態應對，一般性嚇阻轉變為立即性嚇阻，戰爭儼然一觸即發。所幸 2018 年在南韓的協調之下促成了一連串的峰會，才使得朝鮮半島稍微遠離戰爭的氛圍。

（三）日、韓等盟國反應

川普自從競選時期即曾公開質疑美國防衛日、韓等盟邦的必要性，並認為應該要提高所支付的軍費，使得日、韓內部不禁出現對於同盟承諾感到擔憂的聲音。2018 年第一次川金會時，川普宣告中止美韓軍事演習曾讓南韓措手不及、並讓日本身為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國，對川普看似輕率的舉動感到困惑。因此，日本曾有部分人士擔憂川普有可能會跳過事前正式談判，直接與金正恩達成倉促且拙劣之協議。2019 年 5 月，北韓頻頻試射短程飛彈，川普卻對其試射行為輕描淡寫，更是讓日本感到不知所措。因應同盟關係不若以往牢固，安倍政府似乎開始在戰略上改採「避險」，將自衛隊轉型為攻守兼具的武裝力量，以因應周邊環境的「嚴峻性及不確定性」，並同時與中國積極改善關係。

另一方面，南韓因為進步勢力代表文在寅的上任，使其在處理對美國政策方面，基本上避免採取過於親美政策。同時也因為南韓經濟影響力提升，以及因參與各種國際事務所帶來的自我認同及信心增長之下，對於美、日、韓三方關係之發展也越來越強調其自主性。此外，南韓對於川普考慮採取先制攻擊的作法不甚認同，強調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並希望美國在對北韓採取軍事選項之前徵詢南韓的同意。

三、歐巴馬與川普政府之比較

如前所述，因核門檻制約及互相毀滅的忌憚，現代擁核國通常較不輕易採取軍事選項，因此使得傳統上判定一國嚇阻戰略成功與否的方式受到侷限。是以筆者嘗試以透過文獻梳理列舉出之各項指標值檢視，輔以學界對於衝突升高階段的區分，最後以日、韓等盟國的反應作為補充，比較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延伸性嚇阻之成效。經比較後發現，歐巴馬政府期間，美國對北韓政策似乎較符合學術界對於延伸性嚇阻

的期待，且美國對北韓仍維持一般性嚇阻，未有立即性的潛在危機，另日、韓等盟國亦在既有的安全承諾架構下，更進一步強化與美國同盟關係，相關比較詳見表 5-1：



表 5-1：歐巴馬與川普對北韓延伸性嚇阻成效比較表

		歐巴馬	川普
延伸性嚇阻指標值	核武運用	認為傳統武器科技的進步使美國僅需保持有限度的核武來嚇阻對方的核武攻擊。此外，歐巴馬對於「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支持亦有助於維持核武「只用於嚇阻」之正當性。	主張研發易於使用的有限度核子武器，並且不排斥在面對非核武攻擊時率先使用核武，明顯造成了各方的不安，擔憂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及意氣用事有可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傳統武力運用	認為延伸性嚇阻除了核保護傘外，更需藉由傳統武力及飛彈防空等軍事力量共同構成，並且持續與日、韓等盟邦合作，維持其駐軍所帶來的延伸性嚇阻，以確保區域穩定並提供盟邦安全保證。	強調致力於維持軍事實力的領先，然而其要求盟邦提高軍費甚至威脅撤回駐軍的態度，不僅無助於區域共同安全的提升，更有可能使東北亞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受損。
	結盟	藉重返亞洲政策，再度控緊曾一度鬆動的同盟關係，不僅透過聯合軍演與「二加二會談」提升韓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另也藉《美日安保條約》強化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使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主張美國優先，重視短期利益及雙邊談判，反對經濟整合及安全承諾強化的行為，讓盟友與夥伴對美國的再保證打折扣。此外，在川普的恣意挑釁之下，更使得南韓擔憂其「被捲入」一場原可避免的戰爭。
	國際制度	仍視六方會談為主要機制，並強調在作出任何重大決定前，將先行與盟邦進行密切的諮商與溝通。此外，歐巴馬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也顯見於其藉聯合國安理會推動核不擴散理念。	過度使用雙邊談判而未善加諮詢主要盟友，不僅使其「極限施壓」政策受限而無法發揮最大效果，其資訊的不流通亦較可能造成國家之間的誤解。
衝突升高階段		維持在第一階段，即潛在侵略者（北韓）未採取任何行動，嚇阻者（美國）採取自 1953 年韓戰結束以來的一般性嚇阻，國家之間得以維持現狀。	2017 年下旬，美國與北韓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已接近第二階段，即潛在侵略者（北韓）藉由威脅使用武力對現狀進行挑戰，嚇阻者（美國）也同樣表態應對，一般性嚇阻轉變為立即性嚇阻。
日、韓反應		「戰略忍耐」政策是建立在「亞太再平衡」的原則上，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必須與盟國密切合作。在既有的《美日安保條約》及《韓美共同防禦條約》架構之下，歐巴馬的「戰略忍耐」政策更進一步強化了與日、韓的同盟關係。	對於美國防衛日、韓等盟邦的必要性及負擔費用提出質疑，使日、韓內部漸感擔憂。安倍政府似乎開始在戰略上改採「避險」，將自衛隊轉型為攻守兼具的武裝力量。南韓方面也對美、日、韓三方關係之發展越來越強調其自主性。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如上表所示，川普政府的北韓政策與學術界對延伸性嚇阻的定義似乎是背道而馳。尤其是在 2017 年下旬，當北韓開始宣稱其洲際導彈射程已可涵蓋美國本土，且具備核彈微型化能力時，美國所保護的對象已不再僅僅是區域盟國，自身國土儼然成為了更急迫的保護目標。換句話說，美國長久以來對北韓的延伸性嚇阻，在川普執政期間似有轉變為直接性嚇阻的態勢，並且感受到更急迫的北韓威脅。因此，若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之所以對北韓採取直接且強硬的政策，除了本身不甚重視盟友的外交理念之外，北韓核武能力對美國本土造成的威脅或為另一項主因。

第四節 小結

歐巴馬與川普之間具有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歐巴馬重視多邊主義，倡導合作及共同分擔責任的外交政策，並且希望以較少的經濟及軍事成本繼續確保美國霸權地位；川普則是利用美國長期以來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間對於國際事務看法的歧見，主張美國不應再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世界秩序的公共財，不應再作為世界的領導者。強調與對方做利益的交換，無視國際系統所能帶來的整體利益。同樣是面對美國在戰略上的困境，歐巴馬政府試圖管控危機而非奢望解決危機，將外交重心置於經濟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敦促盟友與美國合作，試圖讓美國度過遲滯階段性的實力衰弱和影響力下降的艱困局面，維繫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相對地，川普政府則是直接表明美國不應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川普重視美國自身利益更甚於價值觀與規範，因此強硬批評北約及亞洲各盟國搭便車的行為，導致部分盟國開始試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使美國逐漸遠離其自由主義霸權的角色。

在對北韓政策上，歐巴馬政府希望仍能回到六方會談架構，以多邊方式共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因此對北韓採取「戰略忍耐」政策，僅保持最低限度的雙邊接觸，同時期望因政權轉移而立足未穩的北韓能夠在國際制裁下受到經濟重創甚至是遭遇崩潰危機，主動願意重回談判桌。然而，面對受到中國經濟援助的北韓，歐巴馬政府卻未隨之調整策略，使「戰略忍耐」政策未如預期地迫使北韓重回六方會談。而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則是因北韓核、彈能力的大幅提升而備感威脅，故提出「極限施壓」政策來取代歐巴馬時期的對北韓政策，主張加強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甚至不排除軍事行動選項，藉以改變北韓的行為。雖然美國與北韓間的關係曾一度劍拔弩張，戰爭看似一觸即發，隔年卻促成了意外的歷史性峰會，使緊張氣氛暫時得到和緩。川普強硬的「極限施壓」政策看似發揮了相當效果，不過在作法上較不重視運用國際機制所能發揮的力量，使北韓因無法獲得美國及國際機制的保障而效果有限。

經上所述，北韓問題並未在歐巴馬或川普政府期間得到明顯改善，然若以延伸性嚇阻角度來檢視，可發現歐巴馬政府的北韓政策較符合學術界對於延伸性嚇阻的定義。川普政府以政策作為嚇阻手段的作法，雖頗具嚇阻意味，卻在核武運用、傳統武力運用、結盟及國際制度等各項指標值上顯見其對於延伸性嚇阻定義的違背。川普政府曾不顧日、韓等盟

邦的擔憂，逕自與金正恩政權互相進行言語挑釁，在許多決策上未先行諮詢日、韓意見的作法，亦使日、韓內部漸感擔憂。事實上，川普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對北韓的延伸性嚇阻似有轉變為直接性嚇阻的現象，而這樣的轉變或可從北韓取得對美國本土實施核武攻擊的能力來加以解釋。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美國延伸性嚇阻對於東北亞區域安全之重要性

「延伸性嚇阻」係指嚇阻國透過各種方式，使潛在侵略國相信若其對被保護國發起攻擊，嚇阻國必會介入防衛，使其不敢輕易發起侵略行為並改變現狀。有別於直接性嚇阻強調確保自身國土的安全，延伸性嚇阻旨在保護盟友遭受他國的侵略。而在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案例中，美國的角色是嚇阻國，北韓為潛在侵略國，日本與南韓等周邊盟國則是被保護國。美國自二戰結束之後在日本與韓國的駐軍，以及透過區域內各國軍事同盟關係所建立的核保護傘，構成了東北亞地區可信的延伸性嚇阻，其具威脅性的報復能力，使得北韓不敢輕易發動戰爭，這也或許證明了延伸性嚇阻確實發揮效果，並且使區域內周邊盟國能夠信任美國延伸性嚇阻的保護能力。

面對北韓的威脅，美國除了維持既有的嚇阻，其北韓政策在不同總統執政下也有所差異。過去柯林頓總統曾以直接接觸的方式，與北韓簽訂《框架協議》，使第一次核武危機得到暫時解決；小布希總統則是拒絕與北韓直接進行雙邊談判，進而促成了六方會談的形成。透過六方會談機制，第二次核武危機得到暫時的和緩，然而好景不常，北韓在六方會談敗局後挑釁動作不斷，其導彈試射和核試爆更是較以往頻繁。在缺乏國際多邊機制的情況下，延伸性嚇阻成為美國政府面對北韓問題主要運用的手段之一，以阻止北韓採取破壞現狀，威脅東北亞區域的安全。

二、六方會談敗局後美國對北韓政策轉變

歐巴馬上任之時，六方會談進度正停滯不前，北韓核武問題無法解決。在此背景之下，大眾對於歐巴馬政府抱有高度期待，希望在其「改變」的口號之下，進行戰略上的調整，並且能夠與北韓重啟停滯已久的對話，為北韓問題帶來突破。歐巴馬政府亦在上任初期表示將致力於與中國、日本及南韓協商，爭取重啟六方會談，共同解決北韓問題。然因北韓態度的反覆轉變以及不守承諾，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政策從一開始願意開放友善對話的態度，逐漸轉趨為強硬的制裁與冷漠的應對，形成「戰略忍耐」政策。

「戰略忍耐」與「亞太再平衡」的原則相近，講求盟邦間的溝通與合作，僅與北韓保

持最低的限度的接觸，並重申只有北韓在核武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後，美國及其盟邦才會與北韓接觸，重啟六方會談；同時積極強化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並引導國際社會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及外交孤立，透過多邊模式向北韓施壓，以迫使北韓改變行為。歐巴馬政府除了透過多邊方式對北韓實施嚴厲制裁及外交孤立外，同時也強化與日、韓盟邦的軍事安全合作，以嚇阻北韓的挑釁行為。然而，缺乏溝通對話的戰略忍耐政策，使歐巴馬政府無法真正瞭解北韓發展核武的意圖，加上中國並無積極配合聯合國決議對北韓制裁，使北韓並未如預期受到國際間的完全孤立，美國被動地等待北韓做出改變，卻反倒讓北韓不停地提升其核武能力。

而川普上任後，大肆批評歐巴馬的「戰略忍耐」政策，認為其縱容北韓不斷地取得核武及導彈能力的進展，因此川普政府採取「極限施壓」政策，主張加強對北韓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使用有限度武力，逼迫其重回外交對話。2017 年下旬，在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之下，北韓仍不間斷地進行飛彈試射及核試爆，而川普與金正恩之間互不相讓的挑釁言論更使得區域緊張情勢迅速上升，戰爭彷彿一觸即發，北韓於 11 月間更宣稱所發射的火星 15 號洲際彈道飛彈可涵蓋美國本土，使川普政府備感威脅。2018 年初，金正恩態度突然轉變，在新年演講中主動釋出善意，接著又在南韓的居中穿線下促成自 4 月份起的一連串高峰會，歷史上首次的美國總統與北韓領導人會晤更是讓東北亞區域稍微遠離的戰爭的可能性，各方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似乎又再度看到了希望，惟最終仍因雙方對於無核化定義的落差，使兩次的川金會均未取得實質進展。

三、由延伸性嚇阻定義檢視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

囿於美國延伸性嚇阻之於東北亞區域安全的重要性，本文以延伸性嚇阻的定義，檢視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對北韓政策。理論上，傳統嚇阻從國際安全角度出發，成功與否可從衝突的爆發做直觀的界定；而依照休斯的定義，延伸性嚇阻的成功與否亦可由潛在侵略國是否決心要持續性地投入軍事力量，與嚇阻國及被保護國對抗來判定。然而，現代因核門檻的制約與相互毀滅的忌憚，擁核國不會輕易採用軍事選項，故較不適宜以傳統理論的方式來判定嚇阻成效。此外，普遍學者認為構成基本嚇阻的三項要素為溝通、能力與可信度，其中可信度並非由嚇阻國所決定，而是主要取決於潛在侵略國與被保護國的認知，因此更為關鍵。而關於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休斯曾提出「軍事力量對比」、「嚇阻國的核心利

益」、「嚇阻國的議價行為」及「嚇阻國過去行為」等四項能夠影響其成效之變數，然因時空環境不同，未必均適用於本次研究。是以筆者嘗試透過各項文獻的梳理，列舉「核武運用」、「傳統武力運用」、「結盟」及「國際制度」等能夠影響延伸性嚇阻成效之各項因素，作為檢視美國對北韓政策之指標值。

歐巴馬政府對北韓的戰略忍耐政策雖未如預期使北韓重回談判，然在其任內期間並未有衝突發生。在「核武運用」方面，歐巴馬政府認為核武雖仍為構成延伸性嚇阻的重要角色，然其重要性已與過去有所不同，傳統武器科技的進步使美國僅需保持有限度的核武來嚇阻對方的核武攻擊。此外，歐巴馬對於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支持更是與其裁減核武的政策相呼應，有助於維持核武只用於嚇阻之正當性；在「傳統武力運用」方面，歐巴馬政府認為美國的延伸性嚇阻除了眾所皆知的核保護傘之外，另更需藉由傳統武力及飛彈防空等軍事力量共同構成，並且持續與日、韓等盟邦合作，維持其駐軍所帶來的延伸性嚇阻，以確保區域穩定並提供盟邦安全保證；在「結盟」方面，歐巴馬藉由重返亞洲政策，再度拴緊曾一度鬆動的同盟關係，不僅透過聯合軍演與「二加二會談」提升韓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另也藉《美日安保條約》強化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使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此外，歐巴馬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積極推動，更顯見其對多邊主義的重視；在「國際制度」方面，歐巴馬政府清楚表達亞太區域各國遵守國際制度的重要性，要求亞太各國必須尊重國際法規與行為準則。而在北韓問題上，歐巴馬仍視六方會談為主要機制，並強調在作出任何重大決定前，將先行與盟邦進行密切的諮商與溝通，顯見歐巴馬政府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希望區域內各國能夠藉由資訊的分享與流通，減少判斷錯誤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此外，歐巴馬對於國際制度的重視也顯見於其藉聯合國安理會推動核不擴散理念。做為首位主持安理會會議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傾向採取多邊的國際合作途徑，推動國際制度在核不擴散議題上的角色。

川普政府對北韓強硬的態度及不惜使用武力的意圖，雖頗有嚇阻的意味，然而其不按牌理不出牌且對北韓領導人隨意口出惡言的方式，卻未曾在過去的總統身上見過。在「核武運用」方面，川普政府主張研發易於使用的有限度核子武器，並且在面對非核武攻擊時率先使用核武，明顯造成了各方的不安，擔憂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及意氣用事有可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在「傳統武力運用」方面，川普政府強調致力於維持軍事實力的領先，然而其要求盟邦提高軍費甚至威脅撤回駐軍的態度，不僅無助於區域共同安全的提升，更

有可能使東北亞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受損；在「結盟」方面，川普重視短期利益及雙邊談判，反對經濟整合及安全承諾強化的行為，讓盟友與夥伴對美國的再保證打折扣。此外，在川普的恣意挑釁之下，更使得南韓擔憂其「被捲入」一場原可避免的戰爭；在「國際制度」方面，川普政府過度使用雙邊談判而未善加諮詢主要盟友，不僅使其「極限施壓」政策受限而無法發揮最大效果，其資訊的不流通亦較可能造成國家之間的誤解。

經上所述，北韓問題雖並未在歐巴馬或川普政府期間得到明顯改善，然若以延伸性嚇阻角度來檢視，可發現歐巴馬政府的北韓政策較符合學術界對於延伸性嚇阻的定義，因此應較有助於維持東北亞區域安全的穩定。事實上，川普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對北韓的延伸性嚇阻似有轉變為直接性嚇阻的現象，而這樣的轉變或可從北韓取得對美國本土實施核武攻擊的能力來加以解釋。2017 年下旬，當北韓開始宣稱其洲際導彈射程已可涵蓋美國本土，且具備核彈微型化能力時，美國所保護的對象已不再僅僅是區域盟國，自身國土儼然成為了更急迫的保護目標。因此，若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之所以對北韓採取直接且強硬的政策，除了本身不甚重視盟友的外交理念之外，北韓核武能力對美國本土造成的威脅或為川普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對北韓延伸性嚇阻可信度受到懷疑的另一項主因。

第二節 未來研究展望

經筆者研究，發現美國在東北亞的延伸性嚇阻隨著不同總統的外交理念及北韓政策而有所變化，日、韓等盟邦亦有可能因美國對北韓政策的不同而影響自身武力的發展；此外，北韓的核武能力亦為另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北韓雖然宣稱能夠以核武直接攻擊美國本土，使美國感到急迫威脅，進而影響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甚至有轉變為直接性嚇阻的態勢，但北韓畢竟並非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國家，較不可能冒險侵略美國，因此美國與北韓之間的嚇阻關係不應與過去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同日而語，美國以延伸性嚇阻保護區域盟友應仍為對北韓的主要嚇阻模式。不過，當北韓持續取得更進階、更成熟的核武能力時，美國政府要如何克服國內民意壓力，鞏固其延伸性嚇阻並確保東北亞區域的安全，或許為未來值得關注的情勢發展。

另外，南韓即將在 2022 年 3 月份進行總統大選，代表進步派勢力的文在寅政府在 2017 年上任後，繼承了過去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的親北陽光政策。在文在寅政府與金正恩的良

好互動之下，南韓也相對地更能夠牽動朝鮮半島局勢，例如 2018 年一連串的高峰會。若保守派勢力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後重返執政，南北韓關係無疑將會受到影響，不過美韓同盟關係卻或許能夠再度得到鞏固。因此，南韓總統大選的結果與後續執政黨對於區域乃至於國際所帶來的影響，值得吾人密切關注。

最後，則是以國際強權間的關係作為思考方向。美國政府在川普執政四年後，已逐漸形成跨黨派的抗中共識，而現任總統拜登對於美中關係提出的新原則也承襲了川普的抗衡理念。拜登政府表示將在氣候變遷等利益一致的領域和中國攜手合作，在其他方面則要制衡中國，這也意味著美國必須更加與理念相同的盟友合作。在美中之間實力差距逐漸縮小的情況下，國際情勢也勢必隨著兩強間的緊張關係而緊密連動。因此，未來北韓是否有可能會利用這樣的契機，製造對自己有利的態勢，亦為筆者認為值得關注之發展。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書籍

史蒂芬·華特著，林詠心譯，**以善意鋪成的地獄**，台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

金大中著，馮世則譯，**建設和平與民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鈕先鍾，**核子時代的戰略問題**，台北：軍事譯粹社，1988年。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1999年。

期刊

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1期（2018年1月），頁1-7。

巨克毅，「當前美國的東亞戰略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21期(2008年)，頁19-44。

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第33卷第1期（2018年3月），頁47-67。

何思慎，「『同盟萎縮』：川普外交下的東亞安全變局」，**海峽評論**，338期（2019年2月），頁18-20。

李大中，「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1期(2010年7月)，頁19-26。

李明，「川金二會後的東北亞局勢」，**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4期（2019年4月），頁1-9。

李明，「川普政府因應北韓挑釁捉襟見肘」，**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9期(106年9月)，頁14-20。

李明，「北韓核武危機與三邊會談」，**海峽評論**，150期(2003年6月號)，頁5-6。

李明，「美國重返亞太：南韓的視角」，**海峽評論**，261期(2012年9月1日)，頁9-14。

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4卷第2期(2013年4月)，頁1-52。

李明峻，「北韓戰爭邊緣政策的形成與國際環境」，**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1期(2012

- 年3月),頁171-193。
- 吳傳國,「嚇阻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運用與實踐-兼論小國嚇阻之道」, **安全研究**, 第24卷第2期(2009年4月),頁7-17。
- 邱奕宏,「從國際建制主義解析川普挑戰全球貿易建制的的原因」, **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22卷第1期(2021年1月),頁127-184。
- 河凡植,「東北亞權力結構下的南北韓對峙」, **政治學報**, 64期(2017年12月),頁1-22。
-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 **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20卷第3期(2019年7月),頁101-150。
- 陳世民,「東亞戰略架構中核武的角色:擴散與嚇阻穩定」, **全球政治評論**, 第21期(2008年1月):頁107-126。
- 陳世民,「從不首先使用核武之爭議論核武角色之演變」, **問題與研究**, 第37卷第10期(1998年),頁23-35。
-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 **問題與研究**, 第41卷第2期(2002年3月1日),頁23-42。
- 陳偉華,「戰略研究的批判與反思:典範的困境」, **東吳政治學報**, 第27卷第4期(2009年),頁1-55。
- 陳偉華,「『嚇阻』與『防衛』:概念的異同性」, **國防雜誌**, 第25卷第2期(2010年),頁27-40。
- 陳偉華,「傳統嚇阻在理論上的辯證」, **戰略與國際研究**, 第3卷第2期(2001年4月),頁153-175。
- 陳勁甫、李樹幹,「中華民國嚇阻戰略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 第43卷第5期(2004年10月),頁1-29。
- 陳蒿堯,「美朝韓三邊互動下之半島安全環境變化」, **全球政治評論**, 第75期(2021年7月),頁71-94。
- 許志嘉,「中共對台嚇阻戰略:理論與實踐」, **全球政治評論**, 第15期(2006年),頁1-31。
- 張凱銘,「多重平衡觀點下的美國亞太戰略」, **APEC 通訊**, 第157期(2012年10月),頁7-9。
- 張凱銘,「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 **臺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7卷第3期(2011年秋季

號), 頁 175-194。

黃介正,「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 **展望與探索**, 第 7 卷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 頁 1-4。

楊惟任,「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 **全球政治評論**, 第 67 期(2019 年 7 月), 頁 29-56。

廖文義,「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 **通識研究期刊**, 第 14 期(2008 年), 頁 31-56。

蔡東杰,「朝鮮半島危機之區域戰略意涵分析」, **全球政治評論**, 第 42 期(2013 年), 頁 23-38。

劉俊波,「從戰略忍耐看奧巴馬的對朝政策」, **國際問題研究**, 2010 卷 6 期(2010 年 11 月 13 日), 頁 58-62。

劉俊波,「影響美國朝核政策的內部因素」, **國際研究參考**, 第 12 期(2009 年), 頁 10-15。

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 **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20 卷第 3 期(2019 年 7 月), 頁 55-100。

盧業中,「當前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以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以來為例」, **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16 卷第 1 期(2015 年 1 月), 頁 143-188。

戴政龍,「歐巴馬政府的核外交與核戰略」, **全球政治評論**, 第 38 期(2012 年 4 月), 頁 1-8。

學位論文

李道一,「北韓核武發展對東北亞安全影響之研究」,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

林慶昌,「冷戰後北韓核武問題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碩士論文**(2004 年)。

廖欣慧,「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安全與同盟困境之視角」,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學位論文**(2018 年)。

網路資料

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2/12643> (2013 年 8 月 29 日)。

- 「『川金會』後朝鮮半島情勢發展對美『中』戰略布局之影響」，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https://www.faps.org.tw/files/5855/03B1082F-1F84-424C-A40F-FE74C8878467> (2018年7月23日)。
- 「川金會聯合聲明全文」，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6120339.aspx> (2018年6月12日)。
- 「文在寅與金正恩再次會面，討論『川金會』」，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0526/korea-kim-jong-un-summit-meeting/zh-hant/>
(2018年5月26日)。
- 「平昌冬奧開幕尷尬時刻 美國副總統與北韓代表團靠好近」，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5181 (2018年2月10日)。
-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與因應」，中華經濟研究院，
<https://web.wtcenter.org.tw/file/newsletter/OrderNewsletter/wtoepaper/article136.htm> (2008年10月31日)。
- 「美國表態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範圍」，Yahoo!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5%9C%8B%E8%A1%A8%E6%85%8B-%E9%87%A3%E9%AD%9A%E5%8F%B0%E7%B4%8D%E5%85%A5%E7%BE%8E%E6%97%A5%E5%AE%89%E4%BF%9D%E6%A2%9D%E7%B4%84%E7%AF%84%E5%9C%8D-073452283.html> (2012年7月10日)。
- 「美國安顧問提『利比亞式棄核』惹怒北韓 川普：並非目前考慮選項」，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1115 (2018年05月18日)。
- 「南北韓峰會板門店宣言全文」，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270357.aspx> (2018年4月27日)。
- 「後金正日時期的東北亞局勢」，台灣新社會智庫，<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4138-後金正日時期的東北亞局勢>。
- 翁世航，「北韓第六次核試，金正恩：真了不起！我國科學家沒有做不到的事」，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7888> (2017年9月3日)。
- 陳博臻，「川普稱戰略忍耐已失敗，須堅決回應北韓」，上報，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north-korea-the-era-of-strategic-patience-is->

[over/](#) (2017年7月1日)。

莫雨，「美國專家認為北韓不可能試爆氫彈」，VOA，<https://www.voacantonese.com/a/xt-dc-north-korea-h-bomb-experts-unlikely/3136629.html> (2016年1月8日)。

靳元慶，「川普聯大首場演說 怒嗆要摧毀北韓」，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71483> (2017年9月20日)。

魏國金，「戰略性忍耐失效 歐巴馬反制選項有限」，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47279> (2016年1月8日)。

簡嘉宏，「【2019川金會】各說各話！北韓凌晨記者會：金正恩無法理解美國談判方式」，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8506 (2019年3月1日)。

一、英文部分

書籍

George, Alexander & Smoke, Richard,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Healey, Denis, *The Time of My Life*,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9.

Huth, Paul,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8.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Kaurov, Georgiy, "A Technical History of Soviet-North Korea Nuclear Relations," in James Moltz and Alexander Mansourov, ed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Security, Strategy and New Perspectives from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Kahn, Herman, *On Thermonuclear War*,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7.

Khan, Herman,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2.

Morgan, Patrick M.,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3.

Schelling, Thomas,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nyder, Glenn,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期刊

- Beeson, Mark, "Donald Trump and Post-Pivot Asia: The Implications of a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4, No. 1(2020), pp.10-27.
- Bennett, Bruce, "The Sixty Years of the Korean-U.S. Security Alliance: Past, Present,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17, No. 2(2013), pp.1-43.
- Brands, Hal, "The Unexceptional Superpow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Survival*, Vol.59, No. 6(2017), pp.7-40.
- Cha, Victor and Anderson, Nicholas, "A North Korean Spr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5, No. 1 (Winter 2012), pp.7-24
- Cha, Victor and Katz, Katrin, "The Right Way to Coerce North Korea: Ending the Threat Without Going to Wa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 Choi, Jong Kun, "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8 No.4(2015), pp.57-72.
- Cumings, Bruce, "Spring Thaw for Korea's Cold War,"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 No3(April 1992).
- Delury, John, "Trump and North Korea-Reviving the Art of the Deal,"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 Deutch, John, "The New Nuclear Threat," *Foreign Affairs*, No. 712 (Fall 1992), pp.120-134.
- Gray, Colin,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9, No. 3 (July-September 2000), pp.255-261.
- Dian, Matteo, "Trump's Mixed Signals toward North Korea and US led Alliances in 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3, No.4(October, 2018), pp.112-128.
- Holdren, John, "The Overwhelming Case for No First Us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6(2020), pp.3-7.
- Huth, Paul,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2(1988), pp. 423-443.
- Huth, Paul, "Deterr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1(2003), pp.25-48.
- Hyun, Kim, "Comparing North Korea Policies of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nz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39(2017), pp. 45-69.
- Jervis, Robert,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April 1979), pp. 289-324.

- Jervis, Robert "From Balance to Concert: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 Vol. 38, No. 1(October 1985), pp.58-79.
-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 Justin, Anderson and Larsen, Jeffrey,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llied Assurance: Key Concept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for U.S. Policy," *USAF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ptember 2013), pp.1-212.
- Keohane, Robert, "Twenty Years of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2(June 2012), pp. 125-138.
- Kim, Inhan, "Trump Power: Maximum pressure and China's sanctions enforcement against North Kore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3, No.1(2020), pp. 96-124.
- Kim, Dongso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trategic Patienc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Vol.9 No.1(December 2015), pp.32-44.
- Lankov, Andrei, "Pyongyang: Rules of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No.4 (December 2003), pp.613-622.
- Litwak, Robert, "Preven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Breakout," *Wilson Center*(2017), pp.1-134.
- Löfflmann, Georg, "From the Obama Doctrine to America First: The Erosion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on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57(2020), pp.588-605.
- Manyin, Mark and Nikitin, Mary, "Foreign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014), pp.1-21.
- Mearsheimer, John,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3 (1994/1995), pp.5-49.
- 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 Özdan, Selman, "Subverting the Art of Diplomacy: Bullshit, Lies and Trump,"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Vol. 2 (2020), pp.95-112.
- Park, John,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 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8, No.4 (Autumn 2005), pp.73-91.
- Perry, William "Desert Storm and Deterrence,"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1.
- Prichard, Charles L. and Tilelli Jr., John H, "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4* (June 2010), pp. 1-86.

- Pyon, Changsup, "Strategic Patience or Back to Engagement? Obama's Dilemma on North Korea," *North Korean Review*, Vol. 7, No. 2 (Fall 2011), pp.73-81.
- Rhodes, Edwar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19(2000), pp.221-253.
- Roberts, Brad,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No.1 (August 2013), pp.1-36.
- Roehrig, Terence, "The U.S. Nuclear Umbrella over Sou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2(2017), pp.651-684.
- Sagan, Scott, "The Korean Missile Crisis-Why Deterrence Is Still the Best Op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7.
- Song, Sun Young,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X, No.3 (Fall 1991), pp.61-81.
- Smith, Alastair,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4(1998), pp.315-343.
- Snyder, Scott, "Negotiating on the Edge: Patterns in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Style," *World Affairs*, Vol.163, No.1 (Summer 2000), pp.3-17.
- Stokes, Doug,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2018), pp.133-150.
- Wit, Joel, "Trapped in No-Man's-Land: The Future of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US-Korea Institute at SAIS*, (June 2016), pp.1-20.
- Yost, David,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and North-East Asia,"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 (2010 April), pp.13-34.
- "Joint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on Fiscal Year 2013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Budget Request for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Forces Programs,"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S. Senate* (March 28, 2012), pp.1-682.

網際網路

- Albert, Eleanor,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 (June 25, 2019).
- Bandow, Doug, "Donald Trump Criticizes Washington's Policy Elite—With Cause," *CATO Institute*, <https://www.cato.org/blog/donald-trump-criticizes-washingtons-policy-elite-cause> (May 17, 2016).

- Barone, Emily, "This Writer Ranked American History's Dirtiest Elections. Here's What He Says About 2016," *Times*, <https://time.com/4554784/dirtiest-elections-american-history-2016/> (November 3, 2016).
- Cha, Victor, "China's Newest Province?"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1/12/20/opinion/will-north-korea-become-chinas-newest-province.html> (December 19, 2011).
- Cha, Victor, "North Korea's Moment of Truth,"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4/11/18/opinion/north-korea-un-resolution-kirby/> (December 27, 2011).
- Choe, Sang-Hun, "'We No Longer Need' Nuclear or Missile Tests, North Korean Leader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4/20/world/asia/kim-jong-un-hotline-korea.html> (April 20, 2018).
- Clinton, Hilary,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October 11, 2011).
- Collina, Tom, "Trump, Nukes, and No First Use," *Defense One*,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19/01/trump-nukes-and-no-first-use/154547/> (January 31, 2019).
- Fleming, Ian, "CVID vs FFVD: An Incoherent Denuclearization Foreign Policy That is Playing to North Korea's Time Delaying Tactics," *The Geopolitics*, <https://thegeopolitics.com/cvid-vs-ffvd-an-incoherent-denuclearization-foreign-policy-that-is-playing-to-north-koreas-time-delaying-tactics/> (October 6, 2018).
- Glaser, Bonnie, "Pivot to Asia : Prepare f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413_gf_glaser.pdf (2012).
- Huisken, Ron, "Donald Trump May Have Already Changed the World," *East Asia Forum*,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6/11/15/does-trump-signal-the-end-of-american-unipolarity/#more-53117> (November 15th, 2016).
- Kahl, Colin, "Trump Has Nobody to Blame for North Korea but Himself,"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11/trump-has-nobody-to-blame-but-himself-for-north-korea-nuclear-pyongyang-pompeo/> (July 11, 2018).
- Kimball, Daryl, "Recalibrating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armscontrol.org/Issue-Briefs/2017-02-01/Recalibrating-US-Policy-Toward-North->

[Korea](#) (February 2017).

Kimball, Daryl, “The Case for a U.S. No-First-Use Polic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8-10/focus/case-us-first-use-policy> (October, 2018).

Kertzer, Joshua and Zeitzoff, Thomas, “Beyond Narcissism: What Political Psychology Tells Us About Foreign Policy Under Trump,” *Political Violence at a Glance*,
<https://politicalviolenceataglance.org/2017/02/13/beyond-narcissism-what-political-psychology-tells-us-about-foreign-policy-under-trump/> (13 February, 2017).

Landler, Mark, “Trump Abandons Iran Nuclear Deal He Long Scorned,”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8 May, 2018).

Lee, Sun-Ho, “CVID, PVID, SVID and What Else?” *The Korea Times*,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opinion/2018/06/162_249399.html (May 22, 2018).

Mattis, Jim and Tillerson, Rex, “We’re Holding Pyongyang to Account,” *WSJ Opinion*,
<https://www.wsj.com/articles/were-holding-pyongyang-to-account-1502660253> (August 13, 2017).

McAdams, Dan,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
(June 2016).

Panda, Ankit, “3 Takeaways From Kim Jong-un’s 2018 New Year’s Address,”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3-takeaways-from-kim-jong-uns-2018-new-years-address/>
(January 01, 2018).

Pei, Minxin, “Get Ready for DPRK Collapse,”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0/05/get-ready-for-dprk-collapse/> (May 12, 2010).

Restuccia, Andrew, “Trump on North Korea: ‘The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north-korea-the-era-of-strategic-patience-is-over/> (November 6, 2017).

Rogin, Josh, “Obama Plans Major Nuclear Policy Changes in His Final Month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obama-plans-major-nuclear-policy-changes-in-his-final-months/2016/07/10/fe3d5ca-4521-11e6-88d0-6adee48be8bc_story.html (July 10, 2016).

Samuels, David, “The Aspiring Novelist Who Became Obama’s Foreign-Policy Guru,” *The New*

-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08/magazine/the-aspiring-novelist-who-became-obamas-foreign-policy-guru.html> (May 5, 2016).
- Shear, Michael, “Trump Will Withdraw U.S. From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1/climate/trump-paris-climate-agreement.html> (1 June, 2017).
- Yamaguchi, Mari, “US: Time for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Korea,” *Newsday*, <https://www.newsday.com/news/world/us-time-for-strategic-patience-with-nkorea-1.1650153> (December 12, 2009).
- “41st U.S.-ROK 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Joint Communique,”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091022004300315> (October 22, 2009).
-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1/176999.htm> (November 10, 2011).
- “Chronology of U.S.-North Korean Nuclear and Missile Diplomac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dprkchron> (July, 2020).
- “Clinton Calls 'Exploratory' Meeting with North Korea 'Quite Positive',” *VOA*, <https://www.voanews.com/archive/clinton-calls-exploratory-meeting-north-korea-quite-positive> (December 10, 2009).
- “Diplomatic Stance Trumps Tough Talk on North Kore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0/0526/Diplomatic-stance-trumps-tough-talk-on-North-Korea> (May 26, 2010).
- “Hillary Clinton: We Are Ready to Listen to Asia,” *Asia Society*, <https://asiasociety.org/hillary-clinton-we-are-ready-listen-asia> (February 13, 2009).
- “FM Spokesman on DPRK-U.S. High-level Talks,” *KCNA*,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531000080-429116112/fm-spokesman-on-dprk-u-s-high-level-talks/> (Aug 7, 2018).
- “In Drills, U.S., South Korea Practice Striking North’s Nuclear Plants, Leader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drills-us-south-korea-practice-striking-norths-nuclear-plants/2016/03/06/46e6019d-5f04-4277-9b41-e02fc1c2e801_story.html (March 7, 2016).
- “James Mattis Said Donald Trump Has the Understanding of 'a Fifth- or Sixth-Grader,' Bob Woodward Book Claims,” *Newsweek*, <https://www.newsweek.com/mattis-trump-fifth-grader->

- [woodward-book-1104417](#) (September, 4, 2018).
- “Japan's Abe Heads for New York for First Talks with Trump,” *Yahoo! News*,
<https://sg.news.yahoo.com/japans-abe-heads-york-first-talks-trump-075440078.html>
(November 17, 2016).
- “Japan And South Korea Rattled By Trump's Talk Of Closing U.S. Bases,” *NPR*,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6/11/10/501531166/japan-and-south-korea-rattled-by-trumps-talk-of-closing-u-s-bases> (November 10, 2016).
- “Joint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n Coat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1163940/joint-statement-by-secretary-of-state-rex-tillerson-secretary-of-defense-james/> (April 26, 2017).
- “Kim Jong Un Issues Statement On Trump: 'A Frightened Dog Barks Louder',” *NPR*,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7/09/21/552756716/kim-jong-un-issues-statement-on-trump-a-frightened-dog-barks-louder> (September 21, 2017).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Obama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May 1, 2010).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Obama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Feb 1, 2015).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 *Trump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North Korea,” *Missile Defense Advocacy Alliance*, <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missile-threat-and-proliferation/todays-missile-threat/north-korea/> (March, 2019).
- “North Korea 2016 Economic Growth at 17-Year High Despite Sanctions - South Kore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northkorea-economy-gdp-idUKKBN1A6083> (July 21, 2017).
- “North Korea Details Guam Strike Plan and Calls Trump 'Bereft of Reason',” *The Guardian*,
<https://www.cnbc.com/2017/08/11/trump-says-us-military-is-locked-and-loaded-should-north-korea-act-unwisely.html> (August 10, 2017).

- “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er: Trump's Words are 'Clearly a Declaration of War',”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9/25/north-korea-foreign-minister-trump-declaration-of-war-243098> (September 25, 2017).
- “North Korea Hint at Talks Interests U.S.,” *Midland Daily News*, <https://www.ourmidland.com/news/article/North-Korea-Hint-at-Talks-Interests-U-S-7127980.php> (April 12, 2003).
-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Says ICBM an Independence Day 'Gift' to 'American B**Tards': KCNA,”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north-koreas-kim-jong-un-says-icbm-an-independence-day-gift-to-american-btards-kcna> (July 5, 2017).
- “North Korea Tested Rocket Launchers and 'Tactical Guided Weapons’”, *The Business Times*,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economy/north-korea-tested-rocket-launchers-and-tactical-guided-weapons> (May 6, 2019).
- “North Korea,” *Missile Defense Advocacy Alliance*, <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missile-threat-and-proliferation/todays-missile-threat/north-korea/>.
- “North Korea’s Rocket Launch Shows that Mr. Obama’s ‘Strategic Patience’ Has Failed “,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north-koreas-rocket-launch-shows-that-mr-obamas-strategic-patience-has-failed/2016/02/08/dd4a6d4e-ce8e-11e5-88cd-753e80cd29ad_story.html (February 9, 2016).
- “North Korea Nuclear,” *NTI*, <https://www.nti.org/learn/countries/north-korea/nuclear> (October, 2018).
-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 (April, 2010).
-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February, 2018).
-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uploads.fas.org/media/Excerpts-of-Classified-Nuclear-Posture-Review.pdf> (January 8, 2002).
-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uke/guide/dprk/nuke/>(November 16, 2006).

- “Obama Unlikely to Vow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06/science/obama-unlikely-to-vow-no-first-use-of-nuclear-weapons.html> (5 Sep, 2016).
- “Pentagon and Seoul Surprised by Trump Pledge to Halt Military Exercise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12/world/asia/trump-military-exercises-north-south-korea.html> (Jun 12, 2018).
-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January 29, 2002).
- “President Trump Agrees to Meet with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NBC News*,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south-koreans-deliver-letter-trump-kim-jong-un-n855051> (March 9, 2018)
- “Press Briefing Previewing the President's Trip to Hawaii,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11/9/2011,”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09/press-briefing-previewing-presidents-trip-hawaii-australia-and-indonesia> (November 09, 2011).
- “Press Statement by First Vice-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DPRK,” *KCNA Watch*,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526482853-432433886/press-statement-by-first-vice-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dprk/> (May 16, 2018).
-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29786> (February 2010).
- “Read the Full Text of the Trump-Kim Agreement Here”, *CNBC*, <https://www.cnn.com/2018/06/12/full-text-of-the-trump-kim-summit-agreement.html> (Jun 12, 2018).
-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W. Tillerso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U.S. Embassy & Consulates*, <https://ru.usembassy.gov/remarks-secretary-state-rex-w-tillerson-press-availability/> (August 1, 2017).
-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Defense Strategic Review,”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1/05/remarks-president-defense-strategic-review> (January 05, 2012).
-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on Nuclear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7/01/12/remarks-vice-president-nuclear-security> (January 12, 2017).

-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president-united-states-an> (March 11, 2013).
-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event/conversation-us-secretary-state-hillary-rodham-clinton-2> (September 8, 2010).
-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Kim Sung-Hwan and Korean Defense Minister Kim Kwan-Jin After Their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6/192400.htm> (June 14, 2012).
-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271.htm> (July 21, 2009).
- “Resolution 2375,” *UNSCR*, <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2375> (September 11, 2017).
- “Seoul: ‘PVID,’ ‘CVID’ Little Different on Denuclearization of N. Korea,” *KBS World*, http://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m?lang=e&Seq_Code=135959 (May 3, 2018).
- “Statement By Secretary Tillerson on the Latest DPRK Missile Launch,” *US Embassy*, <https://uy.usembassy.gov/statement-secretary-tillerson-latest-dprk-missile-launch/> (November 28, 2017).
-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dod/defense_guidance-201201.pdf (February, 2012).
- “Ten Years Ago, Stephen Biegun Tutored Sarah Palin on Foreign Policy. Now He’s Leading Trump’s Push to Denuclearize North Korea,”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8/31/former-sarah-palin-tutor-stephen-biegun-leads-trump-north-korea-push.html> (September 1, 2018).
- “THAAD To Officially Deploy to South Korea,” *Defense News*, <https://www.defensenews.com/home/2016/07/08/thaad-to-officially-deploy-to-south-korea/> (July 8, 2016).
- “The Conflict at the Heart of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Financial Times*,

- <https://www.ft.com/content/896ff946-868e-11e7-8bb1-5ba57d47eff7> (Aug 22, 2017).
- “The Latest: Pompeo heading to North Korea again,” *AP*,
<https://apnews.com/article/2fb042a96b6b46df93c5735182e0c3a0> (July 3, 2018).
- “Transcript: Donald Trump Expounds on His Foreign Policy Views,”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6/03/27/us/politics/donald-trump-transcript.html?_r=0; and
“Milwauke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Town Hall,” CNN, 29 March 2016, accessed in
<http://cnnpressroom.blogs.cnn.com/2016/03/29/full-rush-transcript-donald-trump-cnn-milwaukee-republican-presidential-town-hall/> (March 26, 2016).
- “Trump Call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Obama 'Total Disaster',” *USA Today*,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elections/2016/04/27/donald-trump-foreign-policy-clinton-cruz-kasich/83584314/> (April 27, 2016).
- “Trump Cancels Kim Summit Amid North Korea 'Hostility',”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4242558> (May 24, 2018).
- “Trump Considering Withdrawing Up To 4,000 U.S.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southkorea-usa-military-idUSL3N2804OK> (November 21, 2019).
- “Trump: 'Everyone Thinks' I Deserve Nobel Prize,” *CNN Politics*,
<https://edition.cnn.com/2018/05/09/politics/trump-nobel-prize/index.html> (May 9, 2018).
- “Trump Executive Order Pulls out of TPP Trade Deal,”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721056> (January 24, 2017).
- “Trump Orders Pentagon to Consider Reducing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3/world/asia/trump-troops-south-korea.html> (May 3, 2018).
- “Trump Plays Down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 Putting Him at Odds with Abe,”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9/05/25/politics/trump-north-korea-missile-test-shinzo-abe/index.html> (May 25, 2019).
- “Trump Ready to 'Solve' North Korea Problem Without China,”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9475178> (3 April, 2017).
- “Trump Recommits to U.S. Allies but Says They Must Pay 'Fair Shar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alliances-idUSKBN16834J> (March 1, 2017).
- “Trump Says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For North Korea,” *CNBC*,

<https://www.cnn.com/2017/08/29/trump-says-all-options-are-on-the-table-for-north-korea-white-house.html> (August 29, 2017).

“Trump to U.N.: North Korea's 'Rocket Man' Kim Jong Un on a Suicide Mission,” *NPR*,

<https://www.npr.org/2017/09/19/551229652/trump-addresses-u-n-general-assembly-for-the-first-time> (September 19, 2017).

“Trump Will Withdraw U.S. From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7/us/politics/coronavirus-trump-who.html> (June 1, 2017).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U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s-on-North-Korea#res2371> (April 2018).

“U.S. Will Put More Warships in Asia: Panett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sia-security-idUKBRE85100Y20120602> (June 2, 2012).

“We’re Reaching the Climax of This Issue.’ Korea Expert Victor Cha on the Prospects of Peace on the Peninsula,” *Time*, <https://time.com/5294880/south-north-korea-ambassador-talks-summit-victor-cha/> (May 30, 2018).

